
义勇军松江浴血

目　录

九一八事变后
原吉林省军署卫队团抗日概况

冯占海 遗稿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事变，蒋介石政府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使日本帝国主义在短时间内便占领了东北的主要城市。东北人民和一部分爱国军队没有被敌人的嚣张气焰所吓倒，他们纷纷拿起武器进行了英勇的抵抗，充分表现了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气节。以下着重回顾一下吉林省军署卫队团的抗日情况。

一、熙洽投敌、卫队团揭竿抗日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九日拂晓，日军多门师团在沈阳得手以后，立即向长春市铁道北的二道沟发起进攻，驻守该地的八旅傅冠军营自发应战，营长傅冠军身负重伤后牺牲，残部撤出。

与此同时，另一部日军向长春南岭偷袭，我哨兵发现后鸣枪报警，部分爱国官兵自发奋起应战，但代理吉林军政大权的熙洽下令“避免冲突、保存实力，中日事件由外交解决”，二十五旅步五十团任玉山部及炮兵团穆纯昌部奉命撤出，营中三十六门大炮落于敌手，以后穆率全团投敌，任玉山团撤至麦子沟，后来参加了抗日军。日军占领二道沟和南岭后，乘势向长春进军，当日长春沦陷。

日军占领长春的第二天（九月二十日）熙洽便派副司令长官公署秘书张燕卿持函去长春面见多门，表示投降之意，同时给各军、政部门长官发出命令，略谓："奉谕日军侵占东北，我军应万分容忍，切勿衅自我开，中日事件由外交解决"等语，并严饬驻省城各部队一律开出城外数十里待命，决不许擅自抗击，致使事件扩大。

当时，省城驻军有二十五旅张作舟所辖步兵三个团，卫队团长冯占海辖步兵三个营；骑兵、炮兵各一营；迫击炮、重机枪、通信各一连。九月二十日，二十五旅遵令开往乌拉街，卫队团开往永吉县的官马山，熙洽便卑躬屈膝将天野旅团接进省城，以致日军兵不血刃占领吉林，掠去大批库银、械弹等物资。

熙洽附逆以后，一面派员对冯团威胁利诱，一面令日军骑队进占口前东站，与我官马山的骑兵对峙，双方不时发生小规模冲突。九月二十四日前后，熙洽分别派关荫轩、杨沛然、艾乃芳等人三次到官马山劝我团接受改编，并以省城警备司令为诱饵，引诱我与日方合作，遭到严词拒绝，全团官兵一致表示决不附逆，我于是向全省发出抗日讨逆通电，决心与寇逆抗战到底，克尽保卫国土之神圣职责。

官马山偏处吉林西南，地势狭隘，有走牛角之势，为发展抗日形势，必须渡过松花江进入吉林北部地区，那里人口众多，土地肥沃，哈尔滨市又系军政重镇，有据守价值。所以，部队于九月底进入桦甸县境靠山屯附近的松花江岸，当时渡口所有船只，均被熙洽下令拢于对岸，当地民众听说抗日军到来，不顾伪命，自愿把船开过江面，还携带大批粮食供给抗日部队。在民众帮助下，我部顺利渡江进入吉林地区，然后经蛟河通过吉敦路，进入暴马川。此地山路崎岖，重火器搬运极为困难，又时当深秋，气

候已寒，官兵尚未领到棉衣，仍然克服困难勇敢挺进，行抵舒兰城后备受民众欢迎，特别是爱国学生高呼口号，远道迎接，给全团官兵以极大的鼓舞。

我部在舒兰稍作停留，除留一部据守外，又继续向五常挺进，五常县民众召开抗日爱国大会，热烈欢迎抗日军到来，我团便分驻五常、舒兰，同时分兵一部分开赴宾县和阿城，做好对日作战的准备。

吉林省当时面积四十六万余平方公里，所辖五十九个县，地域辽阔，物产丰富，粮食更为充裕，民间自卫枪支约二十万以上，各种部队六万五千余人，作为抗日凭借是有条件的。所惜军政当局有的降敌，有的抗日，力量分散，缺乏组织。吉林驻军计有边防军十五师，师长张作相兼，所辖三个旅，二十五旅属下两个团长刘宝麟、夏鸿漠在乌拉街降敌；二十六旅驻哈尔滨；二十二旅旅长苏德臣闻省城有变，将旅长之职交给团长赵毅，自己到北京为僧。五个镇守使兼省防军旅长，中有李桂林、吉兴降敌，宁安镇守使兼二十一旅旅长赵芷香恐日离职，二十一旅旅长一职由团长张治邦代理。

鉴于吉林省分崩离析的局面，吉林省主席张作相由锦州发来电文，电告吉省军政首领以熙洽叛国，勿听信伪命，并委省府委员诚允为代理省主席，设临时省府于宾县，委我为吉林省警备司令兼第一旅旅长，邓乃柏、张纯玺为司令部参谋长。我于十月五日在五常县宣誓就司令职，着手扩编警备部队，计新编四个旅，两个支队和骑兵一个团，炮兵一营。第一旅旅长我兼，王锡山任第二旅旅长，宫长海任第三旅长，姚秉乾任第四旅旅长；第一支队长杨树森，第二支队长杨树藩；骑兵团长冯英忱；炮兵营长魁恩，所部计约两万余人。

二、拉 林 战 役

九月底，熙洽为讨好日军，消灭抗日军，委于琛澂为剿“匪”军第一路总司令，辖有刘宝麟、钱福安、福长顺、王树堂、李毓久等旅；又委金壁东为第二路剿“匪”军总司令，辖有李桂林、马锡麟、刘玉昆、李文炳等旅，配合日军天野旅团一部，声势汹涌来犯舒兰、五常、榆树等地，当时我部据守舒兰、五常，榆树城由二十五旅旅长张作舟部据守。

十二月十五日，敌伪分两路向我进犯，冯部在五常、舒兰交界处的水曲柳岗与敌接触，对峙数日，敌未能进展。与此同时，于琛澂督率伪军主力向榆树进攻，二十五旅名义上所辖三个团，但该旅主力在乌拉街大部投降，临时拼成三个团，分别由赵维斌、任玉山、杨秉藻任团长，杨秉藻与于逆有亲属关系，所以在战斗中变节通敌，使伪军很快占领榆树城，张作舟被俘，所部瓦解，余部赵团、任团及骑兵一连加入我部。

榆树沦陷，于逆伪军又转向五常进犯，我军侧背受敌，不得已撤至拉林。十二月三十日，伪军出动李毓久、王树堂、马锡麟、刘宝麟、钱福安等部及日军广濑师团长谷大佐部向拉林进犯。时值拂晓，敌军以飞机掩护轰炸，三面围攻，我部各旅、队与敌展开激战，时有伪军李毓久突入城内西街一角，我部杨树森、杨凤山两支队奋勇迎战，双方肉搏演成巷战，一直激战到夜，敌军不支向后退，然我军弹药消耗甚重，不便久留此城，遂连夜撤至阿城、蜚克图等地。是役，我军官兵表现英勇，壮烈事迹生动感人，支队长杨树森（原卫队团中校团附，东北讲武堂毕业）在战斗中，率部冲入敌阵，白刃相搏，血肉横飞而不惧，从晨至午毙敌无数，午后敌援兵向该部进攻、杨树森又率队苦战，

终在商会附近为国壮烈牺牲。此外，尚有连长邓喜泰等官兵二百余人在此役英勇捐躯。

三、哈尔滨战役

拉林之役后，我军一部撤至阿城县，主力撤至蜚克图。此时，哈尔滨一片风雨飘摇，丁超、邢占清均被熙洽解职，日伪对哈市虎视眈眈。一九三二年一月七日，我只身进入哈市，会晤代理边防军副司令李振声，向他报告战况，并准备率部进入哈市，与在哈部队共守此城。李振声初匿隐不见，见面后又托言："今后不问军事，军事由你自行处理好啦"云云。行政长官张景惠在敌军未到之前便已通敌，并问我愿与日军合作否？被我严辞拒绝。在哈尔滨还会见了具有爱国热情和民族气节的军官邢占清，他已被熙洽撤职不能发挥其壮志，经会商同意参加抗日。但也有一些丧失气节的警察首领，在日军未到便准备投降，竟命令警察着白色袖章，以为降日表示。

我回到蜚克图后接到宾县省城来电，得知依兰警备司令李杜乘车率兵一团与我共同抗日，李杜遂与我商议防守哈尔滨之策，首先联络了邢占清旅长，又联系王之佑、丁超等军官，决定一月十日进驻哈市*，当时击毙数名附逆的伪军警。

入哈后即召开军事会议，由李杜主持，决议抗日军全部改为抗日自卫军，公推李杜为总司令，丁超为护路军总司令，冯占海为自卫军副总司令兼右路总指挥，王之佑、赵毅为左路总指挥，李杜、邢占清任中路总指挥，最后重新制订了防卫哈尔滨计划：

1．十八旅丁超、二十六旅邢占清、第九旅李杜防守哈尔滨

* 李杜、冯占海队入哈时间实为一月二十八日。——编者注

上号一带。*

2. 冯占海部王锡山、宫长海、姚秉乾、赵维斌等旅防守三棵树、南岗一带。

3. 二十二旅赵毅部防守双城方面。

一月十三日，于逆伪军在日军配合下，分向上号、南岗、三棵树猛攻，我军奋勇反击，越战越勇，敌军数次猛扑皆被击溃。午后，我军发起还击，敌不支，由三棵树向拉林败去。

上号方面李杜也亲临指挥，鼓舞军心，到下午五时许，敌军全部溃退，我乘势尾追，毙敌甚多，伪军团长田德胜投诚，编入我军一起抗日，是役，我军亦多伤亡，参谋长邓乃柏身负重伤。

战后，自卫军重新调整布局，丁、李、邢三个旅防守哈尔滨、由李杜、邢占清指挥；双城由第二十二旅赵毅部防守；王之佑部守顾乡屯；冯占海部经拉林、团山子向吉林进攻。

四、双城战役及第二次哈尔滨保卫战

双城是哈尔滨的门户，哈绥线上的重镇，驻守该地的为二十二旅。熙洽曾多次派人对赵毅旅长威胁利诱、均被赵拒绝。于是派伪军刘宝麟旅逼近双城，逼迫赵毅撤出防地。二月四日拂晓，赵毅旅在双城十里铺一举击溃刘宝麟伪军，俘伪军官兵六、七百人，缴长短枪五百余支然后令六六三团长陈德才率部在兰陵河岸老少沟隘路设伏，拆毁路轨袭击日军兵车，自率一部伏于车站，等待日兵车来到相机予以歼灭。不料，陈德才团并未执行计划，陈后来降日，日军兵车安全通过老少沟，于二月四日晚十一时许进入双城车站。赵毅旅出其不意出击，毙敌数百人，但敌后续部

* 十八旅、九旅为丁超、李杜部的原番号，后改为二十八旅、二十四旅。
——编者注

队赶到，以飞机二十余架向赵旅进攻，赵旅伤亡惨重，计有团长吴永和、营长苏成、连长金永山以下官兵六百余人牺牲，赵毅率部撤入哈埠，敌人于二月五日晚占领了双城。

接着，敌军乘火车沿哈长线向哈市近郊王岗、顾乡屯进发。李杜总指挥做了重新布防，由李杜、赵毅部守上号，丁超守南岗，邢占清守三棵树，王之佑守顾乡屯。二月七日，日军向哈市外围进攻，我军与敌在郊外展开激战，予敌以重创。敌人以优势兵力和飞机坦克助战，援队也源源投入，自卫军伤亡较多，又无后援，不得已撤出，哈市于二月九日陷于敌手。* 丁、李、邢各部退至巴彦后向方正撤退，赵毅旅撤至延寿。

一月二十日，冯占海部由哈埠出发，经五常向吉林进击，二月六日行抵五常县团山子时，与伪军钱福安、李毓久、王树堂、杨秉藻、福长顺等旅约二万五千人及日军长谷大佐部遭遇，双方展开激战，敌人装备精良，火力甚猛，我前卫宫、姚两旅遭到敌人主力伏击和日机轮番轰炸，死伤数百人，正处窘迫之际，冯占海率主力赶到接应，双方展开激烈炮战，我军骑兵也迂回敌后，前后夹击，战场喊杀震天，声闻数里，我军由劣转优，双方激战两昼夜，敌军始终未能前进。此役毙伪军千余，毙伤日军二百余人，另有千余伪军投诚。

因哈市失守，我军腹背受敌，进军吉林的计划被打乱，二月九日，冯部只好放弃团山子撤往宾县及方正，临时吉林省府代理主席诚允恐宾县难于防守，率领部分行政人员撤往巴彦。

三月十五日，两路敌军数万余人来袭方正，一路为日军长谷大佐部并伪军李文炳、刘玉昆、李毓久、马锡麟、辛青山等旅，由宾县经高力帽子向桶子沟、会发恒进犯；另一路由日军天野旅

---

* 哈尔滨失陷为二月五日。——编者注

团一部并伪军刘宝麟、王树堂、杨秉藻、李桂林等旅，经延寿向夹信子、宝兴隆进犯。此时我军计有王锡山、宫长海、姚秉乾、赵维斌等旅及杨树藩支队、二十六旅邢占清部、十八旅李辅亭团、山林警备队赵维祥团和王化久、刘济宾两个独立团，总兵力约六、七万人。各部布防情况如下：

1、宫长海指挥第三旅、第一旅两个团及杨凤山支队防守桶子沟一带。

2、邢占清指挥二十六旅及丁超旅一部防守夹信子一带。

3、赵维斌旅防守南天门一带。

4、杨树藩、冯英忱等支队防守会发恒。

5、冯占海率王锡山、赵维祥、王化久、刘济宾各团防守方正。

日伪军在飞机配合下，首先攻击夹信子以北二十里的会发恒，杨树藩支队在此顽强阻击，支队长杨树藩身冒炮火亲临一线指挥，军心大振，不幸杨支队长头部中弹，壮烈牺牲。邢占清旅急忙增援，敌军以飞机猛烈轰炸，会发恒烟火漫天横尸遍野，双方激战一昼夜，会发恒终于失守，正在桶子沟与敌激战的宫、杨等旅的归路被切断。

桶子沟系南北长达二、三十里的长沟，东西皆为高山，无路可通。冯占海闻会发恒失守，宫、杨被围，亲自率一队往夺会发恒，并派姚秉乾旅迂回敌后。官兵们乘黄昏日机飞回之机发起冲锋，血战至深夜，终将会发恒收复。另一路姚秉乾旅从北口高力帽子攻入桶子沟，从敌后猛袭，宫、杨旅也乘势向北夹击，将伪军李文炳旅几乎全歼，唯李文炳仅以身免。是役，我军缴迫击炮四门，轻重机枪数十挺，步枪三千余支，我军阵亡支队长杨树藩、杨凤山、营长冯占胜、郭子阳、连长张振山等军官数十名，士兵千余人。战后，将阵亡官兵数十人埋一大坟，坟头累累，睹

之令人心酸、此乃日寇欠中国人民的又一笔血债。

翌日，日军天野旅团一部并伪军数旅经夹信子来夺方正，我城外守军宫、姚、王、杨各旅及各支队与敌接战，敌军以山炮、野炮猛轰，飞机在空中助战，我军死伤甚重。三月十九日下午，敌又增援军，我军鏖战终日，弹药不济，为图长远抗日计，乃放弃会发恒及方正县城，于夜间撤出，向下江转移，邢占清、丁超等部也向依兰退去。

五、反攻哈尔滨

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日，李杜在依兰城召开军事会议，到会者皆旅长以上军官，会议决定兵分三路向哈尔滨反攻。

1、中路总指挥杨耀钧、副总指挥邢占清、陈宗岱，率第九旅、十八旅、二十六旅等部经延寿向阿城进攻。

2、左路总指挥张治邦率二十一旅，新编刘万魁补充旅、马宪章旅等部经中东路向阿城进攻。上述兵马齐集阿城后会攻哈埠。

3、右路总指挥冯占海率宫长海、姚秉乾、王锡山、赵维斌、杨质斌旅及冯英忱等支队反攻宾县，后向哈尔滨推进。

四月十二日，冯占海率部向方正进军，时值初春，天气依然很冷，部队一路行军露宿山林，士兵夜间不时起来跑步御寒。四月十五日，冯占海命赵维斌为前卫指挥官率姚秉乾、郭玉昆、黄振庭等部向方正推进，行抵距方正约二十里处，与伪军刘宝麟、杨秉藻等部遭遇，我军立即向敌人发起猛攻，伪军稍战即退，不敢与之为敌，弃方正逃走，前卫部队进入方正，城里民众出城数里迎接，欢声若雷，爱国激情高涨。我军入城后，又新编三个旅，分别是原省防军孙鹤喜团、宾县保安总队刘万辉部及新编部

风林第七旅。全军计发展到七个旅、一个支队、一个骑兵团和一炮兵营，总数三万余人。

四月二十六日，宫长海为前卫指挥官率姚秉乾、王锡山、孙鹤喜等部向会发恒进袭，激战一日，敌势渐渐不支，日机飞来助战，并撒下传单诱惑抗日军投降，军民有拾得者无不撕毁唾骂，官兵们愈发倍增斗志，终于收复会发恒，驻在镇内烧锅的于逆琛澂慌忙逾墙逃走，几乎被我生擒。此役毙伤敌军不计，伪军投降者两千余人，缴迫击炮三门，轻重机枪数十挺，并击落两架日机，生擒驾驶员石谷中尉和清田少尉，我军阵亡团长李德山、营长李俊龙以下二百余人。

五月十日，我军开始进攻宾县，仍由宫长海为前卫指挥官，首先向高力帽子、夹板站进军，并分兵一路（赵维斌旅）向乌河进军，防止敌军从乌河登陆。宫长海主力于拂晓进入夹板站，伪军钱福安旅尚在酣睡，宫部突发袭击，伪军仓皇应战，不久即向宾县溃逃，遗弃弹药甚多。

赵维斌旅进占乌河后，敌军果然开来炮舰，欲从该地登陆，我军即以船数只入江堵击，武步墀连长及官兵所乘的两条船不幸被敌炮舰击中，官兵悉数落江，连长武步墀头部受重伤仍高呼“中国万岁！”该连壮烈殉国者百余人，战后当地百姓不忍烈士葬身鱼腹，捞出尸体七十余具，埋于江畔。

我军攻下夹板站后继续向宾县推进，驻县伪军为辛青山旅及钱福安残部，辛逆甘心为日军卖命，凭城外工事顽抗，我军官兵各个奋勇，终将敌城外防线突破，宫长海旅长一马当先，率队直捣城下，冒枪林弹雨冲上城南一角，连毙敌数百人，县城随即被我攻破，后续部队潮水般涌至，伪旅长钱福安率残部惶惶向阿城、蜚克图逃窜。伪旅长辛青山及所部团长二人、营长五人被生

擒，士兵投降者达两千余人，此外，还生俘伪县长贾汉宸、伪公安局长等官吏二十余人，缴山炮两门、迫击炮四门、重机枪五挺、步枪千余支，弹药无计。

我军收复宾县，声势浩大，敌闻之胆颤，爱国军民无不欢腾雀跃，许多爱国志士、工农民众为雪国耻，纷纷自带枪马来参加抗日军。

五月间，李杜指挥的各部正准备沿哈绥路西进，不料日军在汤原伪军配合下经依兰对岸入浪河口子渡江，突向依兰进攻。李杜指挥各部分头迎敌，因敌我力量相差悬殊，不得已撤出依兰，转移到勃利一带。之后，张治邦、邢占清、马宪章、张锡侯各部分别在密山、佳木斯、宁安、梨树镇等地作战，其战况因相距较远，交通梗塞，未得其详。

一九三二年冬，日伪军向各地用兵，大肆征剿，李杜总司令率部退至虎林，敌军紧逼不舍，不得已从虎林渡江至苏境，内有九旅、十八旅一部、二十六旅、新编张锡侯、刘万魁等部（人数不详）。丁超意志不坚定在宝清降敌，至此吉林自卫军的抗日活动失败。

六、转 战 哈 南

依兰失守的消息传到我军后，六月初，我军在宾县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成立吉林省抗日义勇军，公推冯占海为总指挥，李文光为参谋长，所部改编成十二个旅、四个支队、三个团、一个营，计约五万余人，各部队编制如下：

第一旅旅长：王锡山，

第二旅旅长：赵维斌，

第三旅旅长：宫长海，

第四旅旅长：姚秉乾，
第五旅旅长：孙鹤喜，
第六旅旅长：刘万辉，
第七旅旅长：郜凤林，
第八旅旅长：杨质斌，
第九旅旅长：孙登山，
第十旅旅长：齐凤鸣，
第十一旅旅长：冯占一，
第十二旅旅长：冯英忱，
第一支队长：冯乃柏，
第二支队长：李树堂，
第三支队长：李辅臣，
第四支队长：龙剑侠，
炮兵团长：魁　恩，
骑兵团长：冯雨田，
独立团长：王化久，
特种营长：冯殿儒，

六月二十日我军整理就绪，乃令全军大举进攻哈尔滨，分别由王锡山、宫长海任左右路指挥，并派姚秉乾向阿城佯攻，一是牵制其兵力，二则为防止敌军向我侧背袭击。兵抵蜚克图后，敌守军钱福安闻风而逃，我军顺利进占蜚克图，立即向哈挺进，抵达哈市郊香坊一带。适因连日暴雨河水猛涨，我军于香坊停一日，遂使日伪军大批集结向我进攻，激战达十小时之久，至下午五时，我军迂回侧击，日军出动二十余架飞机助战，武器优劣悬殊，官兵们虽然英勇无畏，但伤亡甚重，便撤至大房身、陈粉房一带，并改变计划向哈南各县进军。

六月二十五日，我军掉头南下，先头部队王锡山、赵维斌等部行抵太平桥时与伪军夏鸿漠部遭遇，当即被我击退。另一路宫长海、姚秉乾二旅在义兴泉方面与马锡麟伪军相遇，激战数小时后，宫旅由左翼渡过拉林河，绕敌左翼侧击，敌仓皇溃退。六月二十九日，部队在三家子又与敌有小接触，敌退走后我军收复拉林仓。

我军进拉林仓后，我特意率部分官兵前往烈士墓追悼前次拉林战役牺牲的勇士，官兵们发誓要继承先烈遗志抗日到底，收复失地，讨逆平敌，复我山河。

部队在拉林稍事休整，继续向榆树进军，时日军大川旅团一部并伪军刘宝麟、夏鸿漠等旅在青山堡、双榆树一带布防，我军正面佯攻日军防线，侧翼由宫长海、赵维斌等部猛攻伪军防线，伪军溃散，王锡山旅快速进军直抵日军旅团司令部，击毙日指挥官大川少将，阿布大佐、高喜少佐以下日军官兵百余人，① 缴迫击炮两门，机枪、步枪数百支，生俘伪军五百余，我军王锡山旅长腿部负伤，官兵也有伤亡（王锡山辽宁凤城人，后入关抗战，“七七”事变后在关内抗日阵亡）。

七月十五日，我军大兵直抵榆树城，伪军张海鹏、刘宝麟等旅闻风丧胆，弃城而逃②，刘部营长蒋鹤卿率全营投诚，并携迫击炮六门、平射炮两门、重机枪两挺。

榆树克复，军心大振，我军再接再厉，以参谋长李文光、旅长赵维斌为前卫指挥，率四旅之众先行进军五常，部队行至榆树县境的大岭附近时，忽飞来日机三架狂轰乱炸，李文光不幸头部

① 此说有误。据考证，大川．高喜为一人，实为日军中尉，但深受日军首脑赏识，称为“年青有为的将才”；特命他组织一支拥有两千人的独立骑兵队，担任教练，大川阵亡后晋升大尉，伪满执政溥仪特赏银三千元以示“抚慰”，是役被击毙的阿布、草野也系教官。——编者注

② 当时驻守榆树城的伪军实为刘玉枢旅。——编者注

中弹，为国捐躯。李文光黑龙江省通河县人，国立陆军大学毕业，学识卓越，事变前为吉林省军官教练处总教官，事变后为了杀敌报国，昼夜辛劳，对军机多有策划。李文光参谋长不幸牺牲，全军将士极为愤慨，誓为李参谋长报仇，并在大岭召开了追悼会，立墓以志其忠。

我军进抵五常后，守军张精一见我势盛率部投降，另一部守军向舒兰溃去，我军乘势进击到水曲柳同时收复了五常堡、山河屯等地，各部队陆续集结到五常、山河屯一带，准备采取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七、进取吉林

收复五常后，我军又扩编了六个支队，分别是：第五支队长郭玉昆；第六支队长李子玉；第七支队长韩占德；第八支队长陈玉清；第九支队长王成武；第十支队长蒋鹤卿。

九月中旬，部队在珠琦川召开团以上军事干部会，到会军官百余人，会议决定攻取吉林，初步确定：

1、陈玉清支队进击吉敦线之蛟河，阻击敦化方面的敌伪援军。

2、以李子玉、韩占德两支队在吉海路的盘石以西地带阻击辽宁方面援敌。

3、由宫长海、王锡山为指挥，率刘万辉、齐凤鸣、部凤林、姚秉乾、杨质斌等旅进击吉林。

4、以赵文斌为指挥，率孙鹤喜、孙登山、冯占一等旅进击长春。

5、进攻吉林、长春之部队由法特哈门过江，经其塔木向各自目标进攻。

十月初，我军经舒兰县的法特哈门过江，敌闻讯派飞机来炸，舒兰县日伪军也出动来袭，我军官兵及爱国船工冒着枪林弹雨渡江不绝，颇有伤亡，连渡数日终于强行渡过。

十月十六日，我军攻击部队先后到达吉林郊外，总指挥部设在永吉县的其塔木。安顿以后，前锋部队即向吉林西郊自来水公司附近的小白山、温德河子一带进攻，敌人以炮阻击，吉林市北山的敌炮阵地也发炮援战，但我军恐开炮祸及城内百姓，只能以步枪还击，激战数小时无力前进，只好放弃攻击计划*，部队转向农安伏龙泉方向。

赵维斌旅在德惠县境大青山嘴子与伪军张海鹏部遭遇，激战后敌不支退去，遗尸百余具。赵旅继续进兵，在长春郊外的米沙子车站同李桂林、刘玉昆伪军对战，长达二十余里的战场炮声隆隆，激战一昼夜，终因敌人兵力雄厚，于是撤出战斗转向伏龙泉与宫长海部会合。

我军自南下以来经战数役，兵力已疲，弹药尤感缺乏，最后决定转向热河休整补充。十一月二十日，在向热河进军途中，伪军陆安平一部在长岭县界的赵家店、双坨子设阻，所部营长刘永晨阵前反正，率全营及迫击炮连、保安队近千人投入我军，陆逆见势不妙率残部弃城逃走，我军进驻长岭县城，不久继续移师向热河进军。

一路上，沿途日伪军和汉奸队不断设阻，部队打打停停，停停走走，战事不断，进入瞻榆、开鲁一带草原后，又遇到荒沙无际、人烟稀少、行军艰巨的困难，尤其给养更觉不足，幸赖瞻榆百姓闻讯赶来手持各种食品干粮支援我军，才得以顺利越过荒原，终于一九三三年一月进入开鲁县。

* 该部宫长海旅曾一度攻入吉林市，后退出。——编者注

这时，我军尚存四万余人，分驻绥东、延平、下洼子等地，当即向北平军分会张学良报告情况，张特派军分会委员高维嶽前来劳军，并将我部改编成六十三军，任命冯占海为军长兼九十一师师长，邓乃柏为副师长，阎明忠为军部参谋长，张治邦、张纯玺为师部参谋长。属下分别编成二七一旅，旅长宫长海；二七二旅，旅长姚秉乾；二七三旅，旅长赵维斌；补充旅旅长王锡山。外编两个骑兵团、一个特种团、炮兵团和独立团。

改编不久，日军向热河大举进犯，我军奉命又投入保卫热河的战斗。

我在吉林自卫军左路军中抗日的一段经历

张 治 邦

我是辽宁省海城县人，字震华。一九一二年毕业于朝阳县立初级师范学校，当年九月弃文就武，投身于东北军暂编第二十七师一百零五团一营四连。一九二三年夏晋升为吉林骑兵第十一团少校团附，驻吉林省扶余。一九二六年考取了日本陆军步兵学校，一九二九年八月毕业回国。一九三〇年二月调任吉林军二十一旅六六〇团上校团长，驻守绥芬河。一年后，日本帝国主义侵犯我国东北，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绝不接受伪任　置身抗日行列

“九一八”事变前夕，吉林省的军政长官是张作相，熙洽为省军署参谋长，驻军有国防军的两个师和省防军的六个旅、一个省署卫队团。

国防军的两个师是陆军第十五师和骑兵十六师。第十五师师长由张作相兼任，参谋长郭恩霖，下辖步兵第二十五、二十六两个旅和炮兵第十团，另有骑兵、工兵、辎重兵各一营。二十五旅旅长张作舟，旅部设在吉林省东大营，下辖步兵七十三、三十一、五十团，团长分别为夏鸿漠、刘宝麟、任玉山，前两个团驻在省城东大营，五十团驻长春市南岭。二十六旅旅长邢占清，旅

部设在哈尔滨，下辖驻哈的宋文俊团，横道河子的赵秋航团，一面坡的刘汉武团。骑兵第十团团长穆纯昌，驻长春市南岭。师属骑兵、工兵、辎重兵营驻省城。骑兵第十六师师长于琛澂，师部在双城。

省防军的六个旅有：第二十一旅，旅长赵芷香，兼绥宁镇守使，驻宁安；第二十二旅，旅长李桂林，兼吉长镇守使，驻长春[①]；第二十三旅，旅长吉兴，兼延吉镇守使，驻延吉；第二十四旅，旅长李杜，兼依兰镇守使，驻依兰；第二十七旅，旅长苏德臣，驻德惠；第二十八旅，旅长丁超，兼滨江镇守使，驻哈尔滨。一个省署卫队团是六八二团，团长冯占海，驻吉林省城。

“九一八”事变当时，适逢吉林省主席张作相赴锦州奔丧，省军政大权交给参谋长熙洽代理。熙洽是满族人，素有复清的野心，所以在事变后的第三天，他便开门揖盗，日军多门师团兵不血刃就占领吉垣。吉林省一些军政要员如于琛澂、吉兴、李桂林、刘宝麟、夏鸿漠等，也相继附逆，熙洽遂宣布就任伪吉林省长官，并派出亲信分赴各地，拉拢各部队长官叛国投敌。与此同时，日军驱使于深徵伪军向哈埠进犯，哈埠和吉东风雨飘摇．人心惶惶。

当时，绥宁镇守使兼二十一旅旅长是赵芷香。他原是东北军二十七师炮兵团（团长张作相）的一个连长，泥瓦匠出身。在他任炮兵科长时，我正好在军士团受训，赵是教官，所以我们还有一层师生关系。吉林沦陷的消息传来后，二十一旅的几个团长都到宁安见赵芷香。想听取他的意见，赵几次向我们表示，我年令大了，政局又不稳，该退守田园了，今后的事就得你们年轻人干啦。他当镇守使后，在宁安盖了栋漂亮的私邸，手头也有几个钱，只图安闲渡过晚年，不想在动乱之秋冒风险，所以一再向上

司要求辞去一切职务。这对熙洽来说，自然是求之不得，所以很痛快地答应了。不久，熙洽特派原吉林省训练处炮兵科长石济儒来绥芬河，宣布取消绥宁镇守使建制和二十一旅番号，委任我为宁安警备司令兼吉林警备第四旅旅长，统辖原二十一旅各部。

石济儒是我留日时的同学，小学教员出身，颇有爱国热情。他来绥芬河后，我们二人倾心交换了对时局的看法，随即召开了团营军官会议。会上，我表示，日军犯我国土，身为中国军人，应挺身而出，守土保民，绝不能投降去当卖国贼，对熙洽给我的伪任绝不接受，如果要我接受，就接任绥宁镇守使和二十一旅旅长的职务，率领弟兄们起来抗日！与会军官情绪激昂，纷纷表示，国难当头，守土有责，要拿起武器，为保卫国家领土完整和绥宁地区百姓的安全而战。石济儒也表示了抗日的立场，毅然决定留在我军，投身抗日行列，并就任我部参谋长。第二天，我与石济儒去了海林。

这时，王德林也率部从吉林起事，开进绥宁，在下城子设立了司令部。他原名叫王林，曾在中苏边境一带拉杆子，后来接受收编，任东北军第十三旅的一个营长。该部进入绥宁后，他的副司令孔宪荣、参谋长李延禄及吴义成等人来到海林，我与他们会了面，共表抗日立场。我记得，是李延禄同我部的团附关荣符，去宁安取回来绥宁镇守使和二十一旅旅长两颗官印，我便正式接受了上述职务。赵芷香后来在宁安当上了“寓公”，在我离开东北前后，听说他有投降的举动。

绥宁镇守使署当时设在宁安，统辖二十一旅三个团：六六〇团，团长张治邦驻守绥芬河；六五九团，团长管永胜，驻守穆棱；骑兵十二团，团长薄振声字芳廷，驻守密山。镇守使辖四个县：宁安、东宁、穆棱、密山。

我接任绥宁镇守使和二十一旅长不久，李杜任总司令的吉林自卫军委我为左路总指挥，冯占海为右路总指挥，丁超为中路总指挥（由其参谋长杨耀钧代理）。李杜是我的老上司，他任第九旅旅长时，我任该旅九十三团三营营长，团长是邢占清。冯占海曾任四十团的上尉副官，那时我在该团任一连连长。所以，我和他们都很熟，这些人起来抗日，大壮了吉林省的抗日声势，我欣然接受了左路总指挥之职。当时，左路军统辖的部队有：二十一旅、孔宪荣旅、由宁安保卫总队改编的刘万魁旅，以及马则周所率的二十四旅的一部，除马部外，其他各部都驻扎在哈绥路沿线重镇。

激战哈绥沿线　重创上田敌军

一九三二年初，日军上田支队经舒兰向宁安进犯。当时，我正在海林，立即与参谋长石济儒、六五九团团长管永胜，以及孔宪荣、刘万魁等人，共商御敌之策。因为其他部队远离现场，来不及调动，我们决定从驻海林的六六〇团抽调铁甲第八连，开赴关家小铺阻敌，由孔宪荣部配合。八连长名叫张永铭，是个很有血气的汉子②，他出征前表示，绝不给中国军人丢脸，誓死也要煞一煞日军的嚣张气焰。关家小铺是宁安、海林间的一个小屯子，八连埋伏在村子北头的一座小山包上，严阵待敌。这时，上田支队经一路无阻占领宁安，正气势汹汹，继续北侵。当敌军行至我军埋伏地点时，八连轻重武器一起开了火。由于我军占领了有利地形，全连官兵胸怀正义，斗志高昂，同仇敌忾，给敌军以沉重的打击。日军从上午十一时到下午四时，连续发起数次反扑，都被八连打退，伤亡惨重，寸步难行，不得不退回宁安。事后，据附近老百姓反映，日军撤退时将战死者装进麻袋，捆在马上驮走，由于尸体太多驮不了，还就地焚烧了一部分。这次伏击，我

军获得全胜，八连也付出了沉痛的代价，连长张永铭等七十六名官兵阵亡，活着的只有连司务长等十一人。

这次战斗后，在海林一个面粉厂的院子里，我主持召开了军民追悼大会。与会军民无不为张永铭等烈士的献身精神所感动，许多青壮年纷纷自带枪马参加抗日行列，左路军的抗日声威大振。

日军上田支队在关家小铺受挫后，伪吉林省派郭英魁支队前来增援。郭原是三十一团一营营长，“九一八”事变后，团长刘宝麟依附熙洽升任伪旅长，委郭为团长。郭部有一个骑兵连长，名叫刘庆瑞，他与我在一个部队共事多年。于是，我派人说服了刘庆瑞，并通过他对郭英魁晓以大义，郭本不愿意为日本侵略者效力，在大义感召下率部反正。我将该部编为左路军的一个旅，郭英魁任旅长，刘庆瑞任团长，驻防宁安一线，扼制日军向东进犯。

为了集中兵力抗击日军，我军自动撤出海林，回守牡丹江车站。日军上田支队随即占领海林，待哈尔滨援军到达后继续东犯。我命刘万魁旅在拉古山设第一道防线，构筑简易工事，阻击敌人，以便赢得时间，调集兵马在牡丹江与敌人决一死战。

刘万魁原是宁安保卫团总队长，全团有九个中队，五百人左右，一色骑兵，参加抗日行列后，很快发展到近千人，被编为左路军的一个旅。当年，刘三十多岁，人很聪明，抗日热情高。他奉命开进拉古以后，按照司令部的命令，很快构筑了简易工事。不久，日军援军天野旅团从哈尔滨开进海林，会同上田支队，徒步向牡丹江站进犯，与刘旅在拉古山接上了火。当时，在拉古山一带有一些流亡的朝鲜人，他们秘密从事反日斗争，不少人还有武器。所以拉古山战斗一打响，这些朝鲜人自动上火线助战，给

刘旅官兵鼓舞很大，双方激战一段时间，由于敌众我寡，我军无力阻击敌人的进攻，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牺牲，刘旅不得不撤出阵地。日军乘势进犯，不等我军调集完毕，便占领了牡丹江车站。自卫军左路军面临着严重的考验。

鉴于当时的敌我态度，我立即返回绥芬河，召开了一次紧急军事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石济儒、关荣符（镇守使署参谋长）、孔宪荣、郭英魁、刘万魁、管永胜、关庆录（六六〇团团长、原为该团一个营长）、陈指升（驻东宁的六六〇团营长），以及绥芬河市洪市长、警察第三总署乔总署长、路警第三总段杨总段长等人。会上，我报告了日军进犯的形势，并以张永铭等官兵勇赴国难的献身精神勉励与会军官，号召全军官兵精诚团结，一致对敌，誓死阻止敌军继续向东进犯。会议中，苏联驻绥芬河领事叶洛果夫，把从苏联驻哈机关得知的日本援队兵力、装备等情报转告了我，为我军制定阻击方案提供了依据。会议决定，由郭英魁旅防守牡丹江左翼，监视吉林方面敌军的行动；刘万魁旅警戒右翼；六六〇团一营及旅部炮兵、迫击炮、机枪连开赴牡丹江东岸，担任正面阻击。另由第三总署乔署长率部驻守绥芬河市，第三路警总段干警担负牡绥铁路沿线的防护。

各部安排就绪后，驻守铁岭河的护路军六七五团二营应大田营长主动请缨，要求打先锋。该部属二十六旅（旅长邢占清）赵秋航团所辖，按说不归我调遣，但我见应大田杀敌心切，报国志坚，很受感动，便答应了。我问他有啥困难，他说别的困难好克服，就是缺少重武器。我当即决定把二十一旅的六挺重机枪、六门迫击炮、两门山炮、两门野炮，连同部队交给他指挥。应大田遂从全营挑选二百五十名精明强干的战士，组成一支突击队，慷慨激昂地开进牡丹江前沿阵地。

当应大田率领突击队渡过牡丹江向西进攻时，我把指挥部移在牡丹江东岸碉堡里。首先，两军在车站外围交上了火。在我军炮火的掩护下，突击队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的精神，从西、北两路杀进车站。日军虽然武器精良，也顶不住应部的迅猛攻势，抵挡一阵便撤出车站，退入市区内一家澡塘里，用轻、重机枪封锁进入市区的道路。应部趁势包围了澡塘，有一队战士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冲进澡塘，击毙杀伤很多日兵，残敌仓皇逃跑，突击队占领了澡塘。

日军不甘罢休，立即组织兵力反扑，两军便在澡塘内外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夺战。在我军战士的顽强抵抗下，敌军伤亡惨重，久攻不下，残无人道的侵略者竟采用火攻，澡塘里的部分官兵英勇殉国，部分战士被烧伤。应大田见状急忙组织兵力抢救，并用电话向我报告，请求指挥部派兵攻击市区南部的日军。我立即命令郭英魁旅长率部增援，从南向北攻击。日军在我南、北两部的夹击下，被迫退入市内的一个大院里，凭借高墙和重火力垂死抵抗。敌人突不出来，我军也攻不进去，双方对峙了数日，后因我军缺少弹药，才陆续撤出战斗。在我军的英勇打击下，日军无力继续东侵，退路被我截断，在牡丹江一线与我军对峙。

在我军战斗过程中，绥芬河市及牡绥沿线民众自动组织起来，以各种形式支援前线。绥芬河官方医院积极热情地接待伤员，全力抢救治疗，市里各界民众组成慰问团到医院慰问伤员。中东路受过军训的苏方职工，主动到我军炮兵阵地，帮助勘测方位，指导构筑工事。更令我感动的是，在战斗进行到最激烈的时候，部队里突然发行了数期刊名为《战线上》的四开油印小报，高度赞扬爱国官兵的抗日行动，热情歌颂抗日健儿舍生忘死，勇敢战斗的英雄事迹。可以肯定地说，小报决不是旅部官方办的，

究竟是什么人或团体刊印的，则是不得而知。当时，我看过几期小报，深受鼓舞，遗憾的是由于战事匆忙，没能来得及了解它的发行者名字和身份。

绕道苏境进关　　奔走京沪求援

牡丹江战役后，日军屯兵于哈绥路西段，窥测我军动静，牡绥沿线仍然控制在左路军手中。但是，由于当时我军和外界失去联系，不知道南京政府、东北当局的抗日态度及整个东北的抗日斗争形势，陷入孤独、困惑之中，加之各部弹药即将耗尽，没有补充来源，难于坚持同日本的对峙态势。为此，我在绥芬河召集了旅团长会议，研究下一步的对策。经过反复研究，诸军官一致委派我进关找张学良，一则明了上级的抗日态度，二则请求补充武器、弹药和给养。于是，我同苏联驻绥芬河领事叶洛果夫取得联系，请求他们提供方便。

一九三二年四月的一天，苏联领事馆通译和我方翻译来我家，告诉我苏联当局已经批准我的申请，签发了入苏护照。四月底左右，我同参谋长石济儒离开绥芬河进入苏联境内，乘车到达海参崴，我驻海参崴总领事许熊章派车把我们接到领事馆住下。住了一个星期左右，我们搭乘一艘挪威商船来到烟台，后乘车至北平。

我们到北平后的第四天，张学良将军在顺承王府一间会客室接见了我们。当时，他面色憔悴，神情淡然，招呼我们坐下。我简单地向他汇报了左路军在东北抗日的情况，当汇报到张永铭等七十六名官兵英勇殉国时，张将军颇受感动，长叹了一口气，没有说什么。接着，我便向他提出给我部补充武器、弹药和给养问题。张将军沉思片刻，淡淡地说："好吧，你们先回去休息，过两天我

再找你们谈。”当时，由于我们不了解张将军在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掣肘下，报国之心无处施展的处境，对他的洋洋不睬的态度很不理解。直到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我亲身参加了逼蒋抗日行动，才体谅到张将军的苦衷。

我和石济儒见会见张将军没有结果，第二天便去天津拜谒张作相，又向他汇报了我部的抗战情况。辅帅说：“既然汉卿让你们等着，你们就等等再做打算吧”。我们又返回北平，一连等了好几天，还是没有什么信息。这时，我们听说上海组成了救国会，呼吁当局领导抗战，支援抗日斗争，便去了上海。在救国会，我们见到了殷汝骊（字铸夫）律师，他向我们介绍了上海各界声援抗日的情况。接着，在功镇村摆的便宴上，我们又见到了马桥河商会会长和于毅夫同志。马桥河商会会长是王德林部派进关求援的代表。我们在此见面，真是感慨万分。听于毅夫说，上海各界团体募集了五万元款子，已寄给东北王德林部，支持抗日武装斗争。便宴后，于毅夫和我谈了两个多小时，让我把左路军的组织和斗争情况写一个材料交给他。我返回旅馆后，便写了一份详细材料交给了殷汝骊，请他转给于毅夫。在上海住了没几天，我们又回到北平，等候张将军接见。我们又等了一些日子，一直没有见到张学良将军，后来听说他已经出国了。

正当我们求援不成，进退两难之际，在张作相的极力推举下，我任了一段冯占海六十三军总参仪兼九十一师参谋长。一九三五年初，我离京赴武汉投奔张学良，曾任一〇五师二旅参谋长、一旅一团团长等职，亲自参加了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发动的“西安事变”。一九三七年三月，我团被编为四十九军一〇九师六四九团，同年秋参加沧洲抗日战斗后，军长刘多荃以我团损失严重为由，把我降为上校附员，不久附员也被解职，我被迫流亡湖

南、贵州等地谋生。后经石济儒引荐，才在重庆荣管处魏益三那里谋得上校视察职，一九四〇年十月一日改任广西金县第七临时教养院院长。一九四五年初，该院迁至贵州安顺后，国民党政府派一个姓刘的指导员来我院，要我签字借给他一万元，我拒绝了。刘恼羞成怒，拉拢一些人告我的刁状；第四战区军风纪调查团不调查，便撤了我的职，押解重庆土桥军法总监看守所“审查”，后经教养院全体荣员签名派代表上书，当局才把我释放了。

自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到一九四五光复，我从自己在关内外遭受的种种磨难中，看透了蒋介石政府的腐败无能，特别是我被无故关押后，更是义愤满胸。打这以后，我便更名隐居，发誓不再给蒋介石政府干事。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后，中国人民真正成了国家的主人，我有幸以古稀之年，亲眼看到国家的繁荣昌盛。我常想，如果为反抗日本侵略而英勇殉国的志士英魂有知，他们一定会欣慰九泉。我更盼着，能够在有生之年与张汉卿将军在大陆会面，共叙新中国四化建设的宏伟前景，那该是多么令人惬意的感人情景啊！

注：

① 据全国文史资料第六辑赵毅文，二十二旅旅长原为苏德臣，后由赵毅担任。
② 据李延禄同志在《过去的年代》一书中说，张连长名宪廷，他所在部队番号为六〇〇团，我认为不确。

（王希亮、杨南欧采访整理）

吉林自卫军的兴衰

刘 化 南

“九一八”事变时，我在中东铁路护路军总司令部任中校副官，吉林省城沦陷后调任吉林省防军第二团营长，参加吉林自卫军后任第六旅旅长，对吉林各地自卫军的抗日活动有所了解。但时隔数十年，遗漏、差误之处在所难免，请当事人及知情者予以指正。

一、“九一八”事变前吉林省东北军的分布情况

一九三〇年，蒋、冯、阎之间爆发中原大战，张学良被蒋介石收买进兵关内，关外防务空虚。翌年，驻顺德一带的石友三通电反张，留在关外的部队又抽调一部进关，遂给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造成可乘之机。

当时，吉林省军政大权由东北保安副司令长官兼省主席张作相掌握，副司令长官公署的参谋长是熙洽。吉林的驻军共有两部分：

一是国防旅。为步骑炮工辎混合编制，武器装备精良，不担任地方治安。第二十五旅，旅长张作舟（张作相之弟），下属六七〇、六七一团驻吉林省城东大营，六七二团驻乌拉街；第二十二旅，旅长苏德臣，所辖六六一、六六二团驻双城，六六三团驻哈长路的老少沟车站；第二十六旅，旅长邢占清，下属六七三、六七四团驻哈尔滨南岗和无线电台，六七五团驻哈绥路的一面坡车站。

此外还有军署卫队团，团长冯占海（张作相外甥），驻吉林省城；炮兵第十团，团长穆纯昌，驻长春南岭，该团有野炮三十六门。

二是省防旅，旅长均由各镇守使兼任。吉长镇守使李桂林兼二十三旅旅长，所属六六四、六六五、六六六三个团都驻长春附近；延吉镇守使吉兴兼二十七旅旅长，所属六七六、六七七、六七八三个团驻延吉地区；哈绥镇守使丁超兼二十八旅旅长，所属六七九、六八〇、六八一三个团分驻哈尔滨和阿城地区；绥宁镇守使赵芷香兼二十一旅旅长，所属六五八、六五九、六六〇团分驻宁安、东宁和海林地区；依兰镇守使李杜兼二十四旅旅长，所属六六七、六六八、六六九团分驻依兰、佳木斯、富锦、饶河等地。此外还有驻延寿地区的吉林省山林警备队，统带宋希曾，辖有步兵三个营和骑、炮兵各一连。

除上述正规部队外，各县还有一些地方武装部队，称保卫总队，大县相当一个团，小县相当一个营，归吉林省清乡督办兼吉林保卫管理处处长王之佑管辖。

二、熙洽投敌，日军侵占吉林

“九一八”前夕，张作相回锦州办理父丧，委参谋长熙洽代理军政两署职务。熙洽字格民，是清室皇族，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是个十足的亲日分子。沈阳沦陷后，熙洽借口执行蒋介石、张学良的不抵抗命令，指示全省军队务要忍辱负重，顾全大局，切勿衅自我开，违者以军法论处。在这危急关头，吉林省政府委员诚允、王可耕、民政厅长章启槐、教育厅长王世选等政界人士力主抗日，但是由于他们手无寸铁，遭到投降派的反对和威胁，爱国主张无法实现，便先后离开吉林逃到哈尔滨等地，而亲日派分子如建设厅长孙其昌、陆军整理处总监郭恩霖等人认为，抗日是以

卵击石，自取灭亡，坚决主张与日军“合作”，熙洽则是投降派的总代表。所以吉林省空有十几万军队，在强敌压境面前，丝毫没有应战准备。

日军占领沈阳后，多门师团立即向长春进发。吉长镇守使李桂林素以熙洽的马首是瞻，忠实执行熙洽的不抵抗命令，致使日军如入无人之境，迅速逼进长春。驻南岭的穆纯昌炮兵第十团悉数被缴械。担任长春警备任务的二十三旅六六四团营长傅冠军，在率部突围中阵亡。

日军占领长春后，熙洽立即派亲信秘书张燕卿到长春面见多门，呈递了投降书，表示愿率全省军民与日方“合作”，欢迎日方前来驻防。与此同时，熙洽在军政两署散布“与多门面谈，谋求和平解决”的谎言，并勒令驻省城部队撤离吉林。九月二十三日，日军天野旅团兵不血刃开进吉林省城，熙洽率领大小汉奸出城迎接，还督饬省城各界商民张贴欢迎标语，出尽了卖国求荣的丑态。

日军进占吉林后，控制了吉林省军政两署、警察厅、军用仓库、交通通讯等重要机关。由日本浪人和汉奸组成的稽查队，在城内横冲直闯，为所欲为，检查户口，盘查行人，收缴私人武器，征集民夫修筑工事。日军岗哨布满全城要道口。“宣抚班”通过广播电台、报纸和街道宣传，大肆鼓吹“日满合作，建立王道的新吉林”。一时间把个省城搞得乌烟瘴气，群众气愤地骂道：“日寇象疯狗，汉奸满街走”。

不久，日军扶植汉奸熙洽上台，布告熙洽为吉林军政长官、郭恩霖为军事厅长，并下令改编吉林部队。委任李桂林为伪长春警备司令兼第一军管区司令官，所部编成伪警备第八旅；吉兴为伪延边地区司令官，所部编成伪警备第六旅；原二十八旅六七九团白文清部扩编为伪警备第二旅；原二十六旅六七三团宋文俊部

扩编为伪警备第三旅。

熙洽还启用了失意军政人员充当汉奸爪牙。委任已被撤职的原骑兵军长于琛澂[①]为吉林省剿"匪"总司令；原吉林省山林警备队统带辛兴周为伪别动队第一总队司令；原二十八旅团长孙冠英为伪别动队第二总队司令。着令他们收编散兵游勇、流氓土匪，扩编伪军，为侵略者效力。

三、抗日派与投降派初战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上下群情沸腾，誓死救国，反对不抵抗政策的呼声此起彼伏。依兰镇守使兼二十四旅旅长李杜积极主张抗日，下令驻在沿江的部队集合在依兰附近，整装待命，整顿所属十三县地方武装，准备配合部队作战。同时派镇守使署副官长马载舟（字宪章）[②]率步兵一营和炮、工、通讯兵各一连，开往哈东的三棵树附近，观察哈尔滨的动态。当熙洽公开叛国投敌后，李杜即发出通电，坚决反对熙洽的汉奸行为，表明抗日的立场和决心，首先树起了抗日旗帜，呼吁全省军民团结一致对敌，对吉林省军民鼓舞很大。

卫队团团长冯占海也积极主张抗日，当他被迫率队同张作舟的二十五旅撤至乌拉街附近时，听到熙洽投敌的消息后，冯断然拒绝熙洽整编部队的命令，熙洽派人劝降，冯占海严辞拒绝，熙洽恼羞成怒下令将冯撤职。于是，冯占海打起抗日旗号，兵进舒兰、榆树一带。与此同时，外号宫傻子的宫长海、报号双山的姚秉乾也在舒兰一带树起抗日旗号，被冯收编，编成两个旅，由宫、姚任旅长。

熙洽为消灭异己，于一九三二年一月令于琛澂率队征剿。一月中旬，双方在榆树附近发生激战，张作舟和一个团长被俘，冯

占海率部且战且退向北转移，于逆尾追至拉林，两军交火，双方均有很大伤亡，冯部撤往哈东的蜚克图一带。于因驻守双城的赵毅部态度不明，恐其抄他后路，没敢贸然进兵，撤回双城一带。

双城是哈尔滨南面门户，是日军进攻哈尔滨的必经之路。驻防县城的原二十二旅旅长苏德臣在吉林沦陷后附逆③，张作相遂电令赵毅升任旅长。赵就任后未表明抗日或投降的态度，熙洽几次通过关系拉拢赵，他表面上敷衍应付，实际上不想同汉奸合污。熙洽、于琛澂为防其变故，便派伪军刘宝麟旅开往双城以东的十里铺，监视赵部。二月一日拂晓，赵毅率队轻装急进，一举歼灭了刘旅主力，刘仅率一部卫队幸免。接着，赵旅以饿虎捕羊之势，突袭双城车站日军天野部队④，把敌人打得落花流水，伤亡惨重。

冯占海、赵毅两部拒降，坚决抗日，给敌人当头一棒，马上轰动了吉林省全境，民心大振，为抗日部队作出了榜样。在北平的张作相也认清了熙洽的汉奸嘴脸，遂委诚允代理吉林省主席，陆军整理处副监李振声代理保安副司令长官，责成他们维持吉林省的残局。

诚允受命后，立即召开逃到哈尔滨的抗日派官员商议，成立吉林省政府。当时，哈尔滨秩序混乱，不断受到敌机袭扰，便决定在宾县成立省政府。十一月间，省政府正式成立，从而形成吉林抗日政府与傀儡政权南北对峙的局面。

四、哈尔滨风雨飘摇

哈尔滨北临松花江，东接老爷岭，为中东路中枢，是东北的军事重地之一。哈绥镇守使兼二十八旅旅长丁超孺弱无能，大敌当前，瞻前顾后，总想维持现状，看风使舵。二十六旅旅长邢占清缺少主见，终日愁眉苦脸，坐卧不宁。哈尔滨特区行政长官张

景惠是张作霖早年的伙伴，资望很高，举足轻重，是日本人心目中的人物。可是张景惠徒有虚名，并无实力，对有职无权的职务素怀不满。日军占领沈阳后，张认为时机来到，便指使他的干儿子义田和汉奸谢介石暗中为他奔走，日本人为利用他，通过伪辽宁省长臧式毅拨给张三千支步枪和一部分重武器，着令他以扩编警察为名，大肆招兵买马，扩编成五个警察总队。

熙洽见丁超、邢占清、宋希曾等人未明确依附态度，便急不可待，布令撤消了他们三人的职务，改委于琛澂接任丁超的护路军总司令，李文炳接替邢占清的二十六旅旅长，辛兴周接替宋希曾的山林警备队统带。但由于赵毅解决了双城的刘宝麟旅，于、李二人未敢轻举妄动；而辛兴周曾任过山林统带，他的旧部大多还在，辛又与宋希曾的卫队连长金甲三串通好，所以于一月十七日，辛只率十几人到了延寿，就把宋希曾扣起来，接替了山林统带之职。

这时的哈尔滨无人问津，丁超、代理副司令长官李振声对地方防务不闻不问，哈市人心惶恐，谣言蜂起，确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五、哈尔滨保卫战

一九三二年一月下旬，李杜率大军开进哈尔滨，提出“保卫哈尔滨”的口号，初步稳定了哈埠的局势。丁超、邢占清已被熙洽明令解职，加之受到爱国舆论的压力，表示同意合作抗日。经丁超、李杜、王之佑等人商议，决定联名电请黑省代主席马占山过江共商抗敌大计，马复电同意在呼海铁路总站会面。

李杜在会上痛表抗日救国决心，说明保卫哈尔滨的重要意义，主张在哈成立统一指挥机构，要求马占山必要时给予支援。

马占山表示同意，必要时可以派兵过江支援并接济弹药。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由丁超、李杜、王之佑等召集抗日派军政首脑在哈开会，研究保卫哈尔滨的有关问题。会议决定成立“吉林自卫军总司令部”，统一指挥抗日军队，公推李杜为自卫军总司令，丁超为护路军总司令，王之佑为前敌总指挥。同时由李杜、丁超、王之佑、赵毅、冯占海、邢占清等将领联名发表抗日讨逆通电和告民众书，号召全省军民团结起来共同抗日。抗日派表面上虽然联合起来了，但实际也存在矛盾，这次会后丁超就向人流露说：“吉林抗日应该由我领衔，别人不配指挥我”。这就为哈尔滨保卫战的失利埋下了隐患。

王之佑就任前敌总指挥后，立即抽调人员组建指挥部，任中人为参谋长，原吉林保卫管理处科长董新三为副长官，调省防军二团刘化南营为总指挥部卫队，对各部队的防务做了分工。

前敌总指挥王之佑指挥二十八旅（旅长王瑞华，欠六八一团）、邢占清的二十六旅（欠六七二团）和警察总队。王瑞华的两个团防守顾乡屯，二十六旅防守南岗、马家沟，警察总队防守秦家岗，前敌总指挥部设在南岗喇嘛台。二十二旅赵毅部防守哈尔滨东南，担任上号一带的防务。李杜的二十四旅驻守道外，为总预备队，一个团防守毛子坟。冯占海部防守三棵树、蜚克图和永增源，担任迂回敌人的任务。

二月四日拂晓，日军在炮兵、坦克车的掩护下，向哈市发起全面进攻，须臾，空军也参加了战斗。主攻部队完全由日军担任，除天野旅团外，又调来田岛旅团，从双城出发到五家子车站下车，左翼沿松花江畔往八里堡进攻顾乡屯，直扑道里；右翼进攻秦家岗，向南岗侧背迂回。于琛澂伪军五个旅由阿城出发，经城高子车站向哈市道外进攻，另一部奔上号，主力经王家岗直取南岗。

激战三小时后，防守顾乡屯的二十八旅阵地被敌突破，六七八团团长白文俊投敌，旅长王瑞华逃到南岗极乐寺，脱下军装换上袈裟，躲避起来，所部溃败。二十六旅也被敌猛烈炮火击溃，邢占清率指挥部撤至道外十六道街北头的江坝，所部团长马锡麟投敌。警察总队长金世铭战斗之前便与敌暗中勾结，敌人一到即投降了敌人。伪军杨炳藻骑兵第三旅乘势从南岗突入，向市内进攻。由顾乡屯突入的日军也经偏脸子向哈尔滨总站进攻，二月五日，占领了总站。

由于道里被敌突破，影响了道外的战斗，防守上号的赵毅二十二旅在双城胜利的鼓舞下，斗志旺盛，给敌人很大杀伤，但因腹背受敌，最后也撤出了战斗。担任迂回任务的冯占海部，因前在榆树、拉林战斗中损失严重，虽经短期休整，元气尚未恢复，在迂回战斗中行动迟缓，与敌仅有小的接触。

哈尔滨西、南两侧被突破，市区内的各部队陷入各自为战的混乱状态。敌人炮、飞机、坦克猛烈向市区轰炸，自卫军各部伤亡惨重，尸横遍地，惨不忍睹。二月六日夜幕降临后，李杜、邢占清等部纷纷向哈东撤出。

在战斗激烈进行时，丁超躲在张景惠公馆，对部队作战不闻不问，待张的随从副官刘效方报说日军已经突入市内，丁面如土色，张皇失措地说："大哥（指张景惠）咱们赶快走吧！"张说："我已和日军合作，不走了！"丁说："大哥，你既然有打算，为啥不早说？"张说："老弟，你快走吧！皇军来了对你不利……"丁超这才随着溃兵逃出哈市。

日军占领哈埠后，宣布张景惠为伪哈尔滨特区行政长官兼伪黑龙江省省长，于琛澂兼护路军总司令。多门师团又驱动伪军东进，相继占领了阿城、宾县，设在宾县的吉林省政府解体，工作人员

四处逃散。

六、哈 东 战 事

哈尔滨沦陷后，丁超、邢占清率部经巴彦、木兰撤到通河，后丁超渡江到方正收容残队，邢占清转移到方正县夹信镇。冯占海经宾县、高力帽子转移到会发恒和延寿的袁家屯。李杜部队继冯占海之后撤回依兰。王之佑、赵毅部撤至珠河、延寿。

二月中旬，王之佑在延寿前敌总指挥部召开军事会议，参加者有丁超、邢占清、冯占海、赵毅和李杜的参谋长杨耀钧⑤，原山林警察统带宋希曾及部分团长，方正、延寿、珠河等县县长应邀出席。会议由王之佑主持，分析了敌我态势，一致认为，日军占领哈市后，急欲建立傀儡政权，恢复地方秩序，短期内不会东侵。方、延、珠地区北临松花江，南依中东路，地形险要，进可攻，退可守，便于我军作战。而且下江十三县地域辽阔，物产丰富，自卫军现有兵力四、五万人，又有人民热情支持，定能与敌长期周旋。会议决定，坚守延寿以西、黑龙宫、乌吉密河地区，保卫下江抗日基地，部署各部队的驻地和防范任务。

赵毅的二十二旅驻延寿县平安堡、兴隆镇、三区派出所一带，旅部设在延寿城里的信义成。

杨自彬的骑兵第三旅、宋希曾的山林警备队驻黑龙宫，担任前方警戒。

冯占海部驻会发恒、桶子沟、袁家屯。

邢占清部主力驻夹信镇，郝奎武团驻珠河县元宝镇。

丁超部(欠一团)驻方正城内、六八一团李辅亭部驻一面坡。

前敌总指挥部及直属队驻延寿城里。

李杜部驻依兰。

各部配署以后，王之佑深感自己没有基本队伍，缺乏实力，便开始改编哈东各县的保卫总队。把珠河县保卫总队编成省防军第一团，由原珠河县长薛子良兼团长；延寿的保卫总队编为第二团，宋方溪任团长，原省防军二团二营刘化南部编入该团建制，仍担任总指挥部的警卫任务；苇河保卫总队编为第三团，徐文斌任团长；榆树县保卫总队编为骑兵总队，龙达三任总队长；还将各地前来参加抗日的青年学生一千多人编成学生总队，兰某为总队长。

各部队进入新防区后，根据总指挥部的命令，开始整顿军纪，安定人心，保护商民各安生业。王之佑还率领参谋处长、副官长及卫队营到各地视察，检查军纪，令一随从副官携带大令，发现违犯者就地处置。赵毅部的六六二团有名副官，在延寿平安堡强奸一名妇女，事泄后赵毅亲自查实，将该副官就地正法，枭首示众。由于整顿军纪，各部队与当地民众友好相处，下江各县商民代表携酒肉等慰问品，纷纷到各部队驻地慰问，对抗日官兵鼓舞极大。各部队抓紧整训，构筑工事，开展练兵活动，军民抗战的热情空前高涨。

自卫军在延寿布防，引起日伪的不安，熙洽、于琛澂先后派孙其昌、蔡云生、王家骏、张星桥等人到延寿，对王之佑进行劝降。要自卫军与日伪合作，接受改编，不再采取敌对行动；日方将保证维持各部队原编制，按月发给粮饷，保证生命安全。王之佑对此颇感兴趣，要求先行补充，再行改编，他说采取此举是为了拖延时间，设法骗取一批粮饷弹药。此间，他曾派省防军二团中校团附王铁铮去哈活动。

双方“谈判”一直拖到三月初，没有什么结果。日伪发出“最后通谍”，胁迫自卫军就范。前敌指挥部便做了应战安排，令驻黑

龙宫的杨自彬骑兵第三旅指挥山林警备队在太平岭设阻，骑兵主力占领蜜蜂站北山，对敌迂回包抄；驻一面坡的李辅亭团附铁甲车队，坚守一面坡经蚂蜒河铁桥至于姑娘车站一线，破坏铁桥，阻击敌人前进；另命该团的第三营张炳苏部，在帽儿山埋伏，俟敌人兵车通过后破坏铁路，阻击敌军后援；第二十二旅防守三区派出所至珠河一线；二十六旅郝奎武团配合二十二旅，从左翼迂迴．合力歼灭敌人。

三月四日，日伪军在飞机掩护下，分三路向自卫军进攻。中路由宾县出发，进至太平岭、黑龙宫后，先以重炮猛轰自卫军阵地，守军奋起反击，战斗相当激烈，双方伤亡很大。旅长杨自彬奋不顾身，亲临前沿指挥，在敌人突入黑龙宫时，身中数弹，壮烈殉国。北路敌军从宾县出发，向东经新甸子、高力帽子，直扑桶子沟、会发恒的冯占海防地，遭到冯部猛烈回击，击溃敌军一个旅，并俘获很多人马武器。南路敌军有多门师团小川联队和于琛澂伪军两个旅，乘火车进至珠河附近。在帽儿山担任破坏铁路任务的张炳苏部连长邓云章，事先被敌人收买，敌人一到他就率部投降，营长张炳苏未及提防，只身逃回，敌兵车顺利通过，逼向三区派出所，战势十分严重。

三月六日晚，于琛澂在珠河站给王之佑打电话说："立三（王之佑号），格民给你有亲笔信，现派张星桥、王家骏、郝锡九等人持函前去面谈，望兄当机立断，勿再迟疑。王之佑接过电话后，即告参谋长通知驻平安堡、兴隆镇的守军，即刻从珠河开来一辆军车，准其前来，勿予阻拦。张星桥等人到延寿后与王之佑密谈很长时间，谈话内容不知。翌日，王之佑身着便衣，率参谋处长任某、副官长董新三、秘书宋聘卿、省防第二团长宋方溪等人随张星桥前往珠河，由卫队营长刘化南护送到三区派出所。

临行前王之佑曾召见前方总指挥部官佐和驻延寿城的部分团长，欺骗说："现在是大敌当前，一发千钧之际，各部队应团结一致，听参谋长指挥，坚守阵地……为了延寿军民免遭涂炭，我决定亲到哈市谈判，如果成功，可骗取一些东西补部队，待机再战，谈判失败，个人牺牲在所不惜，我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等语。王之佑离开当天，驻三区派出所的二十二旅团长陈德才投敌（被编为伪警备第九旅旅长），敞开延寿大门，伪军向平安堡、兴隆镇进发。前方部队请示参谋长任中人，他回答说："为了王总指挥安全，我们不要与敌冲突，各部可撤至公路两侧"。敌军顺利通过我军防地，向延寿城进发。

三月八日晚，敌进驻离延寿城十余里的烧锅店子，我忙向参谋长任中人请示如何应敌，任说："赵旅长已渡过蚂蜒河向新开道撤退，你们团长宋方溪随王总指挥赴哈，着你代理团长，快带二团出城找赵旅长听候命令。"我问："参谋长，你走不走？"他说："你赶紧走吧，不要管我了。"我连忙集合队伍，星夜从延寿南门拉出。当时的一营营长张新九，三营营长刘占斌（刘出城后，又带一部分人回城投敌）。经一夜行军，三月九日早到达新开道，我到派出所赵旅旅部，见那里乱七八糟。我问了几个人，都说不知道赵旅长哪去了，最后见到一个少校副官，他气呼呼地说："这时候你还找什么旅长，他已经换便衣逃走了！要干你就自己干吧！"

敌军占领延寿后，稍加整顿即向方正进发，驻守方正一线的冯占海、邢占清部并不知道延寿的变局。三月十四日拂晓，敌军向蚂蜒河的李豁牙子店进攻，遭到二十六旅顽强抵抗，冯占海乘势率宫长海、姚秉乾二旅，快速迂回敌后夹击，敌伪伤亡惨重，生俘伪军团长以下官兵五百多人，残敌向延寿退去。这时传来王之佑叛变，被敌委为第八军管区司令官的消息，前敌指挥部瓦解，各部

陆续向依兰集结。敌军出动二十余架飞机轰炸方正，冯占海、邢占清部力抵不支，弃城撤往下江的土龙山、太平镇、悦来镇一带。

七、义 军 蜂 起

吉林省大部地区沦陷后，日本侵略者在沦陷区烧杀奸淫，无恶不作，激起各阶层民众的强烈仇恨，形形色色的义勇军风起云涌，同侵略者血战。当时，吉林境内主要的抗日武装除上述部队外还有以下几支：

王德林的救国军。王德林原名王林，山东人，原为“胡匪”，后经收编任二十七旅某团营长。当延吉镇守使兼二十七旅旅长吉兴附逆时，王坚决反对，拉出队伍树起东北抗日救国军的旗帜⑥，受到广大民众的拥护。宁安保卫总队长孔宪荣、二十一旅炮手营长吴义成⑦、五常县游巡马队队长李先民、小山子保卫团团长赵兰武等，多则二、三千人，少则千余人，都投到王德林麾下。各地的红枪会、大刀会也愿随他抗日，纷纷加入他的队伍。此外，王德林还在延吉、宁安、海林、和龙、汪清等地招兵买马，补充队伍，曾发展到二、三万人，扩编成六个旅，在延吉、宁安一带山区开展抗日活动，破坏铁路，袭击伪军，迫使敌人一度不敢出城活动。后来，王德林接受了李杜的指挥。

陈子鄂。陈报号“两双胜”，山东唐邑人，据说当过义和团首领，杀死过东昌府神甫，后来逃到关外为匪，势力很大。清末民初的二十多年中，盘踞在苇河以东的大锅盔、荞麦棱子、楼山、城墙砬子等林区，张作霖时代曾派阚朝玺进山征剿，也没把他剿平。“九一八”事变后，他毅然改邪归正，揭旗抗日，曾发展到一万余人，在苇河、珠河一带活动，给敌人威胁很大。

樊山璞。河北大名人，在关里参加过红枪会，后闯关东到延寿二荒山一带垦荒种地。延寿沦陷后，他不堪日伪欺凌，把当地的直鲁青年组织起来，联合大刀会、红枪会、联庄会等，聚起三、四千人，开展抗日活动，一九三二月四月，曾攻占兴隆镇，歼灭伪军杨炳藻旅一个团。

张师付（名失记）。河北沧县人，小炉匠，居住延寿以北山区，除种地外还走街串乡锔锅锔碗，因此对延寿、宾县一带村庄很熟悉。哈尔滨沦陷后，他在延寿、宾县交界的山区组织农民抗日，同时收容散兵游勇，成立起红枪会，不数日聚集数千人，当樊山璞攻占兴隆镇以后，他率红枪会攻下了延寿城，歼灭伪军一个团，捣毁了伪组织，从此声势大振。后来，樊山璞和各地红枪会来投，公推张为延寿、珠河、方正等县红枪会总会长，俗称张老师。这些地区变成了红枪会的天下，县长以下的行政长官都由他来委任。

常万祥，绰号常罗锅，珠河县常家油坊地主。在兵荒马乱中，常受不了敌伪的骚扰，为了保护自己的田产，拉起大排，联合附近村庄的联庄会共同抗日，不到半年就发展到五千余人，自称抗日义勇军总司令。曾打过一面坡、珠河等地日伪据点。常为了争权夺利，与张师付不断发生磨擦，日伪便利用他们的矛盾，从中挑拨离间，对常进行收买。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常万祥投降敌人，被委为哈东宾县、延寿、方正、珠河、苇河五县“剿匪”司令。在日伪的唆使下，常对张师付领导的红枪会不断进行征剿，最后，延寿地区的红枪会都被他所镇压。

孙朝阳，原名孙兴周，热河朝阳人。曾任黑龙江骑兵第二旅营长。日寇占领吉、黑两省以后，孙拉起抗日大旗，在松花江沿岸巴彦、宾县一带进行抗日斗争，曾拥众七、八千人，自任抗日

义勇军司令。孙手下有两员战将，一个是旅长龙耀庭（绰号老三旅），二是旅长王占魁（绰号青龙）。他二人都是能征善战的猛将，不论遇上什么敌人，都身先士卒，冲锋陷阵，不仅伪军害怕，连小股日军也是闻风而逃。孙的队伍纪律很严，不许骚扰百姓。所部粮饷都由当地县区征集，不得直接向百姓索要，因而很受当地人民的支持和拥护。

除上述各支队伍外，还有五常县的高青山、拉林地区的于省三、苇河县的郭怀堂、方正县的钟三省、珠河县的赵尚志等人，后来有的被自卫军和救国军收编。

八、反攻哈尔滨

李杜退到依兰后，连续召开多次会议，研讨哈尔滨保卫战失败的原因和目前的迫切任务。他曾屡次在会上说："内无粮饷，外无援兵，将无决心，兵无斗志，没有不失败的道理；为了争取抗日斗争的胜利，必须积极整顿部队，筹集粮饷，动员后方民众，支援前方作战，齐心合力共赴国难。"在下江十三县绅商会议上，他反复阐述坚持抗日，反对投降，军民团结抗日的重大意义。

李杜为了表明抗日的决心，率先把他的私有财产，如银行存款和面粉公司等统统捐献出来，当地绅商、地主老财也都踊跃捐款捐粮，城乡青年积极报名参加抗日，大刀会、红枪会、土匪也出来要求改编。惯匪曹振铎(字大方)、刘万奎(刘快腿)、郭怀堂、王德林等人均先后投奔李杜。

经过补充整顿，各部队战斗力恢复，士气高涨，下江各界军民都要求打回哈尔滨，收复失地的呼声很高。一九三二年四月中旬，李杜在依兰总部召开会议，出席者有丁超、邢占清、冯占海、杨耀钧、马载舟以及驻依兰附近的旅长多人。会议由李杜主持，

分析了敌我态势，认为敌人主力已开往黑龙江，哈市兵力空虚，驻守各地的伪军不堪一击，方正、延寿、珠河、五常、拉林等地早为大刀会、红枪会等民众武装控制，当地民众盼望抗日军早日归来。我抗日部队经过一番整顿，士气旺盛，迫切要求打回哈尔滨。基于上述分析，与会人员一致同意反攻哈市，收复失地，并决定分兵三路进击。

左路纵队总指挥为第一旅旅长马载舟，副总指挥为救国军总司令王德林，指挥所部及第二旅刘万奎部、独立旅郭怀堂部、抗日义勇军第七军陈子鄂等部。其中一、二旅从马桥河出发，扫荡铁岭河、海林、一面坡之敌，后向哈尔滨方向推进。王德林部继一、二旅之后沿哈绥路向西推进，配合战斗。

中路纵队总指挥杨耀钧，副总指挥邢占清，率二十三旅、第五旅李辅亭部（原二十八旅六八一团扩编）、第四旅李华堂部（原山林警备队扩编）、骑兵第六旅刘化南等部，从依兰地区出发，经大小罗勒密、方正、夹信镇、延寿、珠河等地，沿途收编蔡大黑、张师付、樊山璞等民众武装，扫除珠河之敌，后向哈推进。

右路纵队总指挥冯占海，指挥所属第一旅、赵维斌第二旅、宫长海第三旅、姚秉乾第四旅等部从依兰以西地区出发，经方正的涌河坝、会发恒、高力帽子等地，夺取宾县后向哈尔滨推进。

李杜、丁超坐镇依兰指挥。

各纵队于四月下旬先后出发。冯占海部昼夜兼程，途中曾遭受敌机和江防舰队袭击；到达高力帽子后冯集结部队讲话，布署进攻宾县的兵力时，因目标暴露，又遭敌机轰炸，伤亡二、三百人。五月初，冯部攻克宾县，歼敌两千余人，残敌逃回哈市。冯部声势大振，于五月十日逼近蜚克图、永增源、三棵树一带，待中路大军一到，合力进攻哈市。

杨耀钧、邢占清率领的中路大军按预定路线前进，沿途受到红枪会、大刀会和老百姓的热烈欢迎，不数日就到达珠河以北地区。当时珠河县城驻有伪军第二旅的一个团及地方部队，车站驻有日军守备队一个大队，并配有铁甲列车，筑有坚固工事。

我军作战部署是：李辅亭部外二十六旅两个团为主攻部队，攻克县城后向车站进逼，歼灭这处的敌人。李华堂部攻击于姑娘车站之敌，炸毁蚂蜒河铁桥，阻击一面坡敌人增援。刘化南部攻占蜜蜂车站，破坏铁路，切断敌人后路，后向帽儿山推进，阻击哈市方面援敌。

四月二十九日拂晓，主力部队开始攻城，激战半日突入城内，歼灭伪军大半，残敌缩进城西南何公馆院内。该院围墙坚固，四角筑有炮台，我军连攻不果，便留一部包围残敌，主力向车站进攻。车站日军顽抗，我军几次冲锋都被敌人强大火力压回，双方伤亡惨重，形成对峙局面，我军就地构筑工事，包围监视敌人。

这时，李华堂部已歼灭于姑娘车站之敌，炸毁了蚂蜒河铁桥，除一部监视一面坡方向之敌外，主力增援珠河车站。刘化南占领了蜜蜂、乌吉密车站，主力向帽儿山推进。

何公馆、珠河车站屡攻不下，杨耀钧召集主攻部队各指挥官会议，决定集中各部炮兵猛攻。在大刀会、红枪会的积极配合下，终于拿下两个据点，全歼守敌。五月七日收复珠河县城，九日战斗全部结束。此役残灭日军二百余名、伪军一千多名，俘伪军五百多人；我军伤亡近两千人，尤其是红枪会、大刀会伤亡非常惨重。

与此同时，左路纵队王德林部的赵圣武旅围住一面坡，李先民旅占领了横道河子，陈子鄂部占领了亚布力，敌人处处挨打，铁路节节切断，把沿路敌军孤立起来。左路纵队到达铁岭河后，

马载舟令第二旅刘万奎部消灭铁岭河之敌。刘因马只给第一旅补充弹药，不给第二旅，心怀不满，认为马是借刀杀人，排斥异己，把部队集结在马桥河，以缺乏武器弹药为由，迟迟不前。马见刘不服从命令，当面将刘训斥，刘怀恨在心，借在马桥河开会之机，将马活活勒死⑧。总指挥一死，指挥部瓦解，部队陷入分崩离析状态。

三路大军同时出征，依兰仅留自卫军和护路军总司部及部分留守人员、病伤号、家属，兵力空虚。这一情况被敌人侦知，日军广濑师团的清水旅团⑨，在江防舰队掩护下，乘船顺松花江而下，出其不意，于五月十七日突入依兰。幸亏在依兰以西三块石附近，日军遭到我小股自卫军奋力抵抗，依兰总司部才得安全转移。依兰失守，部队储存的所有被服、粮秣、武器弹药和修械所等全部落入敌手。日军又乘势侵入佳木斯、桦川、富锦、同江等下江各县，同时占领了方正、通河等地，截断了前方部队的归路。

李杜撤出依兰后，建议丁超撤往梨树镇，那里地处山区，南靠中东路，又是矿区，易于筹款，丁超别有企图，与李分道扬镳，率队转移到宝清。李杜便在梨树镇设立自卫军总司令部。

由于依兰失守，前方各部与后方失去联系，时值天气转暖，战士们还身着棉衣，无法换季，粮秣弹药也失去接济。杨耀钧、邢占清等人决定继续前进，待攻下哈尔滨，一切问题可迎刃而解。部队到达阿城、料甸子地区时，得知依兰失守，总司令部撤到梨树镇的确实消息。五月二十二日又获知马载舟被害身死的噩耗。这些突变，动摇了指挥员的决心，影响了各部队的士气。向李杜请示，李复电："敌占依兰，物资丢光，退驻梨镇，兵不满千，前方军事，请兄等权宜处理"。

杨、冯两军深入敌后，补给断绝，粮秣只好就地征集，伤号

就地医治，因此加重了民众的负担，部队军纪开始松驰、涣散，有的士兵到老百姓家翻箱倒柜，打骂群众，奸污妇女。日伪当局借机进行破坏宣传，造成当地民众同自卫军的冲突。六月十七日夜，料甸子附近的红枪会、大刀会同杨部发生冲突，延寿、珠河等随自卫军抗日的民众武装也参与当地红枪会行列，对自卫军进行内外夹攻。翌日天明，阿城伪军警备第九旅陈德才部乘机出动，在飞机掩护下攻击自卫军，双方激战两昼夜，我军伤亡很大，并被分割包围。时值雨季连绵，道路泥泞，双方相峙十来天，自卫军给养愈发困难，决定突围撤退。

七月三日，李辅亭率张福泰营首先突围，因计划事先败露，遭到伪军伏击，几乎全队被歼。李辅亭换便衣藏入老乡菜窖里，后只身逃出，张福泰率残部逃往夹信镇。

杨耀钧、邢占清率直属队两千余人，从大杨树村突围，经八里口、对面山、三道河子等地，渡过牡丹江，邢部驻勃利县，杨部驻八面通。

刘化南旅从王泉村突围，在小岭同李华堂部会合，经五常县的太阳宫庙、朝阳河等地，后由四道河子渡过牡丹江，刘部驻前后雕翎、黑山背、双台镇，李部进驻驼腰子金厂。

冯占海部于七月间乘青纱帐起经五常、榆树、农安、长岭、瞻榆等县南下，十月间进入热河，脱离了自卫军系统，尔后编为东北抗日义勇军第六军团。

九、丁超投敌，李杜撤往苏境

前方各残部撤回以后，形成以梨树镇为中心的抗日残局。部队经过一番整顿，把邢占清提升为自卫军副总司令，杨耀钧为自卫军总部的参谋长，还集中各部队的炮兵成立了炮兵总指挥部，

以杨炳森为炮兵总指挥。王孝之为二十六旅旅长，驻八面通；应占斌接任马载舟的第一旅，驻下城子；刘万奎的第二旅驻小绥芬河；二十四旅苏国部驻梨树镇；新编第五旅徐国光部驻勃利；骑兵第六旅刘化南部驻前后雕翎；李华堂部驻驼腰子金厂；保安第七旅谢文东部驻林口，虽然番号不少，但兵员不足，每旅多则不到二、三千人，少则仅千余人，武器弹药更是缺乏。

丁超撤到宝清后，从前方退回的原二十八旅一部分官兵也去了宝清，总计兵马二、三千人，在宝清独据一方，与李杜早已貌合神离。王德林部仍驻宁安以东地区，名义上归李杜指挥，但中间被敌人分割，鞭长莫及，指挥不灵，梨树镇各部队也是离心离德、互相埋怨。

李杜经过王之佑临阵投敌，赵毅便衣逃走，依兰陷入敌手，马载舟被害身死，冯占海转入关内，丁超分道扬镳等一系列刺激，感到孤军抗战前途渺茫，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各部队在原地整顿，等候时机，没有对敌人采取任何战斗行动。

一九三二年秋，敌军集中兵力解决了马占山、苏炳文以后，于当年冬季将兵力调到吉林，准备对李杜、王德林等部进行围剿。这时，哈绥路沿线除几个大站外，其余都在红枪会、大刀会手中，火车不能畅通，敌人便通过地方绅士同红枪会首脑们磋商，如果红枪会准许客车安全通过，不加阻拦破坏，日军就给补充粮饷、弹药和服装，并准许留驻原地维持秩序。当时正值数九隆冬，各地方武装正面临着无法克服的给养补充等困难，便同意敌方要求以换取补充，还以为占了便宜。结果，日军便秘密地把大批军队运往宁安、绥芬河、东宁等地，准备对李杜、王德林部施行大规模围剿。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下旬，敌人以三个师团对下江地区围剿。

一路从绥芬河出发，沿中苏边境线北进，向密山、虎林一带进去；另一路由延吉向东宁北进，在小绥芬河将刘万奎部包围，敌人以东宁保警总队司令名义诱降，刘万奎接受条件，投降了敌人[10]。

驻下城子的第一旅应占斌部在山顶站受到敌人攻击，该旅奋起应战，激战一昼夜，伤亡一、二百人，部队溃退下来，敌人继续追击并占领了八面通，威胁着梨树镇，李杜率总部人员向北转移。

敌军另一路从依兰向桦川、富锦、宝清前进，将丁超包围，以锦州省长头衔劝丁超投降，丁原本被迫抗日，抗日后与敌人始终未断联系，他见抗日大势已去，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于十一月下旬叛变投敌[11]。

李杜率部转移到勃利附近遭到敌人阻击，便向宝清方向转进，计划与丁超会合，中途得到丁降敌的消息，折路东奔密山，在密山又遭到敌人截击，一场激战后伤亡数百人。

十二月下旬，李杜、邢占清、杨耀钧率残部三千余人进入苏境[12]，随后进入苏境的还有杨炳森、徐国光、应占斌等人。

敌人解决了李杜之后，将部队转运到哈绥路以南地区，分路合围王德林部，一九三三年一月中旬，把王德林压缩到东宁西南地区，激战两日，王部被击溃，王德林率两千余人沿绥芬河南岸退入苏境，李先民、赵圣武、孔宪荣等部向西转移进入横道河子附近地区[13]。

敌人消灭了李、王等部，回过头来对铁路沿线的红枪会、大刀会下了手，迫令他们让出各站，有的拆散编入伪军，有的编为自卫团，还有的被缴械遣散，一些头领惨遭杀害。

十、自卫军、救国军余部的抗日斗争

李杜、王德林等将领撤入苏境后，自、救两军的余部散布在牡丹江两岸，形成各据一方、互不相顾的态势。其中有李先民、孔宪荣部活动在海林河、横道河子；赵圣武部活动在珠河以南小山子地区；陈子鄂盘踞苇河以南的龙爪沟；刘化南部活动在苇河四合川；钟三省部活动在延寿中和镇；郭怀堂部在苇河的二十四里；谢文东、李华堂在勃利县西的柳树河子；孙朝阳在宾县夹板站。上述各股总计人马二、三万人，力量较雄厚者有孙朝阳、刘化南、钟三省、谢文东等部，这些部队处于敌人分割之下，无统一指挥，能打就打，不能打就跑，到一九三四年相继瓦解。

一九三三年春，孙朝阳率队从松花江北的巴彦县境出发，在夹板站渡江，首先攻克宾县，并一度占领方正，攻克通河，纵横一时，声势大振，给日伪军以很大打击，成为敌人心腹之患。敌人曾调集二、三万日伪军包围这支队伍，孙部与敌周旋数日之久，同年八月进入桶子沟，被敌人三面包围，孙朝阳计划从桶子沟以北秘密渡江向木兰撤退，此计划被卫队长刘阁臣（匪号天恩）泄露给敌人，结果渡江时遭到敌人伏击，孙朝阳被俘，刘阁臣也被乱枪打死，所部大部被歼灭⑭。

日寇把孙朝阳押到长春，格外优待，百般利诱，以绥宁地区司令名义劝他投降，孙朝阳不为所动，严辞拒绝，敌人便于一九三四年四月将孙朝阳处死于长春。其头被装入木匣运到哈尔滨、宾县、延寿、方正、珠河、木兰等县示众。孙朝阳虽死，他的英勇抗敌、坚贞不屈的精神受到当地人民的称赞。

一九三四年五月下旬，刘化南部攻克了延寿县四关，俘伪保安团总侯治国以下二百余人，又一度攻下珠河的元宝镇，截击日

军车二十余辆，缴获军用品一部。当年秋，在四合川击溃伪军警备第七旅孙凤翔部。

此一年之中，钟三省部曾占据方正县周围村庄，方正之敌不敢出城活动，并截断敌人的松花江运输线，还攻打过五十四里、楼山等地敌伪据点。

谢文东、李华堂部于一九三四年夏攻占过勃利，袭击过依兰，占领过驼腰子金厂等地。

李先民部在横道河子一带屡袭哈绥铁路，给敌人运输造成很大威胁。

陈子鄂部围攻过苇河县城，一度占领了周家营子车站。

一九三四年九月，敌人调集六个师团，并有伪军配合，不下十余万人，对绥宁、哈东、通化等地实行大扫荡。在敌人疯狂镇压下，李先民部在苇河火矩街以西地区被敌包围，李先民有意投敌，被部下尹汇川打死，残部被敌缴械。

钟三省部在延寿中和镇东岗村被敌包围，突围中钟三省阵亡，部队溃散。

赵圣武在一面坡以南小山子地区受伪军常万祥诱骗，队伍缴械，赵圣武被敌枪杀于延寿。

陈子鄂部活动在苇河山区，敌人采取放火烧山的毒辣手段，将陈部逼迫到苇河北山，穿越铁路时遭到敌人围击，陈子鄂牺牲在周家营子车站的北山上，部队瓦解。

郭怀堂在敌人围剿时投降，被委为哈绥路亚布力至楼山段的护路司令，后也被敌人处死。

谢文东、李华堂部大多是当地人出身，人情地理熟悉，所以避开敌人包围，钻进老爷岭，大肚顶子密林之中。

刘化南部得到赵尚志有力协助，所以在敌人大扫荡中未受多

大损失，一九三四年九月，队伍从螯麻子沟翻过老爷岭进入牡丹江东岸。十月二十四日夜忽被日军田岛旅团和伪军姜鹏飞旅包围在前后雕翎，苦战一昼夜，力不能支，危急中部下团长曹殿卿（姜鹏飞同学）投敌倒戈，刘化南只好率残部拼命突围，渡江时又遭敌炮击，伤亡颇重，后进入原始森林，与赵尚志相遇，便将残队交胡俊峰率领，与赵尚志部合队，刘化南化装离开东北进关，至此，吉林自卫军、救国军的余部大多瓦解了，东北的抗日斗争由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军担负起来。

编者注

① 于琛澂实为原骑兵师长。
② 实为马宪章，字则周。
③ 一说苏德臣弃职进关。
④ 据日文资料记载，实为长谷部旅团。
⑤ 杨耀钧原为二十八旅参谋长，时为自卫军参谋长。
⑥ 全称为"中国国民救国军"。
⑦ 孔宪荣、吴义成为王德林老三营连长、宁安保卫总队长为刘万魁。
⑧ 马刘内讧说法不一，但此说时间不确。马则周之死发生在攻哈之后。
⑨ 据日文资料记载，为中村旅团。
⑩ 此说有误、在小绥芬河投敌者为接任二十一旅旅长的关庆禄，刘万奎后随自卫军入苏，一九三四年战死在新疆。
⑪ 丁超投敌是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初。
⑫ 李杜等人实为一九三三年一月撤。
⑬ 此说有误，孔宪荣实际同王德林一起进入苏境，后又一度返回东北抗日。
⑭ 孙朝阳之死，一说被特务诱骗，离队进关求援，途经哈市被捕牺牲。

（全国政协提供　王希亮整理）

我参加李杜自卫军前后

张士荣

九一八事变时，我正在密山县平阳镇打零工，结识镇小学一位教师，名叫顾明轩，他在年轻人里算是比较有见识的，组织我们二十来人成立一个抗日救国宣传队，从密山镇南下，一路上撒传单、贴标语、作讲演，宣传抗日救国，当我们来到梨树镇时，遭到警察所干预，勒令我们就地解散，我们这些没有经验、光有热血的年轻人经警察这么一吓唬，便乖乖解散回家了，我便决心当兵，拿起枪杆子去打日本。

一、投 抗 日 军

当时，原二十四旅旅长兼依兰镇守使李杜将军率领的吉林自卫军六六八团二营五连驻在勃利县的亚河，我就去亚河投军，走到哨卡碰上两名士兵，问我是干什么的，我说来投军的，他们又问我家住在什么地方，从哪来？我说家住宁安，从梨树镇来，他们一听我家住在宁安，便警惕起来，说："宁安的赵芷香不是投降了鬼子了吗？"说着，便开始搜身，从我兜里搜出一卷日本手纸，"看样子，你不是赵芷香派来的探子，就是日本鬼子派来的特务！"

我再三辩解，他们不相信，把我押到勃利县城的六六八团团部，经副团长徐道审问后，又把我送到依兰的司令部，马宪章审问一通说："你还是到别处去投军吧！"

我垂头丧气走出司令部，第二天，在街里闲逛，见一个军人

打着小黄旗在招兵，我便凑过去问："我想当兵，行吗？"

他上下打量我一眼说："行，跟我来吧。"

我跟他来到营部，被编入司令部直属炮兵连当上了预备炮手。

不久，日军飞机开始轰炸我军阵地，李杜司令命令我们山炮连跟机枪连组成防空队对付日机。赵德寿连长召集全连会议，让大家想办法，孙长红班长说，在地面筑起磨形土台子，把炮身架起来，就可以提高射击角度，大伙一听这办法可以，便动手修了两个土台子。第三天上午九点来钟，来了四架敌机轰炸，我们还击一阵，一架飞机也没打下来。我向孙班长建议，把原来平面形的土台子修成锥形，再在土台周围挖一道两米宽、半米深的沟，这样即可提高射击角度，又能灵活调动炮身，班长采纳了这个建议。过不两天，又来了九架敌机，我们用山炮还击，先后打落两架，马宪章到阵地视察时说："用山炮打飞机，这是一大创举呀！"又问，这招是谁想出来的，赵连长指着孙班长和我，马走到我跟前问："好面熟呀，在哪见过？"

"三个月前，你审问过我"。

他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是你呀，那回差点把你当成奸细，冤枉你啦……！"

第二天，连部召开大会，表彰了孙班长和我，并晋升孙班长为排长，我为班长。

一九三二年一月十日，自卫军攻进哈尔滨*，那天是星期日，敌人还在休息，我军臂带红袖章，分乘四十余辆汽车，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开进城里。二月四日，敌以多门师团为主力，在十四辆坦克、九架飞机掩护下，分三路猖狂反扑，这一天敌人连

* 应为一月下旬。——编者注

续发起三次冲锋，均被我击退，正在双方鏖战之时，张景惠的两千名警备队员突然倒戈围攻自卫军指挥部，李杜只好下令撤出哈埠，李杜率一部人马返回依兰，前敌总指挥王之佑带领一路人马奔珠河，我们炮兵连也跟随进驻珠河镇。

进驻珠河不久，王之佑奉命到宾州去同日军谈判，结果一去就没回来，他走后大约一个月，于大头（于琛澂）的三个警备旅和九个联队的日军在四辆装甲车的掩护下，从哈尔滨出发向东进犯，另有两个联队日军在两辆装甲车掩护下从一面坡出发，自东向西进攻。当时，驻珠河的有七七三团、六六八团、骑兵团、冯占海的一个团，还有一部分司令部的直属队，计一万余人。是役打了一天，击毙日伪军二百余人，我军七七三团伤亡较大，共伤亡一百三十余人，当天晚上，我军撤出珠河，返回依兰。

二、反攻哈尔滨和依兰失守

一九三二年四月初旬，自卫军兵分两路向哈尔滨进攻，一路由杨耀钧率领，目标攻取珠河，然后进军哈埠；另一路由冯占海指挥，从松花江南岸直取哈尔滨。当时我已提升为排长，率山炮排跟随杨指挥打珠河，该路有两个步兵加强团（六六八、七七一团），另外还有骑兵连、警卫连、山炮排、迫击炮排、重机枪排各一个。我们在土城附近选定一处渡江，先头部队找到两只大船和十几只小船，但用船摆渡目标集中，会造成很大伤亡，我提议成立一个抢渡小组，拽马尾巴渡江，杨指挥同意了，选出十二人，我是其中之一，每人一匹马，把机枪、掷弹筒驮在马背上，然后一手拽着马尾巴，一手扯着缰绳开始渡江，对岸有两个团伪军阻击，我军东岸部队以强大火力压住敌人，抢渡小组顺利渡到西岸，伪军惶惶撤退。

渡江成功，杨指挥亲自送来二十斤猪肉和十二斤药酒到营房慰劳我们。第二天攻打珠河，一役消灭日伪军一千余人，这次战斗是自卫军抗日以来歼敌最多的一次战斗。攻陷珠河后，我们继续北进，当进入苇河附近时，先头部队六六八团二营被红枪会包围，红枪会约有九千余人，绝大多数手持红缨枪和大刀，有枪的极少，来自延寿的黑龙宫一带，为首的名叫张罗锅子，尖兵营被包围时，赵连山营长要下令回击，被杨指挥制止，说红枪会是老百姓，不能打，经交涉，张罗锅子把缴去的枪支退还回来，但有一部分重武器他们留下了。

部队继续北去，突然接到李杜的电报，说依兰失守，令我部停止前进，迅速返回梨树镇。原来，日军趁依兰空虚，由广濑师团分乘六只炮舰，在伪江防舰队配合下顺江而下攻打依兰，依兰西侧的花公鸡炮兵阵地被摧毁，损失山炮四门，野炮六门，守军六六六团伤亡一千余人，五月十七日，依兰失守。

依兰失守，反攻哈尔滨的计划失败，李杜把自卫军各部一万余人分别集结在三个地方整训，一路军集结在梨树镇，由马宪章指挥；四路军集结在勃利县，由陈宗岱指挥；五路军集结在佳木斯，由李浦林指挥①。就在这个期间，一路总指挥马宪章被混成旅旅长刘万魁杀害，刘万魁外号"刘快腿"，原是宁安县保卫队队长，那时自卫军司令部新来一位姓国的参谋长②，后来才知道他是熙洽派来的奸细，为了谋害马宪章，挑拨马、刘之间的关系。为此，刘快腿对马宪章心怀歹意，在一面坡被日军挫败后，退回梨树镇无端吊打马宪章委任的一个税务官，马闻讯赶到现场，便被刘快腿的人逮捕监禁在德泰油坊，半夜时在屋里把他枪杀了。

---

① 应为李溥霖，下同。——编者注

② 曾任自卫军参谋长者，先后为杨耀钧、哈玉良，国姓者待考。——编者注

就在这时，李杜接到三道洞失守的急电，该地是自卫军防御日军北进的重要关卡，日军突破这道关卡后，分兵两路，一路向东宁进攻；一路向梨树镇进攻。李杜手足无措，这时那个姓国的参谋长早已溜掉，李杜只好依靠作战科张科长，把有关人员召集到梨树镇指挥部，我也被找去了，共四十来人，其中还有李杜的夫人关先生。

关先生是女子中学的毕业生，李杜的前妻已故，她是续弦，为人刚直爽快，她讨厌“夫人”、“太太”之类的称呼，因此人们称她关先生，她为了捐助自卫军建兵器修械所，卖掉自家的“依兰”号轮船和一付金镯子，颇有抗日爱国精神。

李杜当时五十多岁，中等个，长圆脸，皮肤白皙，留有三绺胡，说话文质彬彬，待人和气，平日里他的眼睛很有神彩，可今天却显得抑郁和呆滞。经张科长布署，部队向虎林撤退，途经黄泥河子和虎林青山河口时打了两小仗，双方均无多大伤亡。

一九三三年一月，敌人向密山、虎林进犯，李杜感到兵力难支，率三千官兵退入苏境，临走时曾让我和郑副官分头通知四路总指挥陈宗岱和五路总指挥李浦林，让他们率领部队撤入苏境，当我把这一旨意报告陈宗岱时，他说：“我们不走了，你也别走了，留在这儿一起打游击”。我便留了下来，在平射枪连当副连长，进入勃利县一带打起了游击。

一天晚上，我们在西托腰子山顶驻扎，前来追剿的日伪军在山上燃起一堆堆篝火，躺在旁边睡觉，夜深人静，我率一个班摸上去，咣咣一顿手榴弹，当场炸死五、六个。第二天，敌人向山上发起进攻，我们又转移到密山一带。当年五月初旬，我们在黑嘴子打了一仗，消灭敌人一个警备团和警备大队，活捉并处决了伪陶团长和李向山大队长。

八月间，我们攻打宝清县城，一举攻克，毙俘伪军三百来人，缴获不少枪支弹药和军需物资。

到了十月，陈宗岱考虑冬季给养无法解决，决定退入苏联。十月一日，我们离开宝清县城，途经密山县的哈达河子，来到平阳镇西南的金厂，这里紧靠苏境，陈总指挥便派人同苏联方面交涉，苏方最后表示同意，我们便离开国土，进入了苏境。

三、绕道苏联进入新疆

我们进入苏境后，一天，士兵们突然吵吵嚷嚷起来，原来，苏方用汽车把校级以上的军官都拉走了，说是要把他们拉到海参崴，然后经海路进入上海，留下的下层官兵都很气愤，埋怨当官的不该丢下我们，平日里口口声声说“有难同当，有福同享”，到时候他们却先走了。(后来，这些人又乘火车经西伯利亚去新疆，因为北海道海路被日军封锁)，大家选我当总代表，遇到问题由我同苏方交涉。

在边防站住了几天，我们乘火车到了伯力，一天，来一位白胡子、身材瘦矮的汉族人老头，报名叫王佩显，是远东司令部的副司令，又是华侨总会的副会长，他向我们介绍了一些苏联的情况，还告诉我们说，如果有黄金、大烟之类的东西可以卖给当地政府，不然，被搜查出来就要没收。我便和原二十四旅的齐副官把大家的黄金、大烟收集起来，随王佩显进城换成卢布，大家用这些钱买一些香烟、食品，进城洗个澡，然后由王佩显陪着乘火车西行。途中，王佩显介绍说，苏联十月革命时，夏伯阳支队攻打伯力，攻了三天没有攻下，王佩显组织一万四千多名华侨军队，陈宗岱也带两千余人来助战，使苏军攻克了伯力。王此行便是受苏远东军区委托，特意来报答陈宗岱出兵助战的旧恩。列

车到了多木斯克后，一天，中国驻苏大使邵力子先生在苏联有关官员陪同下来看我们，嘱咐我们要上下团结，搞好军事训练，多学一些本领，以便回国发挥作用。

一九三四年一月末的一天，苏方通知我们回国，营房顿时欢腾起来，我们打好行装，由多木斯克乘车到纳古斯车站下车，又步行九天，终于到了祖国的西北边城塔城。当我们踏入新疆塔城境内时，正赶上马仲英率万余人围攻迪化，另有马黑英率领一支人马来攻塔城*，进入塔城的义勇军立即发放了武装，登城守卫，马黑英自料不敌，悄悄撤兵。义勇军又奉命追击，我们一直追到乌苏，就在这时，陈宗岱率领一百三十多名校级以上军官进入乌苏，我们便在陈宗岱等人率领下去了迪化。

到迪化后，盛世才对义勇军队伍进行了彻底改编，年岁大的编入屯垦委员会从事开荒种地，陈宗岱被委为主任，其他的人有编入各部或教导团当兵，个别有文化、年纪又小的士兵送去学习，这样，吉林自卫军便结束了它的历史。

（佳木斯市政协提供、王希亮整理）

* 据考，马仲英属下无马黑英之人，当为尕黑鹰之误，时为三十六师副师长。
——编者注

回忆杨耀钧部自卫军抗战

李 砥 平

“九一八”事变时，我在丁超护路军司令部当传达，后跟随参谋长杨耀钧参加了吉林自卫军。一九三三年初兵败进入新疆、至今已经五十余年了。现将我所经历的这段历史简要回顾如下：

一、哈尔滨沦陷前的丁超和吉林自卫军组建

“九一八”事变日本侵略者占领沈阳以后，几乎没遇抵抗便占领了长春。长春沦陷后，哈尔滨风雨飘摇、形势岌岌可危，当时哈尔滨的实力派人物是丁超，他不仅任长绥铁路护路军总司令，又兼滨江镇守使和二十八旅旅长，负责哈尔滨及周围若干县的治安，而且各县都设有保安大队，每个大队六、七百人不等，集中起来总人数超过一个旅，也受丁超的管辖。吉林代理督军熙洽投敌后，哈尔滨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张景惠也相继附逆，两个人明来暗去拉拢丁超，劝他与日本人合作。丁超于是处于动摇不定的矛盾之中，投敌，怕落个汉奸的骂名；不投降，又没有挺起腰杆抗战的勇气，思前索后，他便派参谋长杨耀钧化装进关，去向少帅张学良请示对策。在此之前，司令部曾接到一份由北平转来的蒋介石密电，中心内容是命令东北军队一律不准抵抗日军的进攻，其中有“听候交涉……至必要时缴械亦可”的字样，这封电报是我在传达室亲手收到的，立即交给参谋处的王译电员，由他译出交秘书登记，然后送交参谋长阅，最后呈丁超处批阅存档。丁超见

到这封电报，得知当时政府的不抵抗态度，但对张学良本人的态度尚不摸底，所以才派杨耀钧进关面请。不久，杨耀钧便从北平回来，此行不要说得到什么指示，就是连少帅的面也没有见到，这便使丁超更加左右为难起来。但是，在当时的下层官兵中抗日情绪是高涨的，特别是听到蒋介石下达不抵抗命令后，一些官兵义愤填膺、顿足捶胸，还有的痛哭流涕，大骂蒋介石是卖国贼，一致要求长官率同抗日，这对丁超也是一个压力。就在丁超左右为难的时候，继马占山将军奋起抗战之后，东北又出现第二位高举抗日大旗的爱国将领，他就是依兰镇守使兼二十四旅旅长李杜。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李杜旗帜鲜明，毫不含糊地表现出坚定的抗日立场，毅然率部以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动，于一九三二年元月间突然出现在哈尔滨道外和南岗。有一天上午，我正在门房值班，大门外来了二、三十名武装军人，为首的军官二十五、六岁，很有礼貌地走进传达室，要求面见杨参谋长，他便是李杜将军的先行使者李溥霖。我立即进去报告，把李引进丁超的办公室，由杨耀钧接见了这些人，经过商议，李杜就住在丁超的司令部内，丁超也经常前来陪同李杜共商抗日大计。

由于李杜进军哈尔滨，争取了犹豫徘徊的丁超，他这才表示坚决抗战，接着，驻哈尔滨的二十六旅、驻哈长沿线的二十五旅，以及冯占海的卫队团都集结在哈埠一带，响应李杜的号召，参加哈尔滨的抗战，吉林自卫军便是在这种形势下诞生的。

二、哈尔滨保卫战

中原大战时，张学良率二十万大军进关，留在东北的二十万地方部队分散驻扎各地，事变时黑龙江、吉林的督军均不在任上，东北三省的军队无人统一指挥和调度，爱国官兵们完全是自

发组织起来投身抗战。一九三二年一月间，日军开始从长春向哈尔滨进犯，李杜、丁超联名发出抗敌的命令，并在上号以南地区布置迎敌。日军使用了陆空机械化部队联合作战，以坦克、装甲车为前导，以猛烈的火力射击，地面重炮兵也同时轰击，又有飞机轮番在自卫军阵地上轰炸、扫射，战斗一开始便十分激烈。而我军以步枪为主，配合数量不多的机枪，炮兵也只有三个迫击炮连，火力与敌人相比悬殊甚大，而且，我军的防地大多是平川，刚进入战区时曾试图构阵地，但是天寒地冻，根本无法挖掘，有人又想出用麦杆拢火烧化冻层的办法来挖战壕，结果也没有奏效。尽管如此，战士们仍然坚持战斗，不屈不挠，用简单的武器抵御敌人的坦克、装甲车、大炮和飞机，给敌人以相当沉重的打击，自卫军各部也都伤亡惨重。后方各界民众坚决站在抗日的立场，出钱、出力、筹措供给，各种各样的慰问品也是堆积如山，显示了哈尔滨各界人民反侵略斗争的坚定立场。更使人感动的是，许多青年学生离开学校、家门投身到神圣的保土斗争，有人还冒着危险跑到前线，要求参加战斗。抗日军民在哈尔滨坚持战斗数日，弹药消耗极大，哈尔滨的弹药库存已经供不应求，而全省最大的弹药库设在省城，已被日军掠夺，李杜只好下令从依兰向哈尔滨运送弹药，结果是远水解不了近渴，李、丁二司令鉴于我军伤亡过大，弹药补充困难，下令各部撤出战斗，向东山区转移。

前线各部奉命相继撤退下来，而两个司令部因为要指挥部队东撤，所以晚撤了一步，日军机械化部队已逼到三棵树、极乐寺一带，阻住了设在南岗的李、丁司令部东撤之路，所以李、丁二司令只好率领司令部人员向道外转移，然后越过冰封的松花江面，进入呼兰境内，当日晚乘小火车进入呼兰县城。马占山将军所部在呼兰城接待了我们，并且给安排了住处，这一天正是旧历

大年三十。当地老百姓热情为我们送来饺子，我们便在这里度过了除夕之夜。呼兰城这时被马占山将军的部队占领，他的士兵都臂缠白袖章，上面写着“黑龙江抗日义勇军”，县城街道还算平静，因为隔江就是敌人，所以城里的居民在春节也没有放鞭炮。我们在这里住了两天，没有见到马占山将军，李、丁二司令决定返回松花江南岸，指挥部队在哈东阻击敌人。于是，两个司令部人员沿江北岸东行进入江北的巴彦县，准备从这里渡江。到了巴彦后，司令部设在县城的官银号，得知各部队已撤至宾县桶子沟一带，李、丁二司令便在官银号招集主要将领开会，商议应敌大计，决定在桶子沟一带阻敌。

日军侵占哈尔滨以后，侦知自卫军司令部撤往江北巴彦，便遣派汉奸前来打探李、丁二司令住所，不久，三、四架日机飞到巴彦上空，目标集中官银号狂轰乱炸，两个司令部遭受一些损失，二名参谋、一名军需官以下二十多人死伤。第二天，日机又来轰炸，司令部只有一个百余人的卫队连，没有重武装，只能用步枪对空射击，结果卫队连又被炸死十几人，官银号附近的民众死伤六、七十人，许多房屋变成一片瓦砾，财产损失无计。鉴于敌机的肆虐，自卫军总部决定撤出巴彦，于是夜间越过松花江，进入江南的方正县境，总部便设在方正城里。

三、哈 东 作 战

自卫军总部撤进方正后，日军兵分二路东侵，一路向宾县、桶子沟进军，一路沿哈绥路向延寿、黑龙宫进军。气势汹汹，情况紧急，李杜急忙会同丁超赴延寿的黑龙宫组织部队在这里坚守，方正总部由参谋长杨耀钧主持日常事务。日本侵略者在出动重兵东侵的同时，还唆使汉奸张景惠派出奸细潜入自卫军内部从

事诱降活动。不久一名汉奸（名字忘记了）潜入方正县，没待活动便被我军捕获，由杨耀钧参谋长亲自审问了这个汉奸，据供认，此人是奉张景惠之命来劝说丁超投降，条件是保护丁超在哈的眷属、家产的安全，保证护路军总司令的职务不变，保证他的军队仍归他指挥和调动。这个汉奸还供认，巴彦总部被日机轰炸，便是他向日军提供的情报。汉奸的丑恶嘴脸激起了总部上下人员的愤慨，正月十五这天，杨耀钧下令处决这个十恶不赦的汉奸，由总部副官姜鸿宾率两名卫兵将这家伙塞进冰窟窿里，广大民众听说后，无不拍手称快。

日军诱降的阴谋破产，加紧了对哈东的攻势，李、丁二司令从黑龙宫返回方正，将正面防御战场设在桶子沟，由杨耀钧为总指挥，率三个旅的兵力，再配以一部分地方武装部队，共两万余人，利用桶子沟的地势拉开战场。黑龙宫战场仍由李杜亲自指挥。

由于哈东地形复杂、山势连绵，日军进兵比较谨慎，虽然他们采取陆空配合的战术，以优势的火力进击，但自卫军采取隐蔽作战的方式，利用山形地势开展阻击，所以牢牢守卫着自卫军的阵地，日军只是打打退退，退退再打，就这样双方相峙了一个来月，他们仍然没有拿下桶子沟。

转眼到了四月，冰雪消融，松花江就要开航，倘若敌人出动兵舰，将对自卫军是严重威胁，鉴于天气的变化，自卫军总部决定，把部队分成三路，右路沿松花江南岸布署防线，总指挥李溥霖，作战区域从哈尔滨至依兰沿线。* 中路军担负方正以西至宾县一带，以杨耀钧为总指挥，率领自卫军的主力，因为这一路接近敌

* 李溥霖后升任自卫军第五路总指挥，任右路总指挥之说仅供参考。其人入新疆后一度追随盛世才。——编者注

防，首当其冲，是关键的一路。左路军担负哈绥沿线，这一带为铁路沿线，敌人运兵比较方便，但此地区山高壑深，有利于我军作战，以马则舟为总指挥。

三路大军分派以后，各路总指挥分赴指定担区，调整、调度部队，研究御敌方案。左路军是以二十四旅一个团为基干，扩编成一个旅由马则舟自兼旅长，加上原二十一旅，拥有一万余人的主力部队，其余便是各县地方武装部队改编的旅。中路由杨耀钧率领第十八旅、二十五旅，并改编了哈东数县的地方武装，人数最多时达四万多人，是自卫军的主力。右路总指挥李溥霖是以二十四旅一个团为主力，再补充地方武装，这一路兵力较少，主要是保卫依兰后方根据地。

针对敌人的两路来袭，杨耀钧指挥各部在桶子沟与敌周旋，而延寿方面由李杜亲自指挥抵抗。自卫军各部在哈东坚持作战一个月之久，弹药、兵源都出现紧张，李杜于是返回依兰，组织整训下江各县的保卫团、山林游击队等地方武装，筹措弹药物资、准备支援前线的抗战，临行前指示杨耀钧，如果桶子沟难以守住，就全军撤退到方正县境。

中路军在桶子沟浴血抵御月余，实难继续坚持，总指挥杨耀钧便率部拐个弯进入延寿，牵制敌军不能长躯直入方正，沿途又收编了一些民众武装，期间没有进行大的接触，主要和敌人兜圈子，瞅准机会咬他一口，所以敌人对中路军最搔头，疲于奔命却又奈何不得。这期间我们曾进入阿城、双城等地，发展了队伍，补充了一些枪马，因为当时东北民间私藏枪的很多，我军进入一个地区后，许多民众便自带枪马投身抗日军，部队的换季服装也是在民众的支持和帮助下得以解决，直到夏季自卫军撤离，哈东大片区域军民抗日情绪十分高涨。

四、左路军的危机

进入五月，李杜鉴于前方吃紧，弹药、粮秣补充困难，下令设在方正的总部撤回依兰，时在方正的丁超态度愈趋消极，也愿意离开方正，所以总司令部人员便随之撤回依兰。这时松花江已经开航，日军便把进攻的突破口选择在自卫军右路，出动大批装甲炮艇，在飞机掩护下气势汹汹沿水路进击。右路总指挥李溥霖率队在方正沿江地区布防，因该地地势平坦，无险可据，右路军又缺乏重炮，只能用步枪阻击敌人船队，收效不大，便撤至大罗勒密山区，与敌人周旋。这时的左路军设指挥部于马桥河，由马则舟调度原驻守宁安、绥芬河、牡丹江一带的二十一旅，集结在哈绥铁路线上，同时收编一些地方武装协同驻防。宁安县有一支地方武装，头领刘快腿原是土匪出身，改编时刘快腿提出要编成一个旅，而马则舟答应编成一个团，所以队伍拉出来后，发生了争执，马则舟态度有些傲慢，一次他来到刘的驻地，由于出言不恭被刘快腿打死，这就使左路军陷入混乱，李杜闻讯不得不亲自处理这件事、这时已是一九三二年的九月间了。

右路军自撤到大小罗勒密地区后，仍未能阻止日军的水路进攻，李杜不得已下令撤出依兰，向勃利县转移，李溥霖部也随之撤到勃利，李杜便委张广喜为行军司令，率总部机关和一部分武装开赴密山，在那里组织一个后方司令部，任务是组织、改编密山、虎林、饶河三县的地方武装，作为后方预备队，紧急时调出来参加作战，并在三县筹集粮草物资，以备战时之需。李杜则率右路军一部进入梨树镇。到了九月，马则舟被杀，对李杜是一个打击。他感到自己周围的力量薄弱，便把杨耀钧的中路军调到密山一带。杨耀钧从前线回来，立即去密山见李杜，因为杨耀钧曾

任护路军的参谋长，对哈绥路沿线驻军很熟悉，李便委托杨耀钧去处理左路军危机，由十八旅孙旅长代理中路总指挥。

杨耀钧没有怠慢，率领我及其他随员一行四人乘汽车先到梨树镇，了解一下前方的情况，然后决定先找刘快腿谈话。此时，刘快腿部队驻在马桥河以北，我们把手枪等武器都放在梨树镇、并征得刘快腿同意空手前去同刘快腿会晤。刘这个人比较粗野，但他知道杨耀钧是中路的总指挥，在哈绥线上很有威信，在哈东战场也打得漂亮，所以对杨耀钧还是很尊重的，杨向他讲了团结抗日的意义，并传达了李杜将军不追究他的过失的指示，还一再向他讲明，既使马则舟态度不对，但无论如何也不该打内战。经过一番说服，刘快腿接受了意见，表示不再闹独立，愿意团结抗日，接受新委派的左路军总指挥的指挥。刘快腿的问题顺利得到解决，我们又去马桥河，巡视了左路军布防情况，然后乘车去绥芬河，这里是二十一旅的旅部，同时又是左路军总指挥部，旅长关庆禄就住在这里。杨耀钧同关旅长见了面，告诉他刘快腿已表示愿意接受领导，把枪口对准日本强盗，同时又共同商量了如何收拾混乱局面，抵御日军入侵等一系列问题。我们在绥芬河呆了三天，把左路军稳定下来，以后就由关旅长负起左路军的责任。从绥芬河出来又返回马桥河，再一次见到刘快腿，希望他与关旅长团结一致抗敌，并转达与关旅长商定的意见，即把刘编成一个旅，委任刘为旅长，刘快腿很高兴，表示愿意接受关总指挥领导。我们完成了使命，便循原路返回梨树镇。又去密山向李杜汇报处理情况，李杜这才似乎放下心来。

五、兵败入苏

左路军虽然稳定了，但时局越来越紧张，日军此时已经占领

一面坡、苇沙河，并长躯直入牡丹江，李杜决定亲赴梨树镇坐镇指挥左路军，并要求杨耀钧随同前去，我们几个随员也跟着去了梨树镇，这样一来一回，季节已经进入十二月了。到了梨树镇以后，杨耀钧协助李杜做了作战布置，将防线布于牡丹江以东。布置完毕，杨耀钧征得李杜同意，返回中线总指挥部指挥本部，这时，敌人便开始了大规模的冬季攻势。

我军在牡丹江铁路线上布置了主力抵抗，而敌人却采取避开正面的迂迴战术，组成汽车、装甲车、坦克快速部队，北行进入柳毛河，借冰封的河面偷渡成功，在飞机配合下直插密山县平阳镇我军后方。这里距中路军主力较远，密山也只有一个连守卫后方司令部，敌人渡过柳毛河时，我们四人随杨耀钧正从梨树镇回来进入平阳镇，立即给前方的二十六旅旅长打电话，他告诉说："敌人快到平阳镇了，你们要赶快撤离。"我们考虑如果返回密山，敌人的快速部队很快就会追来，所以决定沿中苏边境东行避开公路进入虎林县，再与中路军各部联系。夜里，我们一行三十多人沿边界线骑马东行，走了大半夜，遇见苏联边防巡逻兵，他们用俄语向我们问话，好在队伍里的人，许多人都懂得俄语，便和巡逻兵交谈起来，他们问我们到哪里去？我们说去虎林，他们说，日本军队已经占领了密山，你们要加小心。告别苏联巡逻兵后我们继续打马东行，天明时分走到兴凯湖，我们在龙王庙停下来歇息，一打听说日本人已经向虎林进军，我们进入虎林的计划便落空。第二天，从前线撤回二十六旅的一个连，据他们说李杜总司令已撤离梨树镇去向不明。第三天，我们和苏联边防军取得了联系，他们提供消息说李杜将军已经进入苏联国境。杨耀钧得知这个情况，提出两种方案，一是闯过日军封锁线进入密山西部山区找部队；二是入苏去找李杜总司令。最后大家决议采取第二方

案，我们便跟随杨耀钧从这里入苏。在此前后，先后进入苏境的左路军三、四千人；中路军被隔在密山以西，其后有五、六千人陆续绕过敌人封锁，进入苏境；右路军边走边打也于一九三三年六月前后入苏，总计一万六、七千人左右，包括黑龙江苏炳文部三千余人，合计两万余人先后绕道西伯利亚，回到新疆，在祖国的大西北落了户，轰轰烈烈的自卫军抗日活动失败了。

救国军抗战片断

肖茂荣

九一八事变后，我参加了“中国国民救国军”（以下简称救国军）并了解在救国军中工作过的胡泽民、李延禄、周保中、陈翰章和柴世荣的一些情况。现回忆如下：

当时的救国军，它的前身是旧东北军的“老三营”，“老三营”的前身是当时统治阶级说的“土匪”，王德林是“土匪头”，孔宪荣和吴义成是他的“绿林兄弟”。实际上王德林的部队最早时是一支以破产农民为主要成分的被旧统治阶级称之为“绿林”的武装队伍，主要活动在吉林省东部各县。因他杀富济贫，在当地群众中有较高的威望。后来被东北军以原人一个不动为条件收编为三旅七团三营。因那时的番号常有变动，但第三营始终未变过，所以就被称“老三营”。驻地在延吉、敦化之间，营部先在铜佛寺，后在明月沟。下边的三个连，一个驻在哈尔巴岭，一个驻在铜佛寺，一个驻在插柳沟。

九一八事变后，延边地区的反日斗争非常激烈，到处都是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呼声和行动。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早在这一带做了工作，在这里发动群众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因此群众基础比较好。九一八事变前，在延吉、汪清、和龙、珲春等县，群众起来破坏铁路、桥梁，张贴标语，放火烧毁敌人的房屋等情况便时常发生，哪里受压迫最厉害，哪里的反抗就越激烈。如在龙井几乎天天有人上街游行示威，高喊“打倒日本帝国

主义”的口号。这里住有日本侨民，设有日本领事馆和日本人开的洋行（商店）。他们剥削和压迫中国人，所以那里的反抗斗争也最多。驻在该地区的东北军广大士兵也跟群众一样，对日本侵略者恨之入骨。所以，九一八事变后王德林他们便拉出去，走上了抗日的道路。

那是一九三一年十一月，日军吉会铁路测量队在伪军保护下，闯进了“老三营”防地。王德林当即义正严辞地警告日军必须马上回去。然而这伙日军根本不理采王德林部的警告，反而冲进“老三营”的军事禁地，企图占领山顶炮台。于是值班长史忠恒下令开枪，击毙日军两名，其余仓皇逃跑。事件发生之后，延吉镇守使吉兴为讨好日军，迫令“老三营”移防安图古洞河一带，还声称要提拔王德林为团长，令其开往榆树、五常一带。王德林知道这是吉兴伙同日本人搞的调虎离山计，决定借机起义。在敦化火车站上，士兵们也都认为这是敌人的诡计，所以，坚决不上火车，一致要求起义抗日。这时，王德林看时机已经成熟，在火车站上当即宣布举义抗日，然后率部队开赴延吉小城子，开始了救国军的组建工作。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初正式成立救国军。建立了总司令部，王德林为总司令，孔宪荣为副总司令。司令部有参谋长，下设秘书、副官、财务、军需等处。当时到队上来的一些知识分子都在秘书处，主要搞宣传工作。队伍主要活动在额穆、敦化、安图及镜泊湖流域宁安等地。当救国军队伍活动到宁安镜泊湖的时候，就是一九三一年底了。这时，日军开始追剿救国军，他们从敦化到官地、大山嘴子向东部到宁安镜泊湖一直追击救国军。于是救国军在镜泊湖墙缝这个地方设了埋伏。当日军几百人追来时，我军打了个漂亮的伏击战，打死了百八十日军，日本人用飞

机往回运尸体和伤兵。救国军的这一仗打出了名，远近皆知，群众到处传开了这次战斗的胜利事迹。因此，也有很多队伍和个人前来参加救国军抗日。

墙缝战斗之后，救国军部队分散进行活动。一九三二年春节时，又回到敦化，并打了敦化县城，这是第一次打敦化。这次打敦化进去之后把日本军压到县城北边的兵营里去了。我军在县衙召集大买卖、钱号和商会会长等筹措了一些钱饷。后来日军又反攻时，救国军撤出了县城。

后来，大约是一九三二年二、三月份，救国军又回到了敦化，三月份到了额穆县，我就是这时候参加救国军部队的。

当时救国军的前方总指挥部就设在额穆县，吴义成是前方总指挥部的总指挥；参谋长是胡泽民，他是辽宁省苏家屯一带的人，是个知识分子。他是共产党派到救国军来工作的，参加革命时间较早。当时他在第二团的书记处工作。后来，把我要到他身边去当警卫员了。胡泽民在工作上很能干，理论水平也高，经常给大家讲革命道理。

救国军在额穆打过一次仗，之后，约在四月份出发离开额穆县。这时，日本军有几百人，顺敦化北三站秋里沟下火车，奔额穆方向而来。两军相遇就打上了。这次战斗打死日军百八十人，救国军牺牲了一百多人。打完这次仗后，吴义成又率队回到额穆住了几天，记得旧历四月十八赶庙会那天我们又离开了额穆县。经官地、大山嘴子到了南湖头。在南湖头住几天，又到东京城住了一个时期，这就是五、六月份了。在东京城时，吴义成派胡泽民参谋长到东宁县城找总司令王德林汇报工作和请军饷，并派一个排的骑兵和我们同行，七月份到东宁县城。胡泽民向王德林、孔宪荣、李延禄（当时是救国军参谋长）谈了前方总指挥部的活动

情况，要了一些钱。以后，李延禄到磨刀石去了。我们是后离开东宁的，往绥芬河去，在半路上碰到了周保中。从周保中和胡泽民的谈话中我们知道了周保中是来救国军总部找王德林的。但在他们谈话之后，他没有直接去找王德林，而和我们一同到绥芬河，又转而到了磨刀石。在磨刀石，周保中、胡泽民、李延禄互相详细介绍了情况。从他们交换情况当中，我了解到周保中找王德林是要去救国军进行工作。眼下是想通过胡泽民、李延禄了解救国军的情况，以便确定如何进行工作。在这里住了两三天，我和胡泽民又回到了东京城前方总指挥部。

周保中要到救国军去，是为了加强我们党在救国军中的力量，争取救国军彻底抗日。他们首先做吴义成的统一战线工作。另外，在救国军的下层士兵中进行工作，在进步人士和士兵中发展党团员，建立党团组织，再通过他们团结救国军广大官兵进行抗日斗争。当时救国军里党员很多，有是党派进去的，有的是周保中、胡泽民他们发展的（一九三五年周保中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样一来就控制了救国军的方向。周保中对救国军的抗日起了重要的作用。一九三三年初，东北各路义勇军在日军进攻之下溃散了，丁超投降了日军，马占山、李杜、王德林、孔宪荣等退到苏联。吴义成听到这个消息以后，也要撤到苏联去。在周保中的说服下，他留下来继续坚持抗日，挽救了救国军的彻底溃散。以后周保中和吴义成重新整顿了救国军，把余下的部分队伍经珲春、汪清带到宁安镜泊湖南湖头房身沟一带去了。这时我当副官，戴克政是胡泽民的警卫员。我们到珲春，在汪清的林子里过的春节。后来才知道周保中同吴义成到了南湖头。于是我们也赶到南湖头，在南湖头房身沟呆了一个夏天，整顿了余下的队伍。后来又回到了安图大甸子。这期间，周保中一直在做吴义成

坚定抗日的工作。一次，救国军集中了一、二千人，加上大刀会等其他抗日部队联合攻克了安图县城，声威大振，很多队伍和群众来参加救国军，还有伪军也来投诚抗日。可是，当我们和周保中到桦甸县两江口、大蒲柴河活动时，吴义成把地方政权交给了那些投降的部队管理，结果这些人和汉奸相勾结，叛变了，安图又失守。周保中批评了吴义成。

救国军辽吉边区留守处成立后，周保中任主任。领导这个地区的救国军余部坚持抗日斗争。我们曾到敦化西边二十华里地的农村进行活动；又组织了攻打敦化县城的战斗，虽然没打进去，但把敌人的阵地拿下来了。在敌人反攻我们撤退时，又把敌人的炮楼破坏了。这次打完敦化县城我们又转移到南湖头房身沟一带。这时柴世荣来同我们联系。柴世荣原是救国军第四旅旅长，这时是救国军第四路军的司令。因他派人来联系，所以，我随同胡泽民和吴义成一起又到了汪清、宁安、东宁几县三角地带的中心地点汪清大甸子（柴世荣驻地）。从此我认识了柴世荣。柴世荣很能打仗，在汪清这一带很出名。

一九三三年秋，我们跟柴世荣、史忠恒和其他红枪会、大刀会等反日队伍一起到了东宁的老黑山，准备攻打东宁县城。经过侦察发现城里没有多少敌人，队伍就步步靠近县城，最后把县城三面包围。打进县城之后，第二天晚上就撤出去了，队伍回到老黑山。史忠恒在这次战斗中胸部受了伤。

在老黑山的时候，戴克政手枪走火打死了胡泽民。当时吴义成、胡泽民都住在老百姓家，胡泽民住的老百姓家有个小院墙，院内有一辆大车，院子的东边有一个小门。胡参谋长吃完晚饭到院墙外边去散步，戴克政和几个年轻战士在院里的大车旁摆弄手枪。正在这时胡参谋长从东边小门走了进来，戴克政看他走进来

一紧张枪走了火，从腹部打进去的，打坏了膀胱，伤势很重，尿不下尿来，第二天天亮前就死了。这件不幸的事，对救国军上下震动很大，胡参谋长在全军威信很高，官兵们都很伤心。吴义成知道后也很悲痛，要枪毙戴克政。孙副官说："死了一个首长，再枪毙一个警卫员，损失不更大了吗？这样对抗日不利，他也不是有意打的，是他不慎重造成的。"大家也这样认为。于是，吴义成叫人用鞭子打了戴克政一顿而后押起来了。这时陈翰章在吴义成那儿当秘书，胡泽民死之前再三跟陈翰章讲，让他告诉吴义成，不要杀戴克政，也不要过于责备他，他抗日坚决，是一位年轻的好同志，留下他会对抗日增加一份力量。最后把戴克政放出来了。戴克政非常悲痛地表示：决不能忘记胡参谋长对自己的关心、培养和教育，更不能辜负胡参谋长临终期望，一定要抗日到底，一定要战斗到革命胜利！胡泽民的遗体就埋在老黑山的东山上了。

胡泽民牺牲以后，队伍又回到汪清大甸子。到这年冬季，队伍人数就不多了，有些党员如王润成（马英）等都到东满的游击队去了。在敌人向我们进攻时，我们就撤到山里，住在贮藏东西的密营里。后来，吴义成派我带人出去到宁安找骑兵警卫连。找到警卫连后，我把司令部的地点告诉了他们。这时，柴世荣在宁安县东北岔一带活动，并派人找我，让我到他那里去，因此我没回吴义成那去。一九三四年春节前，我由于身体不好，回到家里治病去了。

（刘文新整理）

兴安屯垦军抗战始末

张 金 祥

九一八事变这天，我正在沈阳东大营步兵研究班学习。第二天拂晓，日军开始向东大营进攻，东大营值宿长官接到荣臻的不抵抗命令，下令不准还击。步兵研究班和讲武堂第十一期学员住在一个院，同学们看到从北大营退下来的第七旅官兵狼狈、沉沦之惨状，都十分气愤，有的学员便不听值宿队长的指示，砸开武器库取出枪支弹药，要同日本鬼子决一死战，以为这样一来定能得到第七旅的支援，不料该旅退到东山嘴子时已经溃不成军，并继续向东北方向撤去，东大营的学员孤掌难鸣，便同第七旅的官兵一起撤往东边道，我同步兵研究班的三名同学也随之到了东边道，住在一位同学家里。我们在这里住了一周左右，听到的消息越来越坏，不仅沈阳沦陷了，沈阳的一些军政要员相继投敌，而且东边道镇守使于藏山也接受了投降条件，第七旅继续向关里撤兵，我便决定返回原来部队——兴安屯垦军。于是，我化装去沈阳打听消息，有人说部队都撤往北平，我又急忙乘车去了天津，到旅长苑崇谷家打听情况，恰好我旅的一位副官来津接旅长太太，说马占山及我旅正在江桥抗战，让我速回部队。十月下旬，我从水路到大连，一路周折、历经盘问，好不容易到了长春，火车已经不通，便徒步跋涉，直到十一月下旬才到达拜泉，终于回到自己的部队。

我回到拜泉时，江桥战役已经打完，听说我旅直接参了战。

旅长苑崇谷是江桥和三间房一带的总指挥，在这里浴血奋战十几个昼夜，几乎全歼了日军滨本联队，高波骑兵队也死伤殆尽，后因敌人火力猛烈，援兵继至，不得已于十一月十八日撤出省城，十一月二十三日，旅部和第二团退至拜泉，第一团退至明水，第三团退至克山、克东，重整旗鼓，扩充兵员，抓紧整训，准备再次抗战。在江桥抗战的鼓舞下，附近县、镇的青年学生、工农群众纷纷前来投军，马占山指示凡学生均编入整编第一旅（原屯垦军）教导营，由我任教导营营长，东荒一带军民抗战的热情十分旺盛。

不料，日军在占领齐齐哈尔以后，采取了诱降攻势，在汉奸韩云阶、赵仲仁等的游说下，马占山竟然妥协，赴沈阳参加了“四巨头”会议，二月二十三日回齐齐哈尔就任伪省长，引起了全国人民、特别是满腔热情来投军的青年学生的极大愤慨。

我们旅长苑崇谷见马占山降敌，内心很矛盾，怕日本人报复“中村事件”。因为九一八事变前日本间谍中村来我防区侦探，被我旅第三团长关玉衡逮捕处决，所以他决定出走，临行时带一名俄语翻译，还令我护送他去哈尔滨，在东铁旅馆住了两宿，由苏联领事馆办理的出国手续，然后乘火车去绥芬河经苏联返北平。在我护送苑旅长的路上，他对我说，原想带我一同去苏联，把我送到苏联军校学习，但考虑到我和旅部参谋长孙其昌都是讲武堂八期的同学，两位团长刘甲山、李允声又是我在步兵研究班的同学，其他团附、营长也有多半是我的同学或学生，所以让我留下来团结他们，保存部队的实力。送走苑旅长后我便返回部队，马占山委炮兵团长朴大同接任旅长。朴大同接任后很反对马占山的投降之举，对我们说，国联调查团已经到锦州，将出面制止日军进兵，苏联也可能出兵助战，所以我们暂时随马占山投降，实则

保存实力，以待时机，准备再起抗战。我和当时的许多军官都对国联和苏联抱有幻想，现在想来实在幼稚可笑。

马占山投敌后日子也不好过，不仅遭到部下反对，国内外函电也纷纷谴责，所以，他在就任四十天伪省长之后决然再起抗日，于四月一日率卫队二百余人乘汽车出走，到拜泉后便与朴大同商议抗日事宜。四月七日，马占山在黑河发出通电，表明抗日立场。日伪当局得知马占山路过拜泉时与朴大同有密议，怕我旅倒戈，便派伪代省长赵仲仁、齐齐哈尔日本特务机关的下技少佐来拜泉“安抚”，表示要委朴大同以黑龙江省伪第三军管区司令官之职，但朴大同决心抗战，不为名利所动，以后，日伪方又几次请朴到省城开会，朴托词不去，日伪当局极不放心，便派下技少佐长期住在旅部进行监视，伪协和会也派出汉奸到拜泉一带活动，拉拢各界人士入会，宣传“中日共存共荣”、“日满亲善”等等，妄图缓和人民对日伪的仇恨情绪。

马占山到黑河不久即进入嫩江、讷河一带，又重新树起抗日旗帜，并秘密派员同我旅联系，朴大同即着人携我旅作战方案分头与马占山、苏炳文联系，决定于十月一日起事，三路兵马分从拜泉、讷河、扎兰屯进攻齐齐哈尔。九月下旬，朴大同召集团以上军官开了一个秘密会议，我当时任参谋处长兼教导营长，也出席了这个会议，会上宣布了三路兵马联合抗战的计划，研究了我旅作战方案，还决定由一团长刘甲三担任留守司令。同时决定派人去克山、泰安侦察敌情，派兵修复去泰安路段的桥梁，还派一名军官去同驻赖马沟（克山、拜泉之间的一个镇）的邓文部联系，请邓部于十月二日攻占克山，再破坏克山——泰安间的铁路。会后，各项工作分头进行，不久侦得克山驻有日军一个大队，外炮兵一个中队；泰安镇驻有日军一个中队，火车站有二十余名日本

兵警备，几乎每天都有一列车辆送军用物资或兵员。

九月三十日傍晚，我派教导营附聂登云带几名士兵把下技少佐和他带的翻译逮捕起来，押在教导营营部，当地民众得知我旅决心抗战，欢欣振奋，主动捐献许多物资，踊跃来投军者也不少，大刀会、红枪会等民众团体也前来请战，更感人的是有三位当年参加过义和团和白莲教的老人，慷慨激昂来到军中，决心要和日本侵略者拼一死活。

十月一日上午九时，我旅在拜泉召开了抗战动员誓师大会，到会者有军政各界及当地群众近万人，会上，朴大同旅长作了动员，宣誓要为国家收复失地，为民族争得生存，为东北同胞复仇雪恨，爱国士绅也在会上致词，表示要尽力支援抗战，会场群情振奋，口号声雷动。会议快结束时，朴旅长准备杀掉下技少佐及翻译来祭旗，可是一些士绅一再建议，希望部队凯旋之日再处决他们，实际上他们担心我们一旦失败，日军进城后实行报复，所以将下技少佐和翻译送到拜泉监狱寄押。

为了鼓舞士气，各团、营又分别进行了战斗动员，那三位义和团老战士向官兵们讲述了当年杀洋人的战斗经历，还提出上阵前拜佛吃符便可刀枪不入，我当时明知这是一种迷信做法，但为了振奋士气，也请一位老人在营房庭院内摆设香案，我率全营官兵虔诚地跪在香案前，由这位老人祈祷念咒，三拜之后每人吞下黄纸符。黄昏后，部队便开拔前去攻打泰安镇。

经过一夜急行军，第二天拂晓先头部队摸到泰安镇火车站，全歼日军警备兵二十余人，生俘日军中尉以下四人，接着，冲至驻泰安镇里的日军守备队门前，用迫击炮和机枪封住大门，发起猛烈攻势，日军疯狂挣扎，拼命突围，最后大部被歼灭，只有一小部分向克山方向逃去，我军胜利收复泰安。

十月二日拂晓，全旅向齐齐哈尔靠进，大约走了四十多里地，与日军一个骑兵联队遭遇，我军官兵杀敌心切、不怕牺牲拼死决战，日军也是来势凶猛，步步紧逼，且有敌机飞至大量投弹。在危急时候，我一线指挥官率先冲入敌阵，那三位老战士也率领红枪会员、青年学生冲入敌阵，与敌人展开了一场你死我活的肉搏战，直杀得血雨扑征衣，血花飞满面，敌人顿时乱了阵脚，我军预备队也向敌人左、右方迂回进攻，日军腹背受敌大部被歼，只剩下少数人带着战马狼狈逃入贝子府内（地主大院）继续顽抗。是役，我军也付出了重大牺牲，打扫战场时，但见遍地尸横，惨不忍睹，那三位义和团老战士也都英勇战死。

黄昏之前，我军整备兵马准备再打贝子府，日军一个师团从齐齐哈尔出动来援，同时敌人的克山守备队也赶到战场，我军前后受敌，战至入夜，因伤亡严重，又无援军，弹药补充也不济，便撤出战场向讷河方向退去。

由于马占山一度投敌，在第二次树起抗日大旗时，他的旧部旅长程志远、张文铸等人均未响应，反而死心踏地投敌，所以他的兵马除自己的骑兵第三旅外，其余都是地方保卫团、队和收编的各种武装，没有战斗力，结果一触即溃。

我旅于十月六日下午退到讷河，集合清点只剩下两个团兵力，伤亡约三分之一以上，又得知马占山在日军追击下率少数卫队撤往扎兰屯，日军乘势以一个师团的兵力来攻讷河，我军边抵抗边退却，于一九三二年底绕道克东返回拜泉。

留守司令刘甲三听说我旅迎战不利，便趁机与寄押在拜泉监狱的下技少佐秘密联系，还暗中把在泰安镇作战的一团一营（原刘的嫡系）调回拜泉，准备投降日军，此事被朴大同侦知，非常气愤，我旅返回拜泉的第二天，朴大同旅长借开会为名，调

刘甲三赴旅部途中将其杀掉。

刘甲三原是一团团长，苑崇谷未提旅长前曾任一团团长，刘甲三为团附，所以苑、刘二人关系很好。苑出走时拟委刘甲三接任旅长，可是，马占山因朴大同为炮兵团长，有实力，又是旧同事，便委朴大同为旅长，为此刘甲三很是不满，朴上任后二人便有磨擦。因此，部队在出发之前，朴大同特意召集参谋长冯其昌、副官长何文诩和我开了一个秘密会议，会上朴说，刘甲三这个人不可靠，想把他留在拜泉当留守司令，另委朴的旧部张希周接任一团团长，何文诩首先表示同意，大家也跟着赞同，最后决定由我找刘甲三谈话，因我与刘甲三是步兵研究班的同学，有话好说，如果朴旅长找他谈话势必崩了不可。刘甲三抽大烟，身体较弱，我先从关心他的身体谈起，后谈到留守一事，刘甲三虽然勉强同意，但对朴旅长已是心怀不满。而第一团又是刘的嫡系，对新团长有看法，这也许是刘甲三密谋投降和一团后来叛变的原因之一吧。

处决刘甲三以后，朴大同一面整顿队伍，一面派员同其他抗日部队联系，准备将部队开赴北安、龙镇一带进行整训，如作战不利可退往大兴安岭山区，继续抗战。

一九三三年二月上旬，我旅正准备出发之际，大批日伪军分从克山、海伦、安伦三面来围拜泉，守卫南门的原刘甲三第一团投敌，朴大同见大势已去，将部队交给第二团团长李允声指挥，率同夫人及冯其昌、何文诩等轻骑二十余人突围撤往对青山（朴大同老家）。一团投降后，日伪军从南门入城，我旅其他二团也相继降敌，被改编成黑龙江省伪第三军管区第七支队，后开赴望奎，编入伪军杨振凯旅。东北兴安屯垦军的抗日活动至此宣告失败。

回忆双城阻击战

王海山、刘　播、李福田

九一八事变时，驻吉林境内的东北军计有七个旅，但由于汉奸熙洽、孙其昌、于琛澂等人投敌，对各地驻军将领进行威胁利诱和拉拢，一些将领坠入他们的圈套，相继投敌叛国。

当时驻双城的部队为东北军第二十二旅，旅长苏德臣被日本人的气焰吓破了胆，独自逃跑了，由六六二团团长赵毅升任旅长，原旅部参谋长张春林接任六六二团团长。为日军打头阵的于琛澂伪军计有九千余人，他们为了消灭不肯投日的部队，纠集五个旅向哈尔滨推进，双城则是伪军进兵的必经之地，所以屡次派人劝说赵毅投降日军，后来又派赵毅的三弟（当时在吉林省军部工作）来做工作。有一天晚上赵旅长曾和刘播说起这件事，他说："处于眼下的形势，我不得不表面默许，同时我还提个条件，于军过双城不得动我双城一草一木，但我们绝对不能降，哪怕战死，也不当亡国奴，留下骂名……"

双城各界民众听说这件事，都为双城的命运担心，于是由双城商会和一些头面人物聚集起来开会，请赵毅参加，一则探听赵毅的口气，二来述说双城人民的期望，敦请他领兵抗日。会议是在双城阻击战爆发前两天召开的，地点在西大街老爷庙的商会，除赵毅参加外，双城县有名望的人物如于一斋、李品三、车玉堂、王丹霞等二十余人参加，会上，商民代表极言双城人民的抗日愿望，最后赵毅很严肃地表示说："我是军人，军人的天职就

是保卫国家疆土，保护人民不被敌人侵犯，请双城父老兄弟放心，我赵某愿同双城父老同甘共苦，同生死共存亡，至于如何抵抗日军入侵，乃军机大事不便细说……”参加会议的人们纷纷表示，赵旅长决心抗日，双城人民将全力支持，给养问题由我们商会组织供给。

当天晚上十二点钟左右，赵毅率部分从南、西、北门撤出县城，埋伏在城外二十余里的地方，准备抗击日军来犯。当时在双城县城北二道街有位姓金的朝鲜人，开吗啡馆，他常与一个西药房掌柜的往来，西药房掌柜的小老婆是个日本人，这个日本女人与侵华日军天野旅团的一个军官是同乡，姓金的朝鲜人在串门时提到赵毅的兵马已经撤走，于是，日本女人便把情报送到日军中。日军信以为真，便从长春向双城发兵，双城阻击战便是在这种情况下打响的。

一九三二年一月三十日，于琛澂伪军窜入哈尔滨，在极乐寺遭到丁超等部回击，于逆被击溃，于是命刘宝麟伪军向双城进逼，以此威胁赵毅所部。二十二旅计有三个团，六六二团（即赵毅原来率领的团）驻双城内，六六三团团长姓陈，驻三岔河，六六四团团长姓任，驻五家一带。

一月三十一日后半夜两点多钟，赵毅率六六二团在郎家烧锅（今新兴公社新华大队）、大小乔家窝堡将刘宝麟伪军包围，伪刘旅中一半是原张作舟部的降兵，被迫附逆，所以战斗至黎明，伪军纷纷投降，伪刘旅便被击溃，刘宝麟率一部分溃兵逃往五常。

中午时分，留守双城堡的部队派员开汽车来报信，说日军已经进来了，赵毅很气愤地问：“陈团没打吗？”因为在此之前赵毅曾命令陈团在三岔河扒铁路阻截日军，结果陈团没敢打，向太

平庄方向跑了，使日军一枪没放顺利通过直向双城堡开来。

二月一日晚五时左右，赵毅率部队急匆匆赶问双城车站北面的安西车站，令一营负责正面进攻，主攻双城站票房子；二营在左翼，主攻东道口日军，最后目标也是票房子；炮连设在万家窝堡，计有迫击炮六门，另从丁超处借来的野炮两门；三营为右翼，负责保护炮连，战斗打响后主攻西道口，截住日军退路。

晚八点左右，我军开始进攻，一、二营散开，李福田所在的机枪连在二营中间，一字排开向前摸索，因为当时雪很厚，走路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当摸到那家窝堡西南角时，被日军岗哨发现鸣了三枪，双方便开始接火。机枪连与二营猛冲到东道口，然后向票房子进攻，正面主攻的一营也一直冲到票房子跟前，当时的日军都已睡觉，一部分睡在票房子内，一部分睡在车站的北侧，听到枪声后日军混乱一团，我们乘势进到票房子，砸开窗户，把手榴弹投向室内，炸得日军血肉横飞，哇哇乱叫，并同残余日军展开白刃战，日军不支纷纷向西溃逃。赵毅旅长见一、二营得手，急令三营迅速占领西道口，阻住日军退路，王海山所在的第三营很快占领了西道口，以路基、轨道为掩护向日军射击，敌人惶惶西遁，我们一直追到二十二旅旅部附近（今煤建公司西侧），天已放亮，这才收兵。

日军闻天野旅团在双城遭到奇袭* 急忙从长春派出援军，早晨六时左右，日援军开到距双城车站十余里的西家车站，还有重炮、装甲车和六、七架飞机配合向车站推进。赵毅命三营坚决守住阵地，三个车厢的日军开进西道口，从车厢向外射击，三营官兵便在铁道两侧以步枪还击，并向车厢投掷手榴弹。日军火力很猛，天上有飞机，地上有重炮，三营顶不住敌人的凶猛火力，逐

* 据日文资料记载，实为长谷部旅团。——编者注

渐后撤，退至票房子北侧与一、二营合成一部。战士们面对强敌，个个眼睛都红了，冒死与敌人拼搏，王海山附近的苏翔营长不幸被炮弹炸伤，一位战士急忙上前背起苏营长往下撤，日军一排机枪子弹飞来，那位战士身子一晃倒了下去，苏营长爬起来又扔出一颗手榴弹，最后二人光荣殉难。赵毅听说苏营长和一些连长等军官相继阵亡，战士们也伤亡惨重，硬顶是顶不住了，于是下令撤退，我们且战且退，退到车站北面的韩兄弟坟附近又阻击一气，最后向太平庄方向撤退。日军不肯罢手，在后面尾追，还连连发炮轰击．当我军撤到太平庄南面时，一颗炮弹在赵毅旅长的附近炸响，把赵旅长掀下马背，幸而未伤皮肉。当天半夜，经过郎家烧锅退进哈尔滨的上号，双城于二月二日被日军占领。

日军占领双城后，对伤员采取残忍的报复手段，一律用刺刀捅死，连已经阵亡的官兵尸体也被他们剖腹、剜心、挖眼，以泄心头之忿，还不准百姓为其收尸，直至年关城内百姓才自动捐款，收集到一百零八名阵亡官兵，用棺木把忠骸收敛起来，葬在双城西门外的一块公墓，并树以木牌为志。如今，这些阵亡官兵的忠骸已移葬在东门外的烈士陵园，将世代为人民所铭记。

在双城阻击战进行之时，双城商会组织各大商号，如东大兴烧锅、永兴复、和顺长等买卖筹备给养，烙大饼送往前线。日军进城后得知这个情况，把商会会长车玉堂抓去，将双手用钉子钉在墙上，活活折磨死。

我军撤进哈尔滨后，布防在上号一带，旅部设在油坊院内，日军便开始向哈尔滨进犯，二十二旅的陈、任两个团打了一气就撤走了，只有张春林团与旅部的四个机枪连坚持作战，旅部被日军团团包围，敌人喊话让赵毅投降。赵毅登上梯子伏在大墙向外望，见敌人把油坊包围得水泄不通，下来后便召集四个机枪连的

骨干会议，赵毅很激动，他说："咱们是中国男儿，宁当中国鬼也不能投降，只有拚死冲出去才有一条活路"。赵毅说着说着，还给战士们跪下了，表示要和弟兄们同生死，共患难。刘璠和许多在场的战士都流下了眼泪，一起高喊："和鬼子拚了！"于是，赵毅旅长亲率机枪连往外冲，在外围的张春林团也赶来救援，经过一场血的撕杀，旅部冲出重围，向阿什河方向退去，日军紧追不舍，在阿什河张春林团长不幸中弹牺牲，等部队撤到延寿后所剩已经不多了。

（鞠守政、郑春学整理）

桶子沟战役

冯国霖

九一八事变后，我同宫长海在蛟河拉起一支抗日队伍，由我任独立营营长，先后在舒兰榆树大岭、闵家屯和阿城团山子等地与日伪军作战，部队军纪严明，颇有战斗力，深得人心。后经舒兰、五常、阿城等地进入哈尔滨，参加了李杜主持的军官誓师抗日大会，地址在哈工大，会上举我为督察队长，负责监督各路抗日队伍的军风纪。

不久，汉奸熙洽、张景惠勾结日军进犯哈尔滨，各抗日部队被迫撤出，哈尔滨沦陷，我独立营撤至方正县城十二里的潭香井子，宫长海、姚秉乾驻方正县城，冯占海驻罗勒密一带。一天，李杜召集冯占海、宫长海、姚秉乾还有我等抗日将领开会，会上，伪军旅长李文炳派人给冯占海送来一封信，威胁我军说，如果退出哈东六县（指宾县、延寿、方正、阿城、双城、一面坡一带），敌方则不再进逼。宫长海爱国热情高，一直主张积极抗日，且为人豪爽，敢做敢为，他部下团、营长如祖乃斌、于向臣、蔡永庆、杨寿山、葛方廷等人抗日热情也较高。当时我表示说，我这几百人说啥也不能退了，就是拚个干净也不枉当中国人一回，心里也痛快……正说着通讯员来报告，说前线已经交上火，我便立即骑马赶到前沿阵地。

来犯敌人为伪军李文炳的警备第二旅，于琛澂的伪骑兵也从延寿扑过来，他们在七架日机和日本长谷大佐部的炮兵部队为掩

护，从宾县向方正进发，步步为营，屯兵在宾方公路的两侧。当时我独立营计有四百余骑兵和一百多人的红枪会，正驻延寿和宾县两条公路的交叉点，予来犯之敌以沉重打击，击毙敌一名副团长，右翼之敌惶惶溃逃。这时，于琛澂的骑兵配合李文炳伪军来攻，我军以骑兵优势先发制人，迅速迂回到宾方公路的会发恒，红枪会及宫长海的一部步兵也随着前进，桶子沟战斗就这样打响了。

桶子沟是会发恒到高丽帽子之间的一段山谷，长约百余里。上午十点多钟，我部首先在潭香井子与伪军于大头骑兵接火，这是第一战役。我军士气高昂，很快击溃敌人，然后深入进逼会发恒，突如其来的包围了伪军李文炳的前锋部队——第三团。中午时分，我部兵临会发恒城下，警卫员张德厚和一连长王海洲爬到伪军团部的大院墙下，王连长踩着张德厚的肩膀登上墙头，端起手提机枪，举着手榴弹高声喊话，命令伪军立即投降。正在午休的伪军没料到抗日军来得如此神速，见周围已被抗日军围个水泄不通，只好开门投降，我军便占领了伪军团部，生擒伪军代团长孙喜尧以下所有官兵。孙喜尧和我是“老相识”，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〇年间，我在吉林监狱坐牢，孙喜尧便是这个监狱的科长，所以他见到我之后面色如土，生怕我老帐新帐一起算。但是，为了抗日的大业，我压住心中的怒火，对孙喜尧进行了工作，向他指明：抗日不分先后，爱国不分你我，只要放下武器，今后不为日本人效劳，愿留愿走听其自便。孙喜尧颇受感动，不仅命令全团放下了武器，还把李文炳伪军的情况讲述出来，并表示愿意为我军带路。

这时，日机前来侦察轰炸，根据孙喜尧提供的情报，我们在城外的一片坟地插上红旗，在城内洒上石灰圈，然后人马隐蔽起

来，日机果然把坟地当成目标，一顿轰炸而去。接着，我军连夜行军，由孙喜尧带路，连续歼灭了伪军第一、二两个团，接着神不知鬼不觉包围了伪军旅长李文炳的司令部——魏家大院。冯占海还派来一位炮兵连长携两门山炮、三发炮弹来援。拂晓时分，我军开始发起攻势，第一炮便落在伪军旅部门前，炸死了李文炳的小车司机，伪军立刻乱了营、蜂拥着向山后逃命。我军又发出第二炮，恰好落在逃跑的伪军队中，第三炮落在后山坡，伪军们死的死、伤的伤，一片混乱不可收拾，我军步、骑乘势发起冲锋，一涌冲进伪旅部大院，除了伪军旅长李文炳、一名军需官和一名团长外全部被俘，前后缴获敌人汽车三辆、迫击炮九门、马五十余匹，各种枪支几千只，伪军李文炳旅几乎被我全歼。

攻克魏家大院后，我军又集中兵力向高丽帽子日军炮队进攻。这时姚秉乾旅长在我营一日三捷的鼓舞下，命令所部李海洲一定拿下高丽帽子，李海洲率队在高丽帽子击毁日军几门炮、日军损失颇大，李海洲也阵亡六、七十人，后来双方各自退去。

整个桶子沟战役我营只伤亡十几人，以微小的代价赢得了大胜，狠挫了日伪的锐气，振奋了哈东一带的民众抗日热情，战役进行之中当地民众主动赶着花轱辘车送水送饭、运送伤员，对我们支援很大。不久以后，我军又在哈东全歼了伪军辛青山部，生擒伪山林统带辛青山，为后来我党领导开辟哈东抗日区，建立抗日游击队奠定了基础。

（振羽整理）

回忆在马占山老五团的抗日经历

刘显瑞

一九二七年，我十九岁时在黑龙江省泰来县的第十七旅十四团当了兵，先在军事教育连受训一年。军事教育连有个教官叫王梦久，他是讲武堂第七期毕业生。我毕业后随他到通河县驻防，部队番号是黑龙江省保安大队七大队第三迫击炮队一中队三分队，后来改为步兵分队。王被委任为上尉分队长，我在二排一班当中士班长。一九三〇年换防汤原，一九三一年三月一日，两个步兵中队合编为黑龙江省陆军三旅五团三营。王梦久任第十连连长，我任一排一班中士班长。营长廉成平，外号廉秃爪子；营附何文波；上校团长李青山，他和马占山是拜把兄弟；中校副团长张兴华；少校副团长刘俊义。改编后不几个月，营长就被撤换了，刘俊义接任三营营长，营部设在汤原镇。该营有四个连：九连驻汤原、十连和十一连驻南柈子场、十二连驻鹤立。南柈子场在汤原南八华里处的松花江边上，主要任务是往轮船上装柈子。有一次，副团长张兴华来我连检查工作，把我调到团部副官处见习，给团长当警卫，与我同去的还有廉营长的侄儿。

一、江 桥 战 役

九一八事变后，我团奉命开赴齐齐哈尔对日军和汉奸张海鹏

部队作战。我们由汤原出发，步行至通河，乘船到哈尔滨。因当时铁路由俄国人管，不让我部乘坐火车，弟兄们十分气愤。我部在江沿露营一宿，经过多方交涉，第二天才乘车到昂昂溪。在昂昂溪休息一天，经乌呼玛开进齐齐哈尔。在齐齐哈尔又住了几天，给每个连补充两挺捷克式机关枪后，才开往接近前沿阵地的小三家子（在三间房车站附近）。这时候，一个姓赵的掌团旗的少尉副官临阵脱逃，团长令我临时掌旗。第二天拂晓，我部开始向敌军进攻，接连几次冲锋，日军溃逃，我军乘胜追击十几里，直逼江边，击毙一个日军上尉，缴获两支三八枪、一块手表、二十多个钢盔和一些军毯等。我方一营一连连长韩光斗、九连少尉排长李长春不幸牺牲。由于友邻骑兵旅二团（团长刘斌）撤了下来，我部也只好撤到大兴屯，与敌军对峙了一个多星期。

这时，我才知道整个战线有三十多里长，我方有步兵四、五团和骑兵一旅。步兵团各有一个机枪连、一个迫击炮连和一辆汽车。当时，我还在团部，佩带少尉领章，实际还是上士，给团长警卫。屯子里的老百姓几乎都吓跑了。团部住的院子里只剩一个老太太看家。团长李青山一再让我传达命令，不许动老百姓的东西，他听说别的部队有杀老百姓猪，抓老百姓小鸡的，特别生气。他说咱们团有干这号事的，我就枪毙他。我看战事很紧，就动员老太太也走了。她临走时对我说："我这几十只小鸡没人喂也活不了啦，你们杀吃吧，打日本鬼子也不容易呀！"可是，团长说啥也不让杀。有几天，我白天跟汽车去齐齐哈尔往回运弹药和罐头、糖、饼干等慰问品，晚上跟团长到前线视察，布置任务。我见我团防线太长，建议缩短防线，团长采纳了我的建议，把一段防线交给四团了。

过了几天，指挥部的中将参谋长谢珂到团部来跟大家讲，蒋

介石说根据国联的决定，日军于十一月十六日退出东北，用不着再打啦。当时，我们信以为真，放松了警惕。十一月十六日早晨，我正在给各连分慰问品时，日军突然发起攻击，我部匆忙迎战。团长李青山亲临前线指挥，当他发现自己的连襟、二营长刘德胜蹲在掩蔽部里不出来指挥时，立即撤职，任命二连长李瑞福（讲武堂第八期毕业的）为代理营长，指挥战斗，李在这次战斗中不幸牺牲。

战斗打得十分激烈，经过几次反复，我部伤亡很重，牺牲了两个排长、一个连长，好几个连长负伤。我们只好撤出战斗，齐齐哈尔失守。我团经林甸、明水退至海伦，后到克音河整顿。敌我双方暂时处于对峙状态。

二、驻防齐齐哈尔

一九三二年元旦前后，我们团部设在克音河车站，团长李青山被调走，黑河三旅派吴凌江任团长，部队临时番号第二支队。春节前，我部接到命令，乘火车去哈尔滨支援丁超部队抗日，当先头部队开到新松浦车站时，丁超队伍已退出哈尔滨，我部只好退了回来，在四方台车站火车上过的春节。不久我们又回到克音河，部队恢复原建制步兵第五团。

当年二月，马占山将军投降日本，任满洲国军政部大臣、黑龙江省司令官，王敬修任军政部次长，代表马占山驻新京（长春）主持工作。根据马占山的命令，第五团由克音河出发经拜泉到泰安镇（依安），乘火车去齐齐哈尔，成为马占山将军的警卫团。我团进驻齐齐哈尔市时，省政府和督军署（驻江司令长官公署）两个大院都空着，隔两条街往南是齐市外城，由日军驻防。进城后两三天的一个晚上，我团派汽车到离齐市三个小站的乌呼

玛站秘密接马占山进了城。第二天早晨，我团官兵和日军列队欢迎马占山进城，但接来的只是他的下属人员。

在齐市驻防期间，我们都换上了黄呢子军衣、大衣和反毛皮鞋，佩带黄袖标，发给每个军官一只旁开门的匣子枪。马占山暗地下命令，要我们大力补充枪支弹药。据我所知，我团补充匣枪子弹五万发，大枪子弹十几万发。

三、通河镇争夺战

一九三二年开江前夕，马占山将军下令步兵二团、骑兵一团进驻黑河，我团驻防通河。我们乘火车离开齐市，在依安下车后奔呼兰，经巴彦、木兰到通河。

我团进驻通河半个多月，马占山将军便让程志远代理军政事务，他到各地校阅部队。在海伦他发表了“反对日本侵占东北”的通电，宣布和日军开战。这时我们得到情报，日军炮舰准备攻打通河。我团决定反击，计划在通河上游十多公里处放下木筏，堵击日军炮舰。当时，我带病随团长去阻击敌人，阻击未成，通河被日军占领。留守团部的七、八个人全部被日军俘虏，扔到大江里淹死了。为了夺回通河，副团长张兴华换上便衣，亲自到通河侦察，被日军关卡堵住，他用手枪打死两个日本兵后牺牲了。当天夜里，我们派人进城，在副团长牺牲的地方，挖了个坑，在尸体上盖件军大衣，把他埋了起来。接着我们继续组织兵力攻打通河。通河镇南靠松花江，东、北、西各有城门设防，城内有个永兴隆大商号的楼房是个制高点，是两军争夺的重地。计划由吉林的宫旅攻东城门，陶旅攻西城门，我团打北城门，攻进城后在永兴隆汇合。当时，我的病情很重，走路直发晕，团长强令人把我送到后方蚂螂河口留守。第二天晨，我部发起进攻，团部有七

人参战，牺牲四人，重伤三人。后来听受伤的中尉副官蒋保臣讲，我团在吴团长的率领下，经过激战攻下北城门，一直推到正街里，把日军都撵到院子里了。可当我团打到永兴隆跟前时，才知道是孤军作战，宫、陶二旅与敌接战不一会，便败下去逃跑了。日军机关枪居高临下，疯狂扫射，团长随从阎庆喜中弹牺牲，吴团长挥枪指挥，暴露了目标，被敌人击中，当即牺牲。号长杨××、传达长黄××也都牺牲了。随从吴锡章、中尉副官蒋保臣和另一个随从人员受了伤。吴锡章爬出北门，被老百姓藏起来，以后归的队。队伍退下来之后，马上组织反击，令十一连把团长尸体抢回来，因敌军火力太猛，没有抢回来。为此，一个排长受了记过处分。后来日本侵略者给吴团长的尸体拍了照片，大肆宣扬他们的战绩。

四、退守汤原、萝北

通河失守后，我团暂由少校团附崔荣生、上尉副官李××（外号李二扑嗤）负责指挥，决定沿山路去汤原、萝北。进山后，因山路狭窄，将大车扔掉，用马驮着东西前进。在途中与日军打了一场遭遇战，牺牲了几个弟兄，打死日军十几人。到西北沟时，刘斌由黑河来队接任团长。三营长刘俊义不干了，由四连长崔荣焕接任。我还在团部，正式提为少尉副官。当时全团约有七、八百人，在太平川休息六、七天后去鹤立。二营驻鹤立，营长陶春吉，副营长朱托恒；一营驻鹤岗；团部和三营十一连驻兴东（当时的萝北县城）；机枪连、炮连、十连（连长王梦久）、十二连驻肇兴。这时官兵都换佩红袖标，上面用墨笔写着："天良救国，誓死杀敌"八个大字。

驻肇兴的队伍曾和日军打了一仗，日军攻城，我军守卫，日

军没有攻进来。在这次战斗中，营长崔荣焕在掩蔽部里不出来，由连长王梦久指挥部队作战，伤亡不大。事后崔营长被撤职，任王梦久为三营营长。

一九三二年端午节前后，团部移到肇兴镇，绥滨县城被日军占领了，我们确定肇兴镇为绥滨县城。这期间，我团和黑河有电报联系和信件来往。八月份，刘斌晋升为少将，任改编第五旅旅长兼黑龙江省陆军左翼总指挥。步兵第七团归刘指挥，团长徐询，驻防萝北以西到太平沟金矿一带。原五团仍由刘斌兼任团长，另从黑河调来中校副团长杨松岭（后提升为上校旅参谋长）。五团驻防肇兴、鹤立、鹤岗一带。同江一带由吉林部队陆团驻防。绥滨、富锦、佳木斯都被日军占领，形成了一个沿松花江为界的大包围圈，松花江北、小兴安岭以东和外边断绝了联系。这年夏天多雨，江水大，粮食欠收，蔬菜也不多，我部的给养十分困难，一年内没有开饷。市面上没有正式的流通货币，只有几样江北票子，到江南就不好花。刘斌委托绥滨县长丁祥远、萝北县长刘荣岭给部队筹集吃的。主食是苞米馇子，秋天吃了不少倭瓜。盐也很缺，后由肇兴镇西小山屯的曲大爷到苏联给弄来一些。穿的衣服和鞋、袜都是鹤岗炭矿供给的。

五、绥滨江北阻击

一九三二年七月份，我们计划打绥滨镇。当时，绥滨只有伪军一个营。我团在绥东集结，团长刘斌亲自指挥。参战的有十一连、十连、机枪连，还有红枪会改编的红枪营（营长王××、副营长尹玉田是鹤岗人）。我们弄到两只帆船和十几只搬桨子（舢板船），停放到城北江边。当时江水出槽，在平地有一米多深，高粱都没了顶。团长令我带几个人在江边守护，没有他的命令，

任何人不准使用船只，准备撤退时用。可能是汉奸告了密，在我们计划出击那天拂晓，从松花江上游开来两艘日本军舰，开过绥东后，又调过船头。团长一看这来势，就带领队伍进入了事先在江沿高地挖好的战壕。不一会，有一百多日本兵走下军舰，乘小汽艇向岸边逼进，于是双方接上了火，打了起来。因我方占据有利地形，日军攻了两三次也没有冲上来。在短兵相接时，红枪营的人在迷信思想支配下，吃上符就以为刀枪不入，也不利用掩体，挺着身子冲，牺牲很多。日本兵退回去要上军舰，舰上督战的军官不让上，逼他们返冲过来，又被我们打退。中午，十一连的中尉排长马德山负伤，两个士兵护送，要划船走。我说司令有令，坚持没让上船。战斗一直持续到太阳快落山，刘斌团长命令“北进”（意思是撤退），当晚撤到了薛家窑。这一仗，打死日军四十多人，我军也牺牲四、五十人，缴获很少，只有几支三八枪。我虽然没有直接参加这次战斗，但因坚决执行了团长的命令，受到了团里的奖励，赏给十元纸币。过不几天，刘斌团长对我说，要提我当排长，问我愿意上哪个连，我说只要到王梦久的三营，哪个连都行。于是我被委派为三营十连三排少尉排长。

六、增援同江

十月份封江前，我们得到情报：有一艘满洲军的军舰“江恒”（或永恒）号起义，现已开到同江镇东三江口。刘斌司令命王梦久率十连前去增援。当我们到同江镇北岸时，听说驻同江的吉林部队陆团康营长带兵投敌，我们未敢贸然过江。王梦久营长给陆团长写了封信，令我进城和陆团的人联系。我找到了一条船过了江，和船夫调换了衣服上了岸，当天晚上住在王瘸子店，第二天在一个饭店掌柜的帮助下，找到了陆团一个中校刘副团长。我

把王营长的信交给他，他说军舰已经被日军弄回去了。他还说，虽然康营背叛投敌了，但陆团还有不少人在同江镇内外活动，你们需要什么只管说，我们设法给予解决。我说我们主要是缺吃的。他就让饭店掌柜的找来个姓万的连长，给我弄了十多袋白面和两半子猪肉，并安排人护送我们过了江。两天后，王梦久营长带一排人过江和刘副团长见了一次面。第二天我们就返回原来的驻地薛家窑。几天后，又被调到肇兴驻防。

这期间，听说二营曾经打进富锦街，主要是想弄些粮食和被服，晚上打进去，早上就撤出来了。还意外地缴获了两门野炮，后来拉至肇兴。在树叶刚落的时候，驻鹤岗的一营二连、三连，被营长郝子受给拐到汤原，投了焦旅长（旅长外号叫焦秧子），被编为第八团，郝当上了团长。一连、四连调到肇兴整顿后又回到鹤岗，新提了一个营长姓吴，外号叫吴大鼻子。是黑龙江教导队毕业的，江桥战役时是排长。

七、刘斌入苏前后

一九三二年入秋以后，肇兴一带土匪很多，不是抢就是夺，经常骚扰百姓。我们五团剿了几次，把一些大股土匪收编了。号称“永好”的绺子，改编为十三团，团长姓郝；号为“三江”的绺子，改编为十二团、团长姓赵。我们这样做好处是，既维持了地面的治安，又扩充了队伍。群众，百姓看我们打日本鬼子和土匪，都支持我们。天气冷了，绥东的商会给我们买了皮靰鞡、毡袜。有一次打完土匪后，还送给我们不少白面饼吃。当时老百姓都很穷。自己吃、穿都顾不过来，当然无力支援我们了。我们五团从来不拿老百姓的东西，记得我们排有个弟兄撕下老百姓破皮袄上的一块皮子包脚，让我打了好几个耳光。

十二月份，三旅旅长徐敬德投敌。日军调我们团去黑河改编受降。刘斌召集团以上的军官开会研究，大家都不同意。过了几天，刘斌带一个姓杨的通事（翻译），过江与苏联军方谈判。苏方条件是我们过江后到松油子（地名）集结缴械，愿意在苏联的可以留下，不愿意的由苏军送到新疆。刘斌回来后，在肇兴镇戏院召开一次大会，在肇兴的五团官兵、七团一部分官兵参加了会议，七团长徐询也出席了会议。会上，刘斌号召大家同舟共济，都过江到苏联，经苏联再去关里，他认为这是最好的办法。会后大家议论纷纷，五团同意去苏联，七团长反对。当时，五团在肇兴镇只有三营；一营在鹤岗有两个连，营长张德春不想走，要继续留在鹤岗。刘斌令上尉参谋栾洪涛去鹤立调二营来肇兴。二营长陶春吉已暗地与伪军联系，准备接受改编。栾洪涛是讲武堂的毕业生，办事认真，栾要二营执行命令，陶假意服从，派人送栾回去，走至新华附近把栾枪杀了。事后二营起了矛盾，五连长王秉全（教导队毕业的），八连长王志清（讲武堂毕业的）坚决执行命令，拉出两个连来肇兴，王秉全被晋升为二营营长。六连仍留在鹤立，连长张景义。

春节前几天，队伍集合在肇兴街里，整装待发。这时，七团长徐询带领不少步兵跑步赶到，阻止刘斌说："你们过了江心国境线，我们就开枪。"刘斌考虑到枪一响，苏方不了解情况也得开枪，我部将腹背受敌，后果不堪收拾，于是就决定不去苏联了。

春节过后，富锦的日军司令官小浜派人来联系收编，刘斌派参谋长杨松岭去富锦应付，以缓和一下局势。这期间刘斌又召集几次连以上军官会议，由于意见不一，始终举棋不定。这时，王梦久已被提为五团团长，我被调到团部当中尉副官，中士班长施庆久接任排长（后来他到抗联六军夏云杰部当了团长）。我团绝大

多数官兵既不同意去黑河，也不同意接受日军改编，认为这两条路都是投降，最后决定打绥滨和富锦。我率十一连留守团部，其余各连全部出击，徐询的七团也有一部分参加。某天下午，团长王梦久率队出发，当天晚上，刘斌领着家属和少校团附周成锦、警卫员苍玉山、汽车司机杨××，乘汽车过江去苏联。后来听说，他们过江后被缴械，除汽车司机又回到东北，其余人被送到新疆盛世才那里去了。第二天早晨，十一连长宁占元报告，说司令跑了，我命令连长赶紧派人给王梦久送信，让参战的部队立即撤回。五团和七团的军官们开会研究，推选七团长徐询当旅长，五团的一个中校邢玉林（“九一八”前是五团三营的军需官）当了参谋长。

八、被 困 太 平 川

一九三三年春，我们的处境十分困难，守不住也不能进攻。五团经过几次开会研究，最后决定经鹤岗奔汤原，边打边奔热河进关里。七团主张在肇兴不动，我们和七团就此分手。

五月份，我团由肇兴出发。三营长由团长王梦久兼任，下有四个连，二营长王秉全，下有两个连，共约六百人。机枪连、迫击炮连被七团拉过去了。我部刚离开肇兴，后卫离镇子只有一华里多的时候，七团就开枪射击了。二营长王秉全主张打回去，缴七团的械，为避免双方的伤亡和老百姓的损失，我部决定分散行军，晚上到鸭蛋河屯集齐。二营留少数兵力阻击，大部队分开走。后来听说，七团开火的时候，肇兴老百姓给徐询团长下跪要求别打，才没有发生激烈的战斗。我们五团的军官都是讲武堂和教导队毕业的，士兵多是老兵，有五、六年的战斗友情，不愿意分开，晚上都集合到鸭蛋河了。徐询指挥土匪改编的十二团来打我

们，十一连迎战，刚一接火，就给打跑了。

第二天，我们由鹤岗坐火车，到鹤立下车，步行到太平川，决定暂时住下，在背山根挖了战壕。驻前太平川的伪军程志金四团来打我们，双方对峙了几天，他们没敢动手，撤走了。我们在西北沟和依兰县城江北的迎兰屯一带，呆了一两个月，此时，部队给养更加困难。当时，依兰镇附近的土匪很多，依兰商会找我们，让我们保护依兰，他们供给我们吃的，我们便到了依兰，给养才稍有好转。但穿的一直没解决，到了夏天没有单衣，我们就求老百姓把棉衣里的棉花掏出去，改成夹衣。这期间部队减员严重，家住汤原、木兰、通河一带的弟兄，看环境太艰难，就开小差回家了。六月份，十一连只剩下连长一个人，这个连的建制就没有了。十连三排的上等兵刘振生领一个排走了，号称“仲侠”后来投到抗联夏云杰部队。

九、被改编为鹤岗矿警队

一九三三年五至七月间，日军和伪军都派人劝降。原鹤岗驻矿事务所所长王宝华，是留美回国的，是外交部长顾维钧的亲戚。当时，他在哈尔滨矿务所当总务科长，派人来联系，让我们归鹤岗矿。吉林省伪军有个旅长赵玉久也派人来联系收编，答应改编成一个团。伪黑龙江省长张文铸派个姓王的来谈判，要把我们改编为巴彦、木兰、东兴、汤原、通河、绥滨、萝北七县警备队。我们一些军官议论来议论去，觉得走投无路，只好选个较随心的地方驻下。大家都认为矿警队是保卫矿山的，还不算汉奸队伍，决定到鹤岗去当矿警队。记得王梦久曾对营长、连长们说过：我们不能像刘斌那样自己走，让大伙骂我们。咱们把他们安置好，再慢慢想办法进关去找刘斌或马占山、张学良。六月末，经王宝华

联系，部队调到莲江口驻扎，没有正式番号，在日军第五十联队（相当于团）控制之下待命接受改编。

七月份，莲江口的日军长尾中佐（中校）带兵去鹤立、鹤岗缴械，长尾在鹤立只停一会就去鹤岗了。在鹤立的日军把已改编为伪九团二营的原我团二营的队伍集合在车站谈判、缴械，营长张景义及其官兵不愿缴械，当场与日军交起手来，打死日军上尉石井达之助等二、三十人，只有一个叫关爱仁的中尉逃走了。营长张景义、少校团附朱全恒受伤，率队向鹤立以东撤退，后来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了。在鹤岗的一营营长张德春带队在车站受降，被缴械后送到汤原，改编为警察大队。

我们在莲江口的三百多人，八月初被调到鹤岗，十六日正式改编为鹤岗矿警队，原矿警队的五、六十人与我们合并。王梦久任大队长，下设二个中队。第一中队，队长赵永富（原矿警队的），下设三个分队。一分队队长刘廷瑞（原十二连连长），驻鹤岗街西边、老君堂附近（现矿区通勤车站一带）；二分队队长李文英（原五连长）驻现在的进步街；三分队长王志庆（原八连连长）驻炭矿院里。第二中队队长王秉全（五团三营长），下设三个分队。四分队长田云开（原矿警队的），驻莲江口和半截河；五分队队长梁国峰（原十连长），我是一等队副，驻鹤立；六分队队长葛全恒（原九连连长）驻峻德；第二中队部驻莲江口。

至此，老五团的建制就不存在了。但我们这些人的名字，都在伪满洲国“马占山系刘斌部第五团案由”的名单内，一直在日伪军、警、宪、特的严密监视控制之下，度过了亡国奴的十二年。

（赵玉书整理）

江桥抗战日记[①]

尹秀峰[②]

一九三一年（民国二十年）十月十九日至十一月二十日。

十月十九日

马占山将军，在黑龙江省政府，接任代理黑龙江省主席，兼代东北边防军驻江省副司令官。

先是本月十日，将军在黑河警备司令，兼步兵第三旅长任内，奉到中央政府电令，任命代理主席、兼副司令官。此时距九一八未满一月，辽吉两省已沦陷，正向江省策动中，将军以为趋势如此，决不能令江省独存，反思我兵力单薄，兵器不良，抵抗决难持久。最后决定为国家争国格，为民族争人格，到省后，不管如何困难，必与日本一拚。遂于十一月十一日乘大兴轮船由黑河起航，并令将军兼任之步兵第三旅徐景德团长，率队直赴省城。十八日[③]船将到哈尔滨时，驻哈外交办公处主任王鼎三乘小汽船往迎，密告将军，有特区长官张景惠等亲日分子多人，被日人利用，拟包围将军说降，现均在码头欢迎。将军遂秘密下船，在对青山车站，乘入三等车内，车开始换车头等车，十八日[④]晚抵齐齐哈尔省城，十九日[⑤]接任状况如下：

---

① 本文选自一九四一年编印的《马占山将军抗战史料》一书。

② 作者系安徽同城人。马占山驻防怀德县时，他任怀德县长，与马为结拜弟兄。本文是他根据黑龙江省党部委员王宪章、军需处处长田庆功、交际主任张庆禄等人当年的记载与回忆整理而成。

③、④ 此处应为十九日。

⑤ 应为二十日。——编者注

敌情：日军自占领辽吉后，诱惑洮辽镇守使张海鹏，许以黑龙江省主席，令作前驱，张海鹏昏庸无知，甘为傀儡，十月十一、十二两日，日军运军火数列车交张使用，省垣劣绅赵作人（字仲仁）等赴洮南迎接。十五日守桥之工兵营长刘润川将桥拆毁两段，阻其入黑，辽宁兴安屯垦军苑崇谷部，与张部发生冲突，苑即向江省撤退中，张之部下，亦多反对，张遂气馁，不敢前来。日本遂调兵遣将自行出马矣。

财政：仅接收省政府存款八万余元，并有未发行之黑龙江省纸币二百万元，押在哈尔滨各银行内。

公务员：多自动离职

市面：钱法毛荒，江省纸币，哈尔滨已不通用。商户多闭门迁避。

兵力：江省全部兵力，约两万余人，另有精锐之国防军两旅，开往关内未回。目前可用者，仅驻在省城之卫队团、炮兵团、工兵营，约二千五百余人。兹将江省全部兵力番号主官姓名列表如下：

番号及主官	驻地	团长姓名
步一旅长张殿九	扎兰屯	团长　孙鸿裕
步二旅长苏炳文	海拉尔	团长　吴德林　字玉书
步三旅长将军衔	黑　河	团长　徐景德　李少峰　字青山
骑一旅长吴松林	拜　泉	团长　刘斌　王克镇*萨力布
骑二旅长程志远	满洲里	团长　涂全胜　朱凤阳　周作霖
骑兵五十五团石空垠	拜　泉	
卫队团长徐宝珍	省　城	营长　张尧渡　张洪勋　王××
炮兵团长朴大同	省　城	
工兵营长刘润川	省　城	

* 王克镇团原为绥化保安大队，江桥抗战中改编为独立团，归属吴松林旅。

（按）步兵一旅二团，团三营、营四连、连一百二十八人，共三千零七十二人。

骑兵一旅三团，团四连、连百八十二人，共二千一百二十四人。

炮兵团三营、营三连、连两排、排炮二门，共野炮小炮三十六门。

卫队团三营、另有一骑兵连，兵器较精良。

步兵一、二旅系护路军，每旅仅一团参战。

另有辽宁兴安屯垦军苑崇谷统带部，由辽宁退至江省参战，旋改编为黑龙江新编步兵第一旅。

二十至二十三日

商号均渐开市，公务员源源返省，人心逐渐安定。

劣绅赵作人，黑龙江省满洲旗人，法政学生，民初被选为众议院议员，曾任齐齐哈尔市政筹备处长，系黑龙江巨绅，性贪，无国家思想。前数日纠合劣绅多人，赴洮南欢迎张海鹏，继闻政府任命将军为主席，返回省垣，向将军建议，兵力不够，兵器不良，决不能抵抗日军，并蛊惑绅商多人，环恳将军顾全地方，不要抵抗。各厅处长多以力量不够，不能抵抗为词，尤以曾任军职之某处长，知将军抗战之志甚坚，劝不抵抗尤力，环境异常恶劣。

张海鹏来函，要求将军与之合作。将军复词大意：“日本人之目的，在亡我国家，奴役我民族。凡我同胞，在此存亡关头，均应大家合力抵抗，勿受日人欺骗。如你希望主黑，我将黑龙江主席及军权让与，但必须待你声明抗日态度之后，始能实行”。

二十四日

日军自四洮路运抵洮南军械四列车，交张海鹏，并交日币十万元，以为收买匪军之用。

张海鹏一面招匪，一面电北平张学良、张作相、万福麟伪称，前次拟率部入黑，系万不得已之事，此后决闭门思过，避居辽宁，所部交其子张质明，听凭黑龙江省改编。将军本接张海鹏日程电报，当令吴松林旅长，就近派员点验，证吴尚未派员前往时，张忽命人前来，谓官兵名册尚未清竣，请缓点验。

二十五日

驻江省日本领事清水，送来照会一件，谓南满铁道将派工人修复江桥，将军当即照复，已饬洮昂路局自行修理，不烦越俎代庖。

清水领事带日本军官二人，见将军，谓系奉本庄司令官之命，请将军将江省政府和平让与张海鹏，并谓奉吉两省已与日本合作，谅黑龙江一省之力，决难抵抗，如不愿合作，张海鹏曾托本庄代说愿出美金五百万元请将军出国游历。将军斥之曰：张海鹏和日本人都认识不清楚，马占山决不能出卖黑龙江，你回去告诉本庄，他如想得黑龙江，可拿血来换，不要看不起中国人，拿钱来迷惑我。言毕即起去，清水等面红耳赤而退。

二十八日

日领事又送来照会一件，驳复我二十五日之照复，并加以恐吓语句，将军置之不理。

午后日本驻江省武官林义秀，代表本庄繁，提出限十一月三

日正午修理完竣之要求。并宣称如届时不能修理完竣，日本将派军队保护南满铁路工程师，担任此项工作。将军要求宽展时限，林义秀未允。

晚洮昂路局报告：谓日本多门第二师团，及满铁守备队约一千余，乘兵车现已开到洮南。多门函知路局转知黑龙江政府及张海鹏，将驻在洮昂路线之军队，速退出铁路线外。

二十九日

自昨日日军开抵洮南后，人心不安，赵作人等诸劣绅率商民二百余人，到省政府，要求主席顾全地方，和平对待，将军初告之曰："我有守土保民之责，决不能坐视人民之涂炭、土地之沦陷，如果打不过人家，望诸位详思之"。众仍争辩哓哓不已，甚至有哭而失声者，将军转而慰之曰："日本如不逼我太甚，一切问题当然由外交解决，万一至不得已要用武力抵抗时，我必召集大家讨论、开会决定之。"众始散。

将军因各厅处文官凡留省无裨军事者，均令离省赴哈尔滨，密令卫队团长徐宝珍秘密在江桥布防。

三十日

清晨将军带同团长徐宝珍、徐景德、吴德林三人，赴江桥视察揭示布防。此时江水初退，江岸及沿铁路两旁多泥沼，桥旁沿江岸多芦苇，如能运用地形，于我有利，遂面谕徐宝珍等曰，敌众我寡，当利用地形，以奇取胜，现值江水初退，江岸及铁道两旁多泥沼，须诱敌深入，突起攻击，见敌势挫，或退败时，须拚死猛追，退至桥梁时，即坚守，但我子弹缺乏，枪械又不良，非候敌进至百米射程以内，绝对不准开始射击，战事开始时，我必亲

来火线，与弟兄同生死。

三十一日

总合各处情报，清水领事报告本庄繁，大致谓马占山系吴俊升督军最得宠之猛将，个性甚强，决非武力所能屈服，压迫过急，必起战事，黑龙江事，应以政治手腕慢慢解决之。林义秀少佐报告，马占山兵力单薄，器械不良，决无抵抗之力，如以大军压迫必能屈服，两人意见不同。

将军自十月十日在黑河奉到中央电命后，每夜仅安眠一、二小时，深夜常绕室行走，有时行走极长，地毯被足卷起，灰尘满室，有两次告诉左右曰，我梦见吴大帅两次，衣服整洁，均对我含笑不言，此时左右疑将军多日睡眠不足，精神失常，其后有询将军者，方志幕臣甚少，且环境恶劣。自十月十日决定抗战后，无人可与商量，不得已深夜绕室筹划，吴俊升督军是知遇长官，被日本在皇姑屯炸害，梦见时，似系已知将军抗战决心，国仇私仇，不久即可报复。故满面笑容，此事虽属迷信，但借梦，想起吴督军之惨死，精神上亦多感触，故抗战之志更决。

十一月二日

日本驻江省武官林义秀少佐，代表本庄繁，送达最后通牒，限十一月三日正午，我军须撤退距桥梁十公里，声明如不应允，日军即以敌人视之。将军因我军均在大兴站阵地，原距江桥十八华里，实际上无须移动，故复函允之。

自接最后通牒，情势突然紧张，遂招集党政军绅商各界，在省府开会讨论大计，劣绅赵作人、李维周等，及以库空如洗，兵力不够，请顾全地方，和平应付，附和此说者甚多。辩论多时，

意见不能一致，将军拍案言曰："我是一省长官，守土有责，决不能将黑龙江寸土尺地，让与敌人，我的力量固然不够，他来欺负我，我已决定与日本拚命，保护我领土，保护我人民，如果我打错了，给国家惹出乱子来了，请你们把我的头割下，送到中央去领罪。"将军言毕，卫队团长徐宝珍，拔出手枪，向众言曰："在座如有敢当投降者我即毙此汉奸。"至此主张投降者遂不敢发言，旋即决议，如果日军侵入我阵地，即行抵抗，决定大计后即散会。

散会后，将军即令徐宝珍团长，前往大兴站阵地。并令步三旅徐景德团长带队前往增防。

三日

本日夜日军用探照灯向我阵地照射，炮击大兴站阵地，我无损失。敌彻夜向南岸增兵。

江桥北岸，正面除铁道线外，均系泥沼，右翼有水泡子及泥沼，左翼距江岸不远地方，有高地数处，判断敌人必向左翼高地进攻。我卫队团第一营张洪勋部，位置在正面扼守桥梁及铁道，第三营张竞渡部，第二营王××部位置在左翼高地。骑兵连张鼎新部，及步二旅吴德林团步兵两营，位置在大兴站。本月天气甚暖，江水未结冰，江岸因大水后，积泥水甚深，人马如陷入，不易拔出，气候及地形，均有利于我。

四日

拂晓敌小部队，袭入我左翼步哨线，乘机将陈家窝铺一组三人哨兵捕去，大部队旋即前进，将军用电话令卫队团长徐宝珍，步二旅吴德林团长云："务要保持镇静，诱敌前进，候敌到百米

敌有效射程内，给以严重之打击，务将敌军全部歼灭，如无我的命令，擅自退却，致失一寸土地者，即以军法从事。”旋见敌进至百米，我军异常愤慨，一齐射击，战至七时左右，战事异常激烈，将军手握电话，随时指示鏖战至近午，敌伤亡甚重，纷纷溃退南岸。

清晨清水日领事来省府见将军，商谈两军避免冲突办法，商定双方合组一委员会，赴桥梁所在地，劝令两军撤退，以免冲突，俾使修复桥梁，中国方面派上校石兰斌、秘书韩树业、副官那连宿（景申）。日本方面派林义秀少佐、早崎书记官，一同乘专车八时到达江桥，此时左翼战事正激烈，桥梁正面尚未发生战事，林义秀令我军撤退，我漫应之，专车遂回省垣。

午后三时，林义秀要求再赴前方告专车通过大兴站，敌飞机多架，纷向专车投弹，车翻双方委员均震出车外，移时始苏那副官受伤，经我军护送回省。

午后三时许，敌又向我进攻，以步兵五百余，附以野炮，执太阳旗，密集向大兴站四五里我阵地左翼进攻，牵制我侧防。其大部队密集向我大兴主阵地猛攻，其以中央突破之战术，击破我军，战事重行紧张。将军又令徐宝珍吴德林等：“敌人以密集队形前进，轻敌之弱点已暴露，我应利用敌之弱点，一鼓歼灭之，仍照上午所下命令，候敌到百米内发射，并以猛烈枪声为全线攻击之联络信号，一闻枪声，悉起猛攻，要特别注意。”

此时敌军先头部队，交互前进，姿势极低，并以猛烈火力向我压制，后续之大部队，亦密集蜂涌而至。我军严守命令，不空发一弹，以设井擒虎之姿态，凝视当面敌人，见敌已入我极有效射程后，齐起猛攻，并发扬侧防机能，只见敌人精牌顿挫、锐气全消，我乘好机，全线出壕冲入敌队内，展开白刃战，短兵相

援，混战多时，敌虽附有飞机十余架，大炮四十余门，铁甲车三列，均无所施其技，即向江桥溃退。我拚命追击，江岸芦苇内我予设之伏兵，亦齐起堵截，前后左右鼓刃围歼，血肉横飞，遗尸遍野，残敌狼奔豕突乱损奔命，有陷入泥沼中，有跳江中，正在残敌乱窜时，敌又增加生力军应援，过桥立足未稳，又被我骑兵夹击，将敌冲破，一股向南岸逃回，一股被迫逃至我左翼高地小土山，被我四方包围，歼灭殆尽。血战至午后八时，江北岸已无敌踪，惟见血肉模糊，遗尸四百余具遗弃武器，几无隙地，八时以后我清扫战场后，仍回大兴阵地。仅留少数隐伏在江岸铁道网旁芦苇丛中，江桥复被我炸毁。

敌逃回南岸，八时后用探照灯向北岸照射侦察，以重炮向我阵地猛烈发射，旋有船百支，满铁敌兵暗渡，将近岸我军突起集中火力扫射，敌死伤及落水者甚多，狼狈退回。此后以猛烈炮火向我压制，彻夜不息。

此役敌参加者为多门第二师团之步兵十六联队三个大队，及南满铁道守备队之数个大队，配属飞机及轻重炮兵，共约六千数百人，伤亡一千以上。我军参加此役者，仅卫队团步兵三营，骑兵一连，省防军步二旅步兵两营，共二千七百余人，战斗结果，伤亡三百余人。双方火战正剧烈时，将军亲临阵前，从容指挥，士气异常旺盛，并善于运用地形，及攻敌弱点，故获惊人战果也。

（按）* 此役据日本向国联调查团报告称："双方开火后，步兵十六联队长滨本大佐见所部所处之地位，极形困难，乃将其所有与用的军队，开往增援，经过一番迅速侦察后，彼即深信在此低湿之地面上，正面攻击实在不可能，日军乃欲脱离所处之困

* 此文（按）均为原文所有。

难地位，舍向左翼采取包围形势外，几无他法。于是彼即调集其预备队，向中国左翼进攻，但因人数过少，且无法使大炮进至较近距离之故，直至午后八时半，始将该山占领，而是日无法再向前进。”（见国联调查团报告书江桥之役）

五日

拂晓三时，敌又增加生力军，共约八千余，向我江岸猛攻，并有炮百余门，飞机二十余架，空中大量投弹，陆地猛烈火力，齐向我阵地制压，掩护渡江，经我江岸军队猛烈抵抗，敌半渡落水淹死者甚众，因敌炮火猛烈，江岸我军亦有相当损失，退伏两翼，近午敌大部队冲进大兴阵地，我步二旅苏炳文部吴德林团，骑一旅吴松林部萨力布团赶赴增援。将军在前方正紧急时于十一时偕同驻江边防军参谋处长金奎壁，并带卫士十余人，分乘小汽车及载重车驰赴江桥火线督战途中，飞机三架紧在上空，随走随投弹及用机枪扫射，炸片横飞弹落若雨，将军所乘之指挥车车蓬贯穿多孔，但无一人受伤，车始终未停，直进至大兴阵地，情势甚险，将军亲到火线后，指挥正面部队反攻，令骑兵自两翼包围，血战至傍晚，敌始溃退，我追击至江岸，敌落水死者不计其数，战斗结果检查敌遗尸七百余具，我得获战利品馁弃，入夜江北岸无敌踪，此役我卫队团骑兵连中校连长张鼎新、第一营桑排长均殉国，士兵伤亡二百余人。

（按）此役据日本向国联调查团报告：“关东军司令部，接得关于此项情形，（即四日战役之情势）之报告后，立派大批军队前往增加。是日（四日）晚间有步兵一营开到，日军得援，乃于十一月五日拂晓，重取攻势，经二小时后，到达中国军队第一道阵地。据滨本大佐本人，致调查团报告称，中国军队在该地有

极坚固之战壕，并有自动机枪七十架，日军之攻势，至此完全停顿。中国军队用步兵及骑兵实行包围之反攻，日军蒙受极大之损失，而不得不向后撤退。”（见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嫩江桥之役）

六日

晨二时许，敌大举来犯，内有敌新增援之铃木旅团连同残余已至万人，配属飞机野炮，自四时冲过江桥，向我全线猛攻，飞机川流不息在我阵地上空轮流轰炸，炮兵以最强烈射击，陆空火力猛烈，弹下如雨，我步三旅二团增加两营参加作战，赖我将士用命，士气振奋，虽战事异常猛烈，再接再厉，无稍巡，延至近午我全线阵地，几全被排炮摧毁，补修不及，我忠勇之将士出壕肉搏，短兵相接，拚命冲杀，敌气竭不支，狼狈逃窜，此役计毙敌六、七百人，我亦损失奇重，团长萨力布少校连长邓文均负伤。

午后六时，将军因大兴阵地已被摧毁，士兵连战三日两夜，无援军替换，异常疲困，遂下令我军变换阵地，将主力撤至距大兴站十八里之三间房，第二道阵地。

七日

昨夜敌用重炮向我阵地乱射，至今晨一时稍缓，五时敌骑兵由大官屯，小新屯踪攻我三间房、蘑菇溪、红旗营子阵地，我伏兵张殿九旅、孙鸿裕团，突起猛击，同时我骑一旅吴松林部向正面大兴站反攻，毙敌甚众，战至午刻始停止。

因历次战役，我步兵损失极重，正在补充，以屯垦军苑崇谷部、步三旅李少峰团，驻守三间房阵地。

是日敌机七八架向我阵地投弹，我因无高射炮，以二十人为

一组，仰卧地上，用步枪向上射击，今日击落敌飞机一架，检查两翼有二十六个子弹洞。

将军到阵地视察两次，晚在三间房布置新三道阵地如下：

第一道　大兴站及大兴站以北，大兴站至江桥为前沿阵地。

第二道　三间房

第三道　小新屯　蘑菇溪

本日发出虞电，向中央及北平报告连日激战及退守三间房之经过。

八日

本日无大战斗，仅有飞机在我阵地上空侦察，并投掷炸弹数枚，但飞行甚高，或因昨日击落之故不敢低飞。

林义秀少佐，送来本庄繁限期通牒一件，要求将军辞职，速将黑龙江省政权让与张海鹏，否则日本军即进占黑龙江省城。并限本日夜十二时答复。将军阅函后置之不理。派员监视日领事馆，不准收发电报。

十日

昨今两日，仅有小接触，并无大战事，敌机在上空侦查。

将军在省府接见中国新闻记者谈话，接见外国参观团并与参观我军阵地。

通电宣告江桥抗战开始及经过情形。

十一日

本庄繁，自沈阳直接电致将军，要求下列三项：

一、马主席下野。

二、撤退在齐齐哈尔之黑龙江军队。

三、要求日本军有进驻昂昂溪之权。

上项要求限当夜十二时答复。

将军接到此电后置之不理。因昨日外宾质问，疑有苏联军人加入我军作战，发通电声明，并无外人加入我军作战。

十二日

本日午后一时许，敌先以骑炮兵约五百人，向我兵力最单薄之乌诺头、张花园、三间房附近等处猛攻，我左翼频于危殆，幸我军坚强抵抗，激战四十分钟，敌不得逞始退。战事稍停一小时，敌大队约七千余人，分为三路，天野、长谷、铃木三旅团长，指挥左右翼，满铁守备队司令森连则指挥中路，同时猛向我军进攻，并有飞机十余架，向我阵地投弹，我战壕多处破毁。正在危急时，将军赶到阵地督战，我张殿九、吴松林、苑崇谷各部异常出力，血战至午后六时，敌发炮百余发，掩护退却，至八时后始完全停战，我阵地未丝毫移动，此役敌我伤亡均重。本日晚我总指挥部，进驻昂昂溪车站。（距三间房三十余里）

十三日

拂晓五时，敌步兵五百余，攻我乌诺阵地，飞机两架投弹二十余枚，战至十时许不逞而退。

晚敌天野旅团长，指挥步兵一联队，骑兵一联队，配以炮兵，野炮三十余门，重炮八门，共约三千余人，由正面向我进攻。长谷旅团长，指挥步骑混合团联队，约二千余，自正面绕往景星镇向我进攻。自午后八时战至十二时，不逞败退。江桥在炮火掩护下完全修复。

林义秀使人秘密出馆，送致本庄繁提出要求之通牒（一）马占山立即下野。（二）黑龙江军撤退齐齐哈尔。（三）日军自由进出于洮昂路线各地。

将军接到通牒后，非常忿怒，因自八日起，已派人监视日领事馆禁止收发电报，除将监视人法办外，下令将日领馆人员一律驱逐出境，因保持外交道义，派员护送领馆人员赴哈尔滨，自此后省垣无日人矣。

十四日

拂晓五时，敌先以小部队来扰我汤池、蘑菇溪间骑兵第二道阵地，六时后敌机两架，掩护骑步炮兵七百余名，猛扑我阵地，用重炮向我射击，同时大兴站附近之敌，以十余门大炮向我射击，坦克车一辆，向我阵地压迫，我阵地频于危殆，我军猛烈抵抗，出壕肉搏，敌伤亡甚多，至八时溃退。我军重整防线，由徐（景德）、萨（力布）两团扼守，另调卫队两营加入蘑菇溪方面，布置甫竣，十时许敌步骑大队二千余，分两股取包围势，分左右来抄我汤池等处侧面，并有飞机六架在上空轰炸，长谷旅团长指挥，猛向我攻击，我军用迫击炮击敌密集队，将敌联络截断，至十一时四十分敌不支退却。

十五日

今日无大部敌军来扰，正午敌机一架飞省城侦察，我绥化县保安大队李云吉率民团一千余增援，该部向为黑东剿匪劲旅，改编为一独立团，调来加入正面阵地。

据报，敌因战事失败，日本政府令驻朝鲜弘前第八混成旅团，十四日，由朝鲜开拔西援，又令广崎混成旅团，本日下午由

东京出发，赴满洲应援。

十六日

晨八时三十分，本庄繁，由沈阳直接致将军电报一件，限即日正午答复，内称奉陆相电令，向马占山提出要求三项，将军当即据理驳复，并报告中央及北平。

本日无战事，惟南满铁道，沈阳长春一段，午后停开客货车半日，专为运送由朝鲜开赴江桥之援军，晚由四洮路，均抵洮南转赴前线应援。

近日天气剧冷，今日已至华氏零下三十度，嫩江及附近泥淖均结冰甚厚，便敌机械化部队之行动，前数日我占优势地形，近忽转变，兼之敌源源增援，我无援军，情势异常严重。

十七日

拂晓敌进攻我三间房阵地，战事非常激烈，将军知敌朝鲜援军已到，江水结冻甚厚，机械化部队，可以自由行动，判断敌必猛烈来攻，晨八时即赴三间房阵地，令涂全胜团长率骑兵攻敌后路，一度占领大兴站，并速至江桥，因骑兵不能守，旋即退回。是日敌增三万余，由多门亲任指挥，分三路向我三间房主阵地进攻。

一路以长谷旅团旅顺炮兵联队，约四千余人，攻我阵地正面，我守军为苑崇谷全部及三旅二团李少峰部，共约三千人，敌以骑兵扰我左右翼，以步兵主力攻我三间房正面猛扑十余次，均被击退，自拂晓至深夜，战事未停。

一路以朝鲜混成旅团骑兵两联队，攻我右翼英老爷坟汤池一带，我守该地者为骑二旅程志远全部。

一路以天野旅团全部，附坦克车四辆，攻我左翼韭菜沟、前后官地、新立屯一带，我守该地者为骑一旅吴松林部两个团，（计刘斌萨力布二团）激战极猛烈，我团长萨力布在新立屯阵地负伤。

我军因历次损失，总共步骑兵只有四千余，敌以数倍之众来攻，战事异常激烈，敌猛扑十余次，我以迫击炮、机关枪，竭力抵抗，均将敌击退，自应战至深夜，我军未得片刻休息，尤以不得饮食，疲饿过甚，缘粳秫储存处所，被敌机炸毁，后方运送，一时尚难到达，枵腹抗战，义愤填膺，眼若血红，人人同仇敌忾，奋勇异常，喊杀之声，惊天动地，斯已壮矣！

本日中央电台广播：国民党四全大会议决，黑龙江省代理主席兼边防副司令官马占山守土尽职，功在国家，实任为黑龙江主席，兼东北边防军驻江省副司令官，以陆军上将待遇。传谕前方将士，异常兴奋。

日本首相，若规礼次郎，直接致电将军，谓中日两国事件，俟由外交解决，日政府已令日军遵照，希望将军停战，勿再扩大等语。将军当复一电，谓日军如撤出江省疆域以外，一切事颇由外交解决，否则惟有实行我守土之责等语。

十八日

三间房阵地，全夜战事未停，今晨二时，敌之坦克车已冲进我阵地，掩护步兵及敌特编之轻机枪队，弹如雨下，我壕外障碍物如木椿铁丝网，悉被摧毁，防御阵地，亦被砸塌，我各团营队，被机枪炮火所逼，断为十数处，不能互相援应；同时敌骑兵，自大小新屯左后方包围而至，我军不能立足壕内，三时许出壕肉搏，但队伍星散，马匹半遭炸伤，骑兵已不能整列拒敌，相

持至拂晓，我军既无援应，弹药将尽，炮身发射过多，热度增高，时生障碍，而敌机十七架低飞，大量投弹，并以机枪扫射，我浴血抵抗，且战且向蘑菇溪第三道阵地退却，我涂全胜团长率部掩护向蘑菇溪进入新阵地布置妥善后，敌追击部队已到，则行激战，相持至十二时，我涂全胜团长奉令迂回得手，敌人有动摇模样。将军率手枪队亲立弹雨中，督率反攻，异常激烈，士气振奋，将敌击溃，我乘势于下午三时恢复三间房阵地，血战中我步二旅三团长吴德林受重伤。

是役也因我涂全胜奉令迂回大兴，于午十二时绕至敌后，将敌司令部包围，出敌不意，击敌军官三十余，掳获多门所乘之汽车，车内有金票十余万元，敌兵少数防守壕内，被我英勇将士以刺刀枪柄砍杀，全部溃灭，收获极大，所以达成此伟大任务者，皆出奇计之致，所获金票，全数尝给。

自夺回三间房后，我士气极旺盛，复向大兴方面反攻数次，因我军连日浴血抗战，疲惫过甚，并兼损失过重，实在无力支持，不得已于午后，又反向蘑菇溪阵地背进。

上午九时将军在蘑菇溪阵地，见我军激战两天一夜，未得饮食，疲惫不堪，伤亡奇重，不忍将忠勇将士作无谓牺牲，遂令向省城附近第四道阵地乌黑马之线占领阵地，该地距省城十余里，命令下达后，于五时半将军乘指挥汽车由蘑菇溪返回城垣途中，仅有随从十余名，行至大麦屯地方，忽发现敌骑兵百余，向我前进，侦知该敌迂回我后方，通过此地与日军遭遇，将军下车，进入小高地利用地形优势，发挥机枪效能，以猛烈火力，向敌扫射，将敌击溃，我少校副官魏道五饮弹阵亡，敌退将军始脱险返回省垣。将军退到省城，誓与城共存亡。商民泣恳退避，以免人民涂炭，正午左右将军抬至齐克路火车上，将军临行时，而谕徐

景德团长曰："敌人不进城门，不准稍退，即有多大牺牲，甚至只剩一人，亦须抵抗。至省城若有一点秩序紊乱，或强抢事发生，均为该团长是问，如实在不得已时，杨家屯民团杨桂堂，早有准备，利用苇塘有利地形，俟敌追击到时，将敌痛击等语。"徐团长守至三时许，敌军入城，不得已退出，省垣遂陷。

午后敌骑兵三支队，向我退却部队追击，多门大佐联队长（多门师团长之胞弟）率骑兵四百余人，追击至省城东六十里杨家屯、九道沟子，我伏兵包围圈内，徐景德率部反回迎击，与此同时，苇塘内又突起一军围击，当将多门联队长击毙，并将敌骑四百余全部歼灭。先是将军接任后，令各县编练民团，因杨家屯近在省城，地当冲要，当令大户杨桂堂及李广和二人负责率领，发给步枪三百支，子弹五万发，迨省城吃紧时，将军谕令杨桂堂在附近苇塘内设伏，故临行时，告知徐景德团长，致敌最终遭此打击，敌因此追击部队之损失，其他追击部队均退回，江桥之战至此告一段落。

江桥战役经过之评判

江桥战役，自民国二十年十一月四日起，至十九日止，计十六天。距九一八只一个月十六天，此为中华民国抗日战争开始第一次。

兵力之比较。敌军兵力，计多门第二师团全部（长谷、天野两旅团），铃木旅团，朝鲜混成旅团，南满铁道守备队、旅顺炮兵队、空军等，共三万余人，同时参战者，多至一万余人。

我军兵力，计卫队徐宝珍团、步兵一旅张殿九部孙洪浴团，步二旅苏炳文部吴德林团、步三旅将军直属部徐景德团、共步兵五团。骑一旅长吴松林部萨力布团，王克镇团、刘斌团、骑二旅

程志远部涂全胜团、朱凤阳团、周作林团，共骑兵六团。炮兵团朴大同团，炮三十六门。以上均黑龙江省防军。另有辽宁省兴安屯垦军苑崇谷部步炮兵（旋改编江省步一旅）计一万三千余人。同时参战者，最多不过三千余人。以兵力比较，我军不及敌军之半数。其同时参战之兵力，我不及敌四分之一。且我孤军无援，最后绥化民团亦参加作战，其兵力之单薄，可以想见。

兵器之比较，敌有坦克车、飞机、重炮、装甲车。我均无之，我之步枪有百米射程外无效者，更不成比例，尤为痛心。

战争之经过。当战争开始前，本庄繁误信林义秀之报告，马占山兵力单薄，不敢抗战，本庄遂遣不废一弹而得吉林之多门第二师团，仍欲依样葫芦而得江省。多门到达洮南后，本庄即致最后通牒，限三日正午答复。四日摆出所谓皇军架子，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迨我军乘其轻敌之弱点，迎头痛击，遗尸遍地，残部逃回南岸。五日敌增加兵力四倍于我，配以飞机大炮，猛向我进攻，想挽回昨日战败之耻，不意死伤更重，自白“受极大之损失，而不得不向后撤退。”六日增加铃木旅团生力军，倾巢来犯，拚死争得距江桥十八里之大兴站。自开战两日来，领受我军教训后，不敢盲动者计五日，而十二、十三、十四，三日，多门复行最后之争斗，又受重大之教训，因历次战役，损失奇重，多门师团及现有兵力，无力再战，乃向国内乞援，迨朝鲜生力军到，十七、十八，两日一夜，恃众向我总攻。我忠勇之军士战斗已半月，苦无援军之替换，疲困不堪，始转移阵地。十九日敌多门联队追击我军在杨家屯被我全数歼灭，知我退却系有计划与准备，不敢再追，江桥战役遂告一段落。

损失之比较。敌之损失，在四、五、六，三日，及最后多门联队之歼灭，有尸体可数者，计二千一百余具，伤者及落水身死

者无所统计。七至十八日之伤亡数目，依情况之判断，至少亦在二千人以上。统共伤亡必在六千人以上。我军殉国者仅二千余人，约三则一之比。故战争之结果，敌公认为皇军之耻辱，而我第一次抗战成绩如此，民族英雄马占山将军之名，腾播中外矣。

高玉山与他领导的国民救国军

王 希 亮

一九三二年冬，日本侵略者对吉黑义勇军发起了大规模的冬季“围剿”，在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马占山、苏炳文、李杜、王德林等义勇军将领先后率部出境，这样，到当年年末，除部分小股义勇军外，东北义勇军的主力失败，日本侵略者自鸣得意，声称“堂堂皇军，大功告成”，满以为从此天下太平，可以安稳地统治东三省了。殊不知中华民族抵御外来侵略的斗争是永远不会停息的，就在马、苏、李、王等大股义勇军刚刚失败不久，在东三省广阔的山区、平原、城镇、乡村，又燃起了熊熊的抗日烈火，其中，高玉山在虎林领导的国民救国军便是著名的一支。

（一）

虎林，当时属吉林省，县治在虎头镇。在虎林县的东北隅、完达山脉脚下，有一个叫独木河的小镇，是附近农副产品的集散地。在军阀混战、土匪如毛的年代里，乡民们为了对付土匪的抢劫，自发集资筹备枪马，组织自卫团，高玉山便是这支自卫团的总队长。

高玉山，字荆璞，一八八六年生，祖籍辽宁省义县，高家在义县世代为农，后因家境贫困，无力维持生活，于民国初年与几位兄弟迁居虎林。高玉山兄弟五人，他排行老三，少年时曾在店铺学徒，粗通文字，加之他性情豪爽，胆略过人，颇受乡亲信

赖，自卫团组建以后便被推选为总队长。

一九二八年，李杜将军就任依兰镇守使兼二十四旅旅长，为调解地方民团与县署纠纷事来到虎林结识了高玉山。一九二九年中东路事件爆发以后，李杜将虎林的一个营调驻抚远防卫，同时命高玉山率一百人驻守虎林县城。“九一八”事变后，吉林省军署参谋长熙洽开门揖盗、网罗汉奸、走狗组织伪吉林省长官公署，李杜毅然率部抗日，在下江各县组织自卫团，委高玉山为战时自卫团第九大队少校大队长，驻防虎林，高玉山率领自卫团员维持地方治安，支援前线抗日，声望所归，颇具政绩。

先是，有中共党员王撝卿、张伯祥、薛耀亭等三人，因受反动当局通缉从山东泰安县来到虎林，在独木河与高玉山相识，“九一八”事变后高玉山正为东北大片国土沦陷而痛心疾首，忧心忡忡，见王撝卿等人热心救国事业，遂向王等请教抗日大计。王撝卿便向高玉山陈述了蒋介石政府的腐败无能和顽固坚持不抵抗政策的种种所为，还讲解了中国共产党团结民众、一致抗日的主张，一席话说得高玉山连连点头，从此常邀王撝卿到自卫团防次，倾听对政局的看法，高、王二人谈吐倾心、相见恨晚，交往日厚，成为挚友。高玉山从此坚定信念，决心为驱除日军，抗日复土洒一腔热血，同时对中国共产党也有了初步的认识。

一九三三年一月，日伪军沿哈绥线向李杜的自卫军发起了大规模的围剿，自卫军力战不支败退虎林，一月八日，李杜在虎林召见高玉山，把携带的部分武器弹药给高留下，鼓励高玉山相机揭旗抗日，等待反攻，然后率卫队匆匆退入苏境。

一九三三年一月九日，日军第十师团第十联队长人见顺士大佐率八十辆汽车旋风般开进虎林县城。* 高玉山见敌势正炽，孤

---

* 《满洲战绩巡礼》（日）188页--189页。

掌难鸣，便率部返回炮手营，以待时机。日军进城后立即召集虎林各界暨保卫团首脑会议，宣布改编县属各地方武装，委任曾率兵截击李杜残部和迎接日军进城的汉奸李象山为虎林县自卫团指挥，统辖全县自卫团，“维持”地面治安，同时为利用高玉山在群众中的威望，委高为副指挥*。

一月中旬，日军大举进犯热河，驻吉黑两省的兵力调往前线，侵占虎林县的日军人见部队也于一月十四日撤回密山。二月二日，伪吉林省署派日人参事官隐岐太郎、指导官佐滕電男及属官王汇东，俄人翻译阿夫米多来到虎林，拼凑傀儡政权，并将自卫团改编成伪警察大队，委李象山为警察大队长，高玉山为第一中队长。李象山等汉奸人物厚颜无耻，认贼作父，依仗日本侵略者的势力姿意妄为，勒索欺压穷苦百姓，虎林县民众沦入国破家亡的悲惨境地。高玉山面对日寇、汉奸的罪恶行径怒火中烧，暗中酝酿，以待揭竿时机。

在民族危难，国家存亡的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人站在抗日救亡的前列，早在一九三二年初，中共饶河中心县委就组织宝清、虎林、饶河、抚远等地党组织积极开展反日活动，到一九三三年上半年已发展了三百多名反日会员。党团员和反日会员利用各种形式开展反日宣传活动，同时派人深入到高玉山等自卫团中工作。此外，还由崔石泉、金文亨、朴振宇、李葆满等同志组织朝鲜族青年成立了饶河反日游击队，从反动派手中夺取枪支、武装民众，建立根据地、开展积极的武装斗争。活跃在密山、虎林、饶河、抚远、宝清等地的自卫军、救国军余部，也打起各种反日山林队的旗号，不时地袭扰敌人。据伪满《密山事情》记载：“自李杜……部进入苏联以后，有二十六个头目，合计五千

* 大同二年一月十四日虎林县公署委任令。

三百余人，盘踞在密山、虎林四周，多次袭击密山、为害甚大”＊。

一九三三年二月四日，密山县保卫团长张宝和揭起反正抗日的旗帜，与原自卫军旅长单春霖部合成一股，在密山县东北的杨木岗一带活动。二月八日，自卫军代总司令陈东山，救国军旧部张雨廷、张巩奇等攻克密山，伪县署撤至平阳镇。二月十二日，陈、张等部又以奇兵包围了平阳镇，捣毁伪警察署、税务局等机关，重创了日军木村部队。

邻县此起彼伏的武装抗日斗争很快影响到虎林县，高玉山暗中与部下商议，伺机起事，再举义旗。二月二十八日，虎林四区黑嘴子发现抗日军活动，伪警察大队长李象山率第二中队前去“讨伐”，留高玉山中队驻守县城附近的独木河。高部热血青年杨秀文、杨秉清等人约会王撝卿在仁合洞饭庄密议后，于三月一日晚暗藏手枪潜入日参事官居住的商会会所，出其不意当场击毙日参事官隐岐太郎，指导官佐滕重男和俄人翻译阿夫米多等人。这一行动轰动了全县，一些绅商富贾唯恐日军前来报复，一时不知所措，而高玉山则感到时机已到，他连夜率数骑赶到县城，对杨秀文等人倍加勉慰，他说：“打鬼子我早有此意，你们先开了第一枪，我一百个赞成，你们给中国人争了气……咱们都是堂堂的七尺汉子，不能眼瞅着小鬼子吞了东北！”

接着，他将驻独木河的队伍拉回虎林，宣布起义抗日，并接管了县城，然后召集部属和各机关团体首脑共商抗日大计，大家一致赞同成立“国民救国军”，公推高玉山为总司令，王春旭为副司令，以原自卫团为骨干编成两个旅，分别由原分队长孙宝鼎、孙海清担任旅长，从此，高玉山便开始了以抗日复土为大任的戎

＊　《密山事情》（日）第七章、治安。

马生涯。

（二）

一九三三年三月八日，吉林自卫军代总司令陈东山率部来到独木河，与高玉山兵合一处，攻打密山未果。五月，伪骑兵第四旅第一团长陶冶率伪军前来“征剿”，高玉山率部与敌激战，给敌以沉重打击，陶冶率残队逃回密山。五月二十五日，高玉山率两千余人三面包围了饶河县城，拂晓时分战斗打响，守城伪军凭高墙重垒负隅顽抗，攻城队伍一时受阻。高玉山命令军中仅有两发炮弹的迫击炮向城中开炮，只一炮城中起火，伪军惊慌失措，乱成一团，救国军官兵乘势冲进城内，击毙伪保卫团长侯文才以下数十人，伪县长刘洪谟弃城逃走，饶河县城遂被收复。

饶河克复，群情振奋，民众夹道欢迎抗日军战士，各地的救国军、自卫军余部及山林队也纷纷来汇，先后有密山保卫团张宝和，黑龙江义勇军臧景芝，救国军余部袁辅三，自卫军武术旅长汝有才，红枪会首领黄应宗以及桦川的张锡侯、王勇、密山的陈东山等各率所部来汇，除陈东山，张锡侯等部视为友军外，其余编成十个旅，拥众五、六千人。

救国军进据饶河，经过一番整顿，又举兵进攻抚远。抚远守敌闻风而逃，救国军兵不血刃进据抚远，至此，虎林、饶河、抚远三县全部被救国军收复，下江及吉东等地又燃起了熊熊的抗日烈火。高玉山分兵驻守三县重要防区，安抚商民，恢复各业，并发行了三县通行货币，一时间，虎、饶、抚三县呈现出军民携手抗战的热烈景象。

中国共产党对国民救国军的发展寄予了极大的关注，早在救国军攻克饶河之前，中共饶河中心县委就派出党员李阳春、朴振

宇等同志与第一旅参谋长王撝卿等人联系，协商救国军与我党领导的反日游击队协同抗战事宜，王当即向高玉山汇报，高极表赞同，于是双方建立起固定的联系。饶河克复以后，高玉山命令打开监狱，释放一切主张抗日的反日会员和其他爱国群众（其中有中共党员），并准许他们公开进行抗日宣传活动。从此，李阳春等同志与王撝卿正式接上关系，并通过这一关系，饶河中心县委先后派出黄继兴等二十余名党团员、反日会员进入救国军工作。* 反日总会还在一旅旅部的对面挂起反日总会的牌子，在民众中广泛宣传中国共产党人的抗日主张，极大地鼓舞了群众的斗争热情，也深刻影响了救国军的广大爱国官兵。

一九三三年六月下旬，饶河中心县委考虑游击队刚刚组建，力量薄弱，不易独立活动，加之该队完全由朝鲜族青年组成，不便在汉族青年中发展武装，便派出外交委员李葆满通过王撝卿与高玉山协商，要求将游击队暂时编入救国军中。高玉山不仅赞同，而且允许游击队自成体系，其编制，干部人选完全由我党确定，保持游击队的独立性。就这样，饶河反日游击队编入救国军第一旅中，命名为特务营，下属三个连，一个手枪队，原游击队长金文亨任营长，崔石泉任政治部主任，一连长崔石峰，二连长朴英根，三连长许成在。为了在汉族民众中扩大党的影响，密切特务营与救国军的关系，我党还建议选派汉族青年到特务营工作，高玉山极力支持，选拔雇农出身的汉族青年许资善等人编入特务营。许资善等人进入特务营以后，崔石泉、朴振宇等同志对他们热心关怀，经常向他们讲述革命道理和党的知识，启发其阶级觉悟，使这些人在党的培养教育下迅速成长，许资善本人还于一九三三年七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后期我党领导的抗日

---

* 参见《中共满洲省委香关于满洲工作的报告》1933年11月24日。

队伍的骨干。

饶河反日游击队编入救国军特务营以后，全营战士作战勇敢，遵守纪律，处处以模范行动去影响救国军官兵，得到高玉山和广大救国军官兵的信任和支持，双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合作是很好的。但是，后来由于救国军中一些受国民党影响的领导人对共产党人持有偏见，加之当时饶河中心县委的某些领导人受左倾路线的影响，未能以正确的方法去解决联合中的问题，致使双方产生隔阂，甚至酿成武装冲突。为了保护共产党人，高玉山出面制止某些首领迫害特务营的行为，并批准将反日总会迁到第一旅司令部去办公，还委任反日总会负责人李阳春为第一旅中校参谋，另一负责人于冠三为中校军法官，使他们以合法身份在救国军中活动，免遭阴谋分子的迫害。

由于救国军内部成份比较复杂，连高玉山也无力管束后来收编的一些队伍，某些首领背着高玉山继续坚持分裂破坏活动，为了避免冲突，特务营一度脱离救国军而转入山区，一面总结与救国军联合抗日中存在的问题，吸取经验教训，一面加强部队的军事训练和政治工作，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经过两个多月的整顿，特务营又派李学福、许资善为代表同救国军联系，阐明联合抗日的重要意义，表示要重返救国军共同抗日。高玉山则带头表示欢迎，并委派王撝卿进山迎接，从此，两部消除了隔阂，特务营又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在救国军中。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天已降雪，救国军战士大多身着单衣；给养补充十分困难。为解决部队急需，金文亨、崔石泉率特务营战士七十余人，袭击了虎林附近的于保董大排队，全歼这股敌人，缴枪七十余支和大批粮食、衣物及其它物资。战斗结束后，特务营除留下一小部分外，其余物资都援助了救国军各部，这种

将战利品无私支援友军的行为在救国军中还是不多见的，因此它无疑使我党领导的这支队伍在救国军中的威望大大提高，高玉山也对特务营的无私举动给予热情的称赞。

（三）

一九三三年五月，日军侵占了热河，并突破长城各口，兵临平津，威胁华北，蒋介石政府畏敌如虎，一再妥协，竟于五月三十一日同侵略者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公然宣称取缔义勇军的抗日活动。蒋介石政府的卖国行径激起高玉山的无比愤慨，从而使他彻底丢掉了对国民党政府的幻想，决心凭一腔热血，尽匹夫之责，同日本侵略者周旋到底。

是年六月，高玉山与陈东山联合袭击敌人的黑嘴子据点。黑嘴子恰当密山至虎林的交通要冲，进则威胁虎林，退可潜入山区，汉奸李象山自虎林被救国军占据以后一直龟缩在这里，构筑工事，收罗汉奸，扩大武装，同救国军作对。为了拔掉这颗钉子，光复虎林全境，高、陈各率所部于六月十三日包围了黑嘴子，伪骑兵第四旅一团团长陶冶急忙率部前来增援。双方接火后一时相峙不下，高便派出小部队偷袭陶团的马队前哨，打死一些伪军及战马，使陶团乱了阵脚，匆匆撤进黑嘴子街里，命李象山率部守住德盛泉，以作他的后卫，又命所部构筑工事守住镇街四周，企图坚守待援。高、陈集精锐猛攻德盛泉不下，一连十余日颇有损失，高玉山等遂改变战术，往攻没有城垣护卫的黑嘴子街。两部约定以三声号炮为令，统一行动。第一声炮响，高、陈将兵力集结到环绕镇街的穆棱河畔，敌人并未介意。第二声炮响，大兵逼近陶团工事，陶冶自以为兵力雄厚，火力充足，仍未作准备。待第三声炮响，镇街周围枪炮声突起，喊杀声不绝，

高、陈部战士一齐向敌人发起了猛烈进攻。这一下陶冶才慌了手脚，率部仓促应战，并亲架机枪狂扫，高、陈部官兵冒着枪林弹雨勇猛冲杀，有十余名战士直扑伪团部所在地永和东大楼，很快攻占伪团部。陶冶惊闻老巢失守，急忙率队增援，当行至永和东大楼东南角时被我军发现，一阵排枪当场击毙陶冶，陶手下亲兵慌忙叫喊："团长阵亡了！"伪军闻声顿作鸟兽散，躲在德盛泉的李象山见势不妙急率残兵向密山遁去，黑嘴子遂于七月八日克复，是役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和其它物资。

就在高、陈部占领黑嘴子不久，日军派飞机前来侦察，并向西河口投掷炸弹，高、陈料到敌人必有大军在后，因黑嘴子无险可依便率部返回了独木河。果然，日本侵略者为了在东北尽快建立法西斯殖民统治秩序，在侵占热河、控制长城各口以后，又回师吉东，对高玉山等部义勇军进行了大规模的"讨伐"。敌人这次"讨伐"由汉奸李象山带路，日军联队长松田率领日伪军一千余人首先占据了黑嘴子，接着又出动飞机、江舰，配以一千余日伪步骑兵，从水、陆、空三路围攻虎林县城。由于敌人武器精良、攻势又猛，防守县城的救国军力战不支，一九三三年八月二十三日，日伪军终于攻陷了虎头镇，救国军占据五个月之久的虎林县城又陷敌手。

县城失守后高玉山将部队集结到独木河山区，此时山区已降初雪，几千官兵身着单装、补充无源，粮食、弹药也渐见告罄，眼看陷入绝境。敌人乘机从富锦派来说客，许以高官厚禄，企图收买高玉山投降，高玉山怒斥敌人代表，并下令将汉奸说客扣押，以示抗日到底的决心。

在危难时刻，高玉山派出代表进关求援，结果一无所获，高玉山遂决心依靠自己的力量打开局面。在军官会议上，一旅长孙

宝鼎提议，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与敌决一死战，集全军精锐去攻打虎林县城，以解决军械和给养的急需。高玉山也认为这是救国军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决心背水一战。他在全军士兵大会上说："弟兄们，咱们东北的老百姓现在吃不象吃，穿不象穿，成了小鬼子的奴隶，有骨气的中国人谁能咽下这口气！"① 说着说着，他声泪俱下，在场官兵无不为他的爱国激情所感动，一致表示愿和敌人以死相拼。我党领导的特务营主动提出要打头阵，经过商议，高玉山从各旅抽调精兵一千五百人组成攻城主力，以第一旅一营进攻伪军团部，特务营三连进攻日军司令部，特务营一、二连进攻县城北部的碉堡，并派一部兵力围住县城西部阻击溃逃之敌，其余担任预备队。

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八日，高玉山亲率一千五百健儿分四路包围了虎林县城。是时，虎林县城驻有一部日军，外加伪军两个团，计一千余人，双方接火后战斗便非常激烈，半小时后特务营三连一马当先，冲进日军司令部，击毙日军二十余人，缴轻重机枪五挺和部分步枪。与此同时，救国军另三路人马也先后冲进县城，攻克了伪军团部，伪军张、阎二团惶惶向南退却，特务营一、二连战士乘势夺下了北部碉堡，毙伤敌人一部。这时，一股溃敌向西逃窜，又遇到救国军的阻击，日伪军们在城内焦头烂额，抱头乱窜，刚刚到任不久的伪县长金国桢和参事官川田佐一郎慌乱中率三十余名卫士逃到北山，被救国军团团围住，成了瓮中之鳖，日本参事官川田佐一郎及其妻子吓得灵魂出壳，竟要举枪自杀。②

就在救国军节节获胜的时刻，日军大批援兵赶到，伪军阎、

① 参见虎林县志办访问整理资料。
② 《虎林县政况概要》康德二年六月编。

张二团也乘势组织反攻，城内的一部分残敌又控制了县城西部的制高点，集中火力向城内的特务营射击，特务营陷入险境。高玉山急忙组织预备队增援，结果两次增援皆被击退，最后他又把卫队团派上去解围，还是没有奏效。黄昏时分，特务营三连和一营仍陷于城中苦战，被优势之敌分割包围，特务营连长许成在及战士三十余人壮烈牺牲，只有两人遍体鳞伤突出，一营也有一百名官兵在城内殉难，余部由景乐亭率领杀出。

是役虽然在初战时重创了日伪军，打出了救国军的威风，但由于敌援队赶至，我军孤立无援，阵亡二百余人，大伤元气。

一月二十九日中午时分，高玉山集残部于独木河，环顾全军上下，官兵们身无御寒之衣，腹无充饥之食，枪无补充子弹，伤病不能医治，而且敌人即将大举来犯，如不采取果断措施势必将全军复没。经紧急会议商定，除留一旅一营、特务营等部继续坚持原地抗日外，其它各部撤入苏境，待渡过难关，部队得到补充之后再图反攻。一月三十日，高玉山率救国军余部抵达国界，含泪告别了苦难的祖国和父老乡亲。

（四）

救国军大队人马撤入苏境以后，留在虎、抚、饶地区的救国军余部大多打着高玉山的旗号，继续同日本侵略者作不妥协的斗争。同年二月，日伪军从富锦进兵饶河，驻守饶河的救国军溃散，一部分撤往苏境，一部分转移到深山密林。接着，日伪军又分兵两路进袭救国军第六旅驻地宝清县大河镇，六旅官兵顽强抵抗，最后弹尽援绝，大河镇失守，参谋长以下十八人不幸被俘，他们面对敌人的劝降不动声色，最后从容就义在敌人的铡刀之下。

虎林之役后，救国军特务营转移到饶河县境的大岱河一带，经饶河中心县委决定，取消了特务营番号，更名为饶河反日游击队，该部队在党的领导下吸收和改编了高玉山余部及其它抗日武装，广泛发动群众，坚持开展武装斗争，建设游击根据地，最后发展成为拥有几千人武装的抗日联军第七军，开创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斗争的新局面。

高玉山率部退入苏境以后，当年春假道苏联进入新疆伊犁地区的惠远，不久，盛世才将该部改编并令其主力开赴南疆平叛、其余老弱病残组成东北义勇军屯垦委员会，委高玉山为委员长，在惠远屯垦。一九四〇年盛世才又将高玉山调至迪化，给了一个督办公署中将顾问的空头衔，并不信任和重用。

盛世才打着亲苏、亲共、建设西北、收复东北的招牌，利用东北义勇军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随后便露出狰狞面目，囚禁和屠杀共产党人，残害东北义勇军将领，先后以各种莫须有罪名杀害了义勇军旅长杨耀钧、郑润成、苏国等人。对于后期进入新疆的高玉山也没有放过，一九四二年冬，盛世才制造罪名囚禁了高玉山，后来虽然放出监狱却仍派特务爪牙终日监视，不得自由。一九四四年秋，盛世才又以“阴谋暴动案”将高玉山再次关进牢狱，对其精神和肉体进行了惨无人道的迫害，致使高玉山身染重疾，羸弱不堪，直到“八一五”光复后才被释放出狱。

抗战胜利了，象高玉山这样一位为民族解放事业建树功绩的义勇军将领，却被国民党政府一脚踢开，不管不问，断绝了他一家数口的生活来源。高玉山时已年迈，加之病魔缠身，穷困潦倒，只好靠朋友接济渡日。在困境之中，高玉山日夜思念他曾浴血保卫的东北家乡，多次提出还乡要求，新疆当局只好答应将其全家送回东北，但到了兰州便扔下不管了，高玉山一家及许多义

勇军眷属流落兰州，苦熬岁月一年之久。一九四六年，流落在兰州街头的原东北义勇军官兵及其家属为了改变困境，自发组成了“遣送委员会”，向当局反复交涉，直到一九四七年，国民党当局才出于政治的需要答应遣送这些人返乡，于是，高玉山一家于当年七月离开兰州东归。不料，东归途中又横生枝节，国民党当局企图利用这些有过抗日经历和影响的义勇军官兵来充当打内战的工具，当列车行至徐州，反动当局开动宣传机器，煽动义勇军官兵“打回老家去”，向我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发动进攻。高玉山不顾羸弱之驱串联所部，群起抵制，坚定表示说：东北义勇军的枪口只能对准日本侵略者，不能向自己人开枪。由于义勇军官兵的强烈反对，反动当局尽管在徐州拖延行期达一个月之久，仍未能说服这些人为蒋家王朝效命，只好将他们放行。

一九四七年八月，历经坎坷和磨难的高玉山终于返回阔别十三年之久的东北故乡。可是，由于经年苦难的折磨，高玉山已经病入膏肓，到达沈阳的当日便住进医院。一九四七年八月三十一日夜十时三十分，这位叱咤一时的抗日将军，在反动派的长期摧残和迫害下，终于悄然离开人世，终年六十三岁。

高玉山自揭竿抗日以来，毁家纾难，身无半文积蓄，他猝然离世，留下妻子和五个尚未成年的子女，连简单的安葬也无能为力，而国民党当局正热心于发动内战，对高玉山去世无动于衷。但是，东北的人民、东北的爱国人士没有忘记他，还乡东北义军自发组成了高玉山将军治丧委员会，在报上发表启事，筹集殡仪款项，启事说：高公“以急公好义，仗义疏财，故贫困潦倒，身后萧条，并遗子女多人，生计维艰，以十余年抗战将领胜利后如此惨淡，不仅全体义军悲泣如雨，即社会人士政府当局能不一洒同情之泪乎！……我全体还乡义军目睹惨状恸惘于心，于穷途线

下组成治丧委员会，情愿缩食集款筹备安葬以慰忠魂……”*

一九四七年九月三日，返乡东北义军为高玉山将军举行了隆重的吊唁仪式，高玉山生前的战友和还乡义军上千人参加了葬礼，送殡队伍长达里许，人们扶着灵柩，把将军遗骨安葬在沈阳北陵的山坳。初秋的落叶飘落在送殡队伍的行列，九月的青松默默无语地注视着缓缓的人流，天地间的万物都仿佛屏住了呼吸，与人们一道向这位在民族危难关头奋起抗日的老将军肃然起敬！

高玉山将军所领导的国民救国军虽然坚持抗日一年之余便失败了，但是，这支队伍是在马占山、苏炳文、李杜、王德林等义勇军主力相继瓦解和失败，日伪军势力正值猖獗的时刻兴起的，他们在敌强我弱，毫无后援的艰苦条件下矢志抗日，坚定不移，并一度克复了虎、抚、饶三县领土，成为吉东地区义勇军后期斗争的一面旗帜，表现了中华民族前仆后继，不屈强虏的战斗精神。尤其是在国民党反动派拱手相让东北、反共闹剧愈演愈烈的时刻，高玉山不为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共宣传而迷惑，力主不分党派，不分民族，枪口应该一致对外。他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下，认真接受并积极赞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公开欢迎共产党人到救国军中工作，并同我党领导的游击队密切配合，共同抗战，支持和保护了党所领导的新生的工农武装，这在当时尤是难得和可贵的。

高玉山将军出身于下层社会，他为人正直、豪爽，体抚民间疾苦，痛恨黑暗社会，当他晚年身居异地、倍受欺凌和迫害之时，仍不苟于世俗和权贵，直至郁郁去逝。

高玉山将军及其所领导的国民救国军以英勇抗日的壮举为东北人民武装抗日斗争史书写了闪光的一页。

---

* 载《中央日报》1947年9月2日四版。

高玉山将军抗日经历

张 景 昭

九一八事变时，我正在东北军二十一旅骑兵团任书记之职，该团一度追随二十一旅抗日，一九三三年初吉林自卫军失败以后，二十一旅旅长关庆禄投敌，骑兵团也随之附逆。不久，虎林县保卫团总队长高玉山揭旗抗日，组建起东北国民救国军，我便脱离骑兵团投身到这支抗日队伍之中，被高玉山委为第一旅书记官，亲身参加了抗日活动。如今半个世纪过去了，一些往事已经记忆不清，现仅就自己印象较深的几件事情回忆如下：

一、自卫军溃败，高玉山继起抗日

一九三二年冬天，日军大举向吉黑两省抗日军马占山、苏炳文、李杜、丁超等部进犯，义军各部相继溃败，马占山、苏炳文进入苏境，护路军总司令丁超、二十一旅旅长关庆禄投敌，时吉林自卫军总司令李杜见前线崩溃，不可收拾，便弃大本营梨树镇，率总部各处人员乘汽车向东撤去，抵密山县住在官银号，日机紧跟着来轰炸，将官银号邻近的邮局和一家商店炸毁，李杜在密山未敢停留继续东撤进入虎林，日军出动百余辆汽车尾追，驻平阳镇之二十六旅王孝芝团未敢抵抗，撤至黄泥河，驻半截河及密山县城的二十一旅骑兵团得到旅长关庆禄投敌的指示转向乡村（后被日军改编为密山县骑兵大队），退到虎林县的李杜喘息未定，见日军汽车大队已经逼近，只好率部越过乌苏里江，日军于

是轻而易举占领了虎林县城。

高玉山原是虎林县保卫团的总队长，事变后被李杜委为吉林自卫军第一支队长仍兼虎林县保卫团总队长，负责维持后方治安，支援前线抗日，众望所归，颇具政绩。

日军进占虎林后，高玉山率队退守独木河，虎林县留下一个分队。日军虽然击溃了李杜、王德林军部抗日军，但是，中东路沿线仍然活跃着许多自卫军、救国军残部，对他们仍是一个威胁，所以不敢在虎林久留，驻守一段时间后便回师收兵巩固后方，留下日本参事官、指导官、顾问、朝鲜族翻译等四人，组织利用汉奸，维持统治局面。

当年春节前后，高玉山留在虎林的部下杨秀文、张玉阶、鞠俊卿、姚文才、杨秉清等人，以及仁和园饭庄会计王撝卿，愤恨日军猖獗，民族危难，在饭庄密谋暗杀日寇以泄心头之愤，于是在一天夜里突袭了日人参事官的驻地，枪杀参事官、指导官等四人。虽然出了口气，可是下一步怎么办呢？几位青年莫衷一是，乱了方寸，王撝卿便建议请高玉山出山主持大局，众人异口同声表示同意。没待使者出发，高玉山已闻讯率数骑赶来县城，杨秀文等人不知高总队长来意如何，担心高玉山责怪自己未经批准，擅自贸然行动之举，谁料想高玉山慨然宣布说："你们杀日寇我赞成，好男儿谁也不愿当亡国奴，我坚决支持你们！"

高玉山出现在虎林县城，商民恐慌心理渐趋稳定，高便招集部属及各机关、团体的首领共商抗日大计，最后决定成立"东北国民救国军"，公推高玉山为总司令，司令部参谋长杨春元，指挥袁辅三，下设参谋处，秘书处，副官处，军械处，军医处等部门。部队以旅为单位，第一旅长孙宝鼎，第二旅长孙海清，不久，密山、虎林以及江北黑龙江境一带抗日军的余部也纷纷来

投，全盛时部队编成十个旅，近万人马，其中，有张宝和，臧景芝、杨占山、王春旭等人分任旅长（王春旭副司令兼九旅旅长），江北的张锡侯司令，桦川的王勇司令以及二十四旅余部陈东山也率兵马来汇（这些队伍视为友军，未编入救国军序列）。

救国军打起抗日旗号后，便西进密山发起攻势，苦于密山城池坚固，敌人抵御顽强，我军无有重火器未能攻克，遂撤回安乐镇。不久，伪军陶团来攻，我军严阵以待，将来犯伪军一举击溃，毙伤敌人甚多，残敌惶惶遁入密山。是役后，我军士气高昂，高玉山率部东进去攻饶河，经过激烈战斗，敌人伤亡惨重弃械而逃，我军胜利收复了饶河。

当时，饶河县地下党组织成立起抗日救国会，它是党领导的半公开组织，经常对人民进行抗日宣传，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我军第一旅参谋长王撝卿早在关里就参加了共产党，所以他很快同反日会联合起来，经常做高玉山、孙宝鼎等领导人的工作，使高、孙等人理解了我党的抗日方针，大力支持王撝卿的工作。我军攻下饶河县后，监狱里关押着两名党的工作人员，王撝卿通过高玉山下令将他们释放出来，这使救国军同中共饶河县委领导的抗日团体关系愈发密切。不久，党领导的一支游击队编入一旅特务营，与救国军配合作战，特务营编入一旅后，他们要求抽调一些有文化的汉族青年充实特务营，因为特务营是清一色的朝鲜族，互相联系，交往不方便，高玉山、孙宝鼎便责成王撝卿去办，结果在第一旅选拔了三、四十名汉族青年，经过短期训练，派到特务营，旅部还让我充当特务营的汉文讲师，又选拔一营精壮战士由景乐亭任营长同特务营配合训练，协同作战，这不仅使特务营发展起来，也影响到一旅的思想，精神面貌，使一旅成为救国军的主力。

谁知第四旅臧景芝部的一些人对特务营心怀叵测，有一次竟依仗人多势众，和特务营冲突起来，结果他们倒吃了亏。臧景芝于是向高玉山告状，说特务营如何坏，还说特务营所以敢和四旅作对是一旅包庇，一旅同共产党勾结将来国民党来了我们不好交待等等，参谋长杨春元也在旁边添油加醋，要求高玉山对特务营采取限制措施。高玉山回答说："几个朝鲜青年组织抗日有什么不好？只要不危害我军抗日就不该限制，再说我们这支队伍也不是国民党军队，国民党从来未给我们只字指示，更不用说支援械弹军需，咱们是老百姓的抗日武装，谁抗日谁就是咱们的朋友……"

高玉山拒绝了臧景芝等人的蛊惑，为了把握稳妥起见，他特意找来孙宝鼎、王撝卿，商量如何解决互相的矛盾，最后他说："共产党是主张抗日的，老百姓都明明白白，可是我这儿（指司令部）挺乱，不便和他们明来明去，你们一旅人整齐，思想又统一，这工作就由你们去做。"不久，高玉山下令，委任李阳春、于冠三等共产党人在一旅任职，从此，一个时期内，饶河县委便在一旅旅部开展工作。

二、进 关 求 援

一九三二年夏天，救国军又一举攻克了抚远，这样，救国军控制了虎林、饶河、抚远三县，救国军声势大振，三县爱国民众踊跃支持我军，抗日救国的呼声甚高。救国军在三县分驻兵力，构筑工事，训练兵马，并发行了三县通用的流通券，影响很快波及到关内各地，吸引了许多爱国志士投入我军，甚至有些关里青年也风尘仆仆，辗转来到虎饶地区，参加神圣的抗日报国义举。如赵则东、孟繁伦、曲源、张东旭、宋英魁这些爱国青年，都是这个时候从关内来投我军的，并为后来的部队建设做出了贡献。流

落在关内的义勇军将领也对我军表现了极大的关注，马占山特派王福田等二人前来联络，勉励；李杜也派出严处长，侯连长二人到虎林劳军；冯玉祥将军还派他的中将参谋罗某潜来富锦，送来两张委任状，一张是委王勇为抗日联合军第一军军长，另一张就是委高玉山为第二军军长。

救国军的发展引起了日伪当局的慌恐和不安，当年秋天出动重兵分从陆、空、水三路来夺虎林，高玉山督率一旅官兵力抵不克，不得已撤出，转入独木河山区。由于虎林失守，救国军的给养补充被切断，几千人挤在独木河，眼看冬天降临，官兵们身着单衣，吃没吃，穿没穿，高玉山也拿不出什么好主意，便召集军事会议商量对策。会上，有人提议说，马占山、李杜等将领都派人来联系过，如今咱们有困难，为啥不去找他们帮助解决呢？也有人认为，这些将领在关内都是光杆司令，无权无势，找到他们恐怕也是无济于事。但是，除此以外再没有什么好的主意，最后高玉山决定派代表出关，在物色人选时，我自告奋勇，请求充任进关代表，高玉山点头应允。

初冬的一天，我告别战友们化装进关，动身时高玉山交给我三张用白绫子写的介绍信，还掏出三十元哈币对我说：这是他老伴积攒的一点钱，权当路费吧，我含泪接下钱，心里很不是滋味，高玉山又嘱咐说：“景昭，你的任务十分艰巨，全军万余人马都在等候你的音信，你速去速回，路上要千万小心……”

我拉山绕到七虎林，又在游击队护送下渡过穆棱河，然后在密山登车，绕道大连，烟台进关，终于到了上海，在静安某公寓见到了李杜将军，李杜等义勇军将领进关以后，蒋介石对他们并不感兴趣，所以李杜便参加了上海的抗日后援会，任武装部长，这个团体是党的外围组织，他的秘书长刘佩光、侍从副官刘冠英都

是共产党员，我向李杜汇报了救国军一年来的抗日战绩，最后谈到我军衣食无着，濒临绝境的状况，李杜很是感叹，先是盛赞我军一年来的赫赫战果，接着提起高玉山，他说：高是我的老部下，这个人为人忠实可靠，有民族气节，又有胆略，你回去后代我向他问好，向大家问好，希望他能继续奋斗下去。他又说："遗憾的是，我现在实在没有办法援助你们，如今东北的抗日不能依靠蒋介石，收复东北的希望完全寄托在你们青年一代的身上，希望你们善自为之。"

我一听自己进关的目的落空了，心里很着急，就提出要去南京找当局面请或者去找冯玉祥将军。李杜叹了口气，劝我不要到南京去，说到那里去会有危险，又说冯玉祥那里也不要去啦，因为他组建抗日联军的计划已被蒋日合谋的进攻而瓦解。我一听这些心乱如麻，便请教李杜为我军设想出路，他提出三条办法：第一，想尽办法与敌人继续周旋，以俟苏日战争爆发（当时许多人都抱有这种希望），那时我们就可以收复东北；第二，必要时将眷属隐蔽安顿，部队精简，以俟时机；第三，实在万不得已时退入苏境转道新疆，保存部队实力。

接着，李杜和我谈起在东北抗日的经历和进关的遭遇，从他的谈吐中看出他对蒋介石政府十分不满，他说：我是一个抗日份子，蒋介石不抗日要我有何用？所以我参加了这个团体（指后援会），我知道这个组织是共产党搞的，也没考虑那么多就参加了，我以为只要是抗日的人都可以合作……他又向我介绍了国内的时局和国共两党的情况，他说，我们在东北时是集体加入过国民党的，可是现在看来，共产党在我们国家是一股新兴势力，它的抗日民主政策深得人心，势力不断上升，虽然目前还不够强大，难于同国民党对抗，但是它的发展速度很快，而国民

党腐败堕落是难以收拾的，蒋介石又私心太重，极力扶植亲信，消灭异己，聚敛民财，眼前虽然气势汹汹，实则外强而内干，与共产党相比两种势力的升降已明显可见，所以蒋介石很怕共产党，故步步向日军退让，怕共产党的势力在抗战中壮大起来……最后，他又告诉我说，今后领导全国抗日的将是共产党而绝不是国民党，战后复兴中华民族和重建祖国的伟大事业，亦将由共产党而取代……。

李杜这些话诚挚恳切，使我耳目一新，虽然此行未达目的，但感到受益非浅，对这位知识渊博，和霭可亲的老人很是钦佩。后来，我又同他的秘书刘丕兴多次谈话，李杜还把他的副官长王子耀以及抗日后援会负责人褚谊民教授介绍给我，这些人对我军的抗日事业都表钦佩，对面临的处境也深感同情，尽管他们爱莫能助，但是态度却是炙热感人的。

我在上海留连几日，又北上天津找到马占山，他也表示无计可施，我只好匆匆返回虎林山区，这时，已是一九三四年的元旦了。

三、最 后 一 战

我回到独木河向高玉山详细汇报了进关经过和诸位义勇军将领的态度，高玉山见到外援落空,便召开会议商量办法,会上孙宝鼎旅长提出,我们不能坐山里等着敌人来打,趁敌人还未出动，我们应该集中力量攻打虎林，如果得手我们就可以解决部队的枪械弹药、服装，即使失败了也不损我军的声威。众人一致赞同这一方案，会后便立即进行了战斗动员和准备，从全军抽选一千五百人，进攻部队一千人，预备队五百人，不上前线的战士除每支枪留五粒子弹外其余全部交给出征部队。另安排景乐亭所率的一营

和特务营为主攻部队，其它部队配合，官兵们情绪激昂，决心孤注一掷和侵略者拼一死活。

日寇乘救国军孤军无援，以为有机可乘，便派富锦的大地主段五爷前来说降，高玉山严词予以拒绝，许多官兵也都表示宁可战死，也不降日，纷纷要求处决汉奸说客，但也有些人说段五爷以往人缘较好，在下江一带的穷哥们心中有些威望，主张放他回去，高玉山最后采取折衷的办法，将段五爷扣压起来，以后撤入苏境时也把他带过国界。

大约是在一月二十几日的拂晓，我军向虎林县城发起了进攻，初战相当顺利，一营和特务营相继冲进城里，守敌慌乱一团，死伤甚多，不料战至中途，敌人援军乘坐五十余辆汽车蜂拥般地扑来，城里伪军也重新整顿向进城的部队反扑，敌我双方纠缠在城里，难分难解，陷入一场血战。一营和特务营陷入城里，高玉山命令卫队团长杨秀文率领预备队几次增援，皆被敌人的猛烈火力压回，双方一直苦战到夜幕降临，景营长率数十人突围而出，特务营张营长、李连长身负重伤仍率全部死命杀出，高玉山见大势已去，只好下令撤回独木河山区，但是，仍有部分战士陷入城里没法脱身，他们大多坚持战斗到最后一刻，直到子弹打光，壮烈牺牲。三旅有九名战士被敌人压到江边的一个小院，他们不屈不挠，最后弹尽被俘，一位伪军排长被救国军的英勇牺牲精神所感动，当面夸奖这些战士说："你们真了不起，就这么几条破枪竟敢进攻虎林城！你们跑吧，滚大江逃到对岸去吧"。于是，伪军们朝天放枪，这九名战士才幸免越界脱险。

虎林一战我军死大半，退回独木河后伤号累累，凄凄惨惨，又有消息传来说，敌人大股部队就要进山讨伐，当时状况实在无力迎敌，于是，高玉山决定转移到苏境。他下令由第一旅护送眷

属，伤病号先行，一旅一营与特务营余部殿后，部队便告别了亲人、国土，缓缓向苏境撤去。进入苏境后，高玉山命令把武器交给不越境的留守队伍，一些人不愿交，高玉山解释说："这些枪带到苏联没有用，留下来却可以对付敌人，再说，我们如果能得到苏联的帮助打回来，武器是不会缺乏的。"众人这才默默把武器交给留下的战友，其余人员便进入了苏境。

当时，高玉山及许多将领都抱着请求苏联提供军火、给养，再打回东北的心里，谁知，苏方为避免刺激日方，没有答应我们的要求，把我们安排在伯力住些日子后，转路送往新疆。

高玉山一行进入苏境后，日伪军向饶河大举进犯，驻守在这里的第四旅官兵与敌激战两日，后因孤军无援，弹药告竭，不得已撤出，旅长臧景芝率余部也退入苏境。饶河失守，日伪军乘势又攻取了抚远，救国军收复的失地就这样又陷敌手。

高玉山进入新疆后，被盛世才聘为中将顾问，一九三七年又被委为伊犁屯垦委员会委员长，率领旧部从事农牧建设，一九四〇年奉命开赴阿台，协助省防军进剿惯匪勿斯满，事平率队返回迪化仍任中将顾问之职。当时的新疆督办盛世才为了巩固统治地位，利用东北义勇军平叛讨逆清除异己，一俟地位巩固，便对义勇军大下毒手，高玉山也被他们以莫须有罪名羁押下狱，直到光复才获释放，但身体已垮，年令已高，他无意功名，更不愿同国民党合作遂于一九四六年携眷返乡，到达兰州后，当局竟然将返乡的义军官兵眷属扔下不管，让这些人自谋生路，自想办法，高玉山在兰州困顿一年之久，全家数口无有任何生活来源，全靠旧部友好资助，勉强维持生计。一九四七年，当局在舆论压力下被迫答应将散在兰州的义军官兵、眷属送回东北，高玉山这才率领家人回到沈阳，却已病入膏肓，入院医治，不久便病逝而去。高

玉山去世后，抛下妻室儿女，手中没有分文，连简单的安葬都无法进行，在沈阳的义军旧部友人自发组织起以王勇为首的治丧委员会，登报向社会各界呼吁，后来，国民党东北行辕主任卫立煌赠送了一笔殡仪费，这才把高玉山的遗体安葬。送葬这天，在沈阳的许多义军友人前来参加吊唁，花圈挽联摆数里之长，很是庄严隆重，我还代表高玉山的旧日部属赠送了一副挽联：

在东北抗日在西北平乱当仁不让见义勇为抗日将军撒手去。

为国家尽忠为国民尽孝毁家纾难为国忘身民族英雄不留。

救国军的抗日活动虽然失败了，但是，它留在虎饶一带的余部始终没有放下武器，有些小股山林队仍然打着高玉山救国军的旗号与敌人周旋。尤其景乐亭率领的一旅一营继续坚持在山区抗战，并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后来发展成为抗日联军的一个师，由景乐亭任师长。特务营在李学福等人率领下组成“葆满”队，最后发展成为抗联七军，虎饶地区抗日烽火始终未熄。

（王希亮整理）

吉林自卫军失败后
虎饶地区抗日斗争概况

王 拗 卿

一九三三年初，在密山、梨树镇一带抗日的李杜将军兵败进入苏境，虎林县保卫团总队长高玉山愤日军猖獗，国土沦陷，毅然拉队揭竿而起，虎林地区又掀起民众抗日的热潮。这支队伍坚持抗战一年之久，沉重打击了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唤起了民众的觉醒，并为后来抗联第七军的组建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和组织基础。我当时任这支队伍的第一旅参谋长，参加了从起事到失败的全过程，现仅就我尚能记忆的一些情况介绍如下：

一、我与高玉山相识的前后

我是山东泰安人，一九一九年考入泰安县第一高等小学，毕业后无力升中学读书，便约几位同学去天津谋生，在那里也没找到出路，被迫投入军阀吴佩孚部队当了半年兵，后脱离军旅返乡。时内战仍频，家乡公立小学停办，乡民们便自筹资金办起了一所小学校，请我当教师，我便在家乡卫驾庄小学当了一名小学教师。一九二六年，我去曲阜省立二师附小看望弟弟，结识了中共党员马守愚（马为中共山东省委委员），在他的帮助启发和教育下，我开始懂得了一些革命的道理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返乡后便联络了几位好友，偷偷读进步书籍，学习革命理论，思想觉悟提高很快，决心投入革命洪流之中，献身革命事业。一九二六

年四月，由省委交通员李自珍同志主持，我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上级还决定建立中共山东省大汶口特别支部，推选我为支部书记，直接为省委领导（当时泰安县尚未建立党的组织）。特支成立后，以卫驾庄为中心，秘密发展组织，到一九二七年春便发展党员七十多人。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背叛革命，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山东省委屡遭破坏，省委指示我们打入军阀张宗昌的部队内部，伺机掌握武装。于是，我率同张伯祥、韩伯章等八名同志进入“直鲁联军军官学校”，秘密开展党的工作。后来，由于省委又遭到多次破坏，特支与省委失去联系，一九三一年七月，我们的身份暴露，为了躲避反动派的通缉，我与特支成员张伯祥、薛耀亭出关来到虎林，住在独木河同乡王宪谟家里，在这里第一次认识了高玉山。

高玉山，字荆璞，是辽宁省义县人，当时身份是独木河自卫团的总队长。独木河四周环山，人口不多，大都是为生活所迫闯关东的山东人，以种鸦片为业，为了防止土匪抢劫，民众自发组织了武装，因为高玉山人缘好，枪又打的准，民众便推选他当总队长，手下有数百人（是否经过当时政府委任或承认尚不清楚）。

高玉山见我是从关里来的，很有兴趣地询问关里的情况，我便向他介绍了关里的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一些情况，他很是感慨，从此常在一起闲拉，与他常在一起的还有分队长孙宝鼎，也是山东人（陵县），很爽快，逐渐，我们的关系密切起来。

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由于李杜等爱国将领在下江和吉东地区力主抗日，日军未能侵占虎林，高玉山对时局尤为关注，更对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而不安，所以常找我唠嗑，我便把在报纸上见到的一些情况分析给他听，同时揭露了蒋介石政府的不

抵抗政策，宣传我党的一贯主张，高玉山很受启发，积极参加李杜组织的抗日军活动。

一九三三年初，在日军大举进攻下，李杜的抗日军失败，他本人从虎林越界到苏联，高玉山便把自卫团拉回炮手营，日军随即占领了虎林县城，搜罗汉奸，欺压百姓，并通过商会扬言收缴民间的枪支，虎林城内和四周山乡人心惶惶，鸡犬不宁。

二、揭起抗日义旗

在此之前，为谋生计，经别人介绍我到虎林县城的仁合园饭庄（兼客店）管帐，饭庄经理李宪科同独木河几名青年自卫团员杨秀文、杨秉清、张玉阶、姚文才等人关系很好，这些人都是高玉山、孙宝鼎的部下，一进城总要到仁合园饭庄住宿、吃饭，所以我也与他们熟悉起来。日本人占了县城以后，高玉山、孙宝鼎很关心城里的形势，我便以饭庄管帐的身份为掩护，暗中打探日军的动静，并通过杨秀文、杨秉清等人来回传递，高、孙等人便在山区暗中准备，酝酿时机准备揭竿抗日。

一九三三年初的一天夜里，* 杨秀文、杨秉清、张玉阶、姚文才、鞠俊卿、辛修德、辛修山等七人在仁合园喝酒，一边喝酒一边提起日本人要缴枪的事，青年们骂骂吵吵，气愤异常，时顾客已经走尽，经理李宪科理解这些年轻人的心思，便把店门关上，让这些人尽兴地谈吐。杨秀文等人越唠越生气，都表示枪说啥也不能交，实在不行就拉杆子和日本人干，情绪激昂，怒不可遏。

但是，这些青年自卫团员不知高总队长到底打什么主意，担心单凭几个人的力量成不了气候。他们知道我和高玉山熟，尤其

* 据有关资料和日文有关资料记载，该日为三月一日。——编者注

杨秀文、杨秉清还为我俩传递消息，便把我请出来征求意见，我说：眼下这个时局只有民族败类才甘心当亡国奴，凡是有血气的汉子绝不能投降敌人，更不能把枪杆子交给敌人，所以唯一的办法是跟他们拼！

杨秀文等人说："我们决心已经铁了，但不知高总队长干不干？"

我说：没问题，他的心思我知道，要说打日本不会含糊。

杨秀文等人又说："那好，咱们就拉杆子上山，和小鬼子斗。"

我说：要抗日咱们就得拉队伍，把高总队长请下乡，让他抗大旗，痛痛快快地干一场，不能去当什么山林队。

杨秀文等人齐声称赞这个主意好，都说事不宜迟，咱们今天晚上就动手，把日本人参事官干掉。

这时，驻在城里的日本军队已经撤走，只有一名参事官，一名指导官住在商会大院。青年们说干就干，简单核计一下，怀揣手枪就向商会大院摸去，翻墙进去以后，找到日本人住的屋子，开枪打死了日本参事官、指导官和几名随员，前后时间不长，干净利落，消息很快在城里传开，绝大多数群众都拍手叫好，但也有些怕事的人担心鬼子回头报复，悄悄收拾细软，准备进山躲一躲，虎林县城出现一时慌乱。

当天夜里，我们派人回炮手营请高玉山下山，第二天上午，高玉山便和孙宝鼎一起来到虎林，在仁合园与大家见了面，高玉山说："你们干得好，给中国人争了气，杀敌报国是咱们的责任，我一百个赞成，俺高玉山只要有三寸气在就不能眼瞅着日本人横行霸道，吞并中国。"

于是，高玉山、孙宝鼎和众人坐下来商议，决定成立"东北

国民救国军”，推高玉山为司令，炮手营保董王春旭为副司令，原自卫团的两个分队改编成两个旅，第一旅长由孙宝鼎担任，第二旅长由孙海清担任（也是自卫团的分队长）。另委任王撟卿为第一旅参谋长，杨秀文为卫队团长，杨秉清为第一旅副官长，姚文才、鞠俊卿等参加起事的青年也分别委以团长、副官长等职。

当天，高玉山把炮手营的队伍拉进城，揭起救国军的旗帜，官兵们佩带红色臂章，宣布抗日保国，接管虎林县城，城里的爱国民众、团体欢腾雀跃，热情支持我军的抗日行动，一些青年还主动携枪投入我军，虎林县的抗日气氛立时浓烈起来。

高玉山在城内整顿一番兵马以后，决计进攻密山，途中有山林队“永好”率骑兵来投，“永好”原名李逢春，河北省人，据说当过郎中，是个五十多岁的小老头，高玉山便把他编入第一旅的骑兵一团，由“永好”当团长。后又收编一支山林队，头领姓刘，编为骑兵第三团。密山之敌得到救国军来攻的消息，据城坚守，炮火猛烈，我们没有重武器，围了几天攻不得手，便退至安乐镇。

之后，救国军又收编了密山保卫团的张宝和部（张后来病故，由其弟继任），编成第三旅，黑龙江省义勇军臧景芝也率部来投，编成第四旅，他们还带来了一门迫击炮，但只有两发炮弹，这也大壮了救国军的声势，高玉山决定去攻打饶河县城。

三、救国军同中共饶河中心县委的联系

我同张伯祥、薛耀亭到虎林以后，便分头寻找党的组织，但一直没有找到当地组织的任何线索，只好耐下心暗中寻访。救国军攻打饶河的战役中，我随第一旅去了前线，部队从三面包围了县城，就在准备发起进攻的前一天下午，一旅一团的姜义团长带来

两位朝鲜族青年，说是饶河县抗日会的，来同救国军联系共同抗日的问题，还说高司令让我负责接洽。这两个人一位报名叫李阳春，另一位叫朴金宇*，说他们组织了一支抗日游击队，愿意同我军合作抗日，还说准备把他们的队伍调来共同攻城。我当时就表示：只要抗日咱们就是一家，共同对敌我们更欢迎。接着他们提出，饶河监狱里关押着一些爱国的反日会员，希望救国军攻击饶河后给予释放。我当即表示一定要尽力帮助。因为当时要安排攻城布署，所以，我们只谈了片刻他们就离去了。事后，我向高玉山做了汇报，说朝鲜人组织了一个爱国组织，叫抗日会。他们表示要和我们共同抗日，我已经答应他们啦。高玉山态度很明确地说："谁抗日咱们都欢迎，不论朝鲜人，还是汉族人，你答应得对"。

第二天拂晓，我军开始攻城，敌人顽强抵抗，高玉山命令第四旅的迫击炮向城内开炮，只发射一发炮弹城内就起了火，城里的敌人见我军居然有炮，惊恐万状，乱成一团，我军乘势猛攻，敌人丢盔卸甲，竞相从东城门逃命，我军胜利克复了饶河县城，城里百姓夹道欢迎我军进城，救国军的声势威震吉东。原自卫军、救国军的余部及爱国民众纷纷来投，我军又编成第五、六两个旅，第五旅长为原自卫军武术旅长汝有才，第六旅长杨占山，全军拥众五、六千人之多。此外，自卫军余部陈东山司令，原某县县长张锡侯，桦川县的王勇，红枪会首领黄应宗，救国军余部袁辅三等人也率队来汇，甚至关里一些爱国青年学生也不远万里，冒着生命危险结伴来到虎林投身抗日，如济南学生宋英魁，南京陆大学生孟繁伦，冯占海部驻关内的代表赵则东等人。

我军收复饶河后，本着李阳春、朴金宇等人的请求，我向高

* 据有关史料记载朴金宇应为朴振宇。——编者注

玉山提议打开监狱，释放被押的爱国群众，高很痛快地答应了，说："老百姓抗日有什么罪？立刻把他们放了！"这样，监狱中在押的一些抗日会员被释放出来。高玉山还指示，老百姓只要有抗日之心，咱们都应该支持，谁也不准阻拦，于是，饶河抗日会便在一旅旅部附近找个房子，挂牌从事民众的组织和发动工作。救国军在饶河稍事整顿后，又出兵攻击抚远，城内敌伪人员慑于我军的声势不敢抵抗，弃城逃走。这样，我军连续收复了虎林、饶河、抚远三县及其附近广阔区域，全军最盛时发展成十个旅，一万余人，惟枪支杂乱、子弹缺乏、服装不一，然而，广大爱国官兵抗日热情高涨，一派轰轰烈烈的景象。

在我军进入饶河以后，有一天，一位名叫李学福的人来到一旅旅部找我，此人三十多岁，身材魁梧，操一口流利的汉话，他说是朝鲜族人，饶河县抗日会的会员，还说这个抗日会是朝鲜的爱国组织，现有一支游击队，在山区活动，人数不多，只能打游击战，很想和救国军合作共同抗日。因为前几天我在城外会见了李阳春和朴金宇，并把会见情况直接向高玉山汇报，得到了他的赞许。于是，对李学福说，我已经同高司令和孙旅长汇报过了，他们都表示同意，只要是抗日的队伍咱们就是一家，以后咱们可以经常联系……。从那以后，李学福常来旅部找我，有时请救国军接济游击队一些给养，有时请我们开通行证，我们都满足了他的要求，关系逐渐密切起来。

有一天早上，我在街上突然发现新张贴的标语传单，内容是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号召广大劳动人民团结起来一致抗日，落款是"中共饶河中心县委员会"。我看到这些传单，控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自从离开山东同党组织失掉联系以来，我无时无刻不在想着同当地党组织接头，没想到党组织就在眼前，怎

能不使我高兴万分呢！由此，我想到饶河的抗日会，想到同我联系的李阳春、朴金宇、李学福等人，猜测抗日会一定是我党组织起来的，于是就向李学福问起传单的事，委托他帮助找党。最初，李学福的态度好象是局外之人，表示什么也不知道，后来，我又接连发现几次类似的传单，便瞅准一个机会向李学福说明我的身份，并向他介绍了我参加革命的经历和同党失去联系的一些情况，李学福见我的态度诚恳，才表示愿意帮助查找。过了几天，他来了，说找到了党，并当即领着我去见县委负责同志。他领着我一直去了抗日会，见到两位朝鲜族同志，正是在饶河城外见到的李阳春和朴金宇。李学福向我介绍说，李阳春是县委书记，朴金宇是宣传部长（或是组织部长，记不太清了）。我向他们详细汇报了在关内参加革命的经历和救国军的情况，特别向他们介绍了高玉山、孙宝鼎等人的情况，讲明高、孙等人具有爱国思想，抗日坚定，拥护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而且，我们之间交往深厚，对我十分信任，我的话他们完全能够听得进。李阳春等人十分高兴，嘱咐我要继续做好高玉山等人的工作。没过几天，满洲省委特派员李延泰（原名黄风吉）来饶河抗日会，又接见了我，经过交谈，宣布承认我的党员身份，并让我参加县委的工作，还向我引见了县委的于冠三等同志。交谈中，我曾提出在救国军中发展组织的问题，比如，对于抗日坚定，有爱国热情的高玉山、孙宝鼎等人可否吸收入党？李延泰表示，这个问题需要请示满洲省委再作决定，结果，由于李延泰同志不久后牺牲，加上形势突变，这一想法未能实现。

同党组织接上头，我又回到革命家庭的怀抱，心里十分高兴，立刻通知了张伯祥、薛耀亭二同志（他们也参加了救国军的抗日工作），同时也将上述情况向高玉山、孙宝鼎做了简单汇

报，乘此向他们宣传了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他们也很高兴，对党的活动表示支持和钦佩。

不久，饶河中心县委领导的游击队参加了救国军，编为第一旅的特务营，由一位姓崔的教官带下山。此人在游击队中年令最大，当年33岁，是云南讲武堂毕业，其余队员均廿岁上下，全系朝鲜族同志，游击队员们随着崔教官的口令精神饱满开下山来。晚上开会研究干部人选时，游击队推举我兼任营长，因为当时有些人抱有狭隘的大汉族主义，轻视朝鲜族同志。为了使特务营同其它各部搞好关系，都提议以汉族人当营长为宜。当时我考虑，我如果兼任特务营营长，将来恐怕不便说话，不如请崔教官当营长，对外称汉族人，籍贯可写南方人，* 这样对特务营今后的发展会有好处，众人都同意了我的意见，当夜编制就绪，这支游击队便成为救国军中的生力军。

四、救国军部分首领同特务营的冲突

游击队编入救国军的特务营，是经过高玉山亲自批准的，孙宝鼎也积极支持这个做法。特务营因为都是朝鲜族青年，语言不通，来往很不方便，特务营请示旅部，要求派一部分汉族青年到特务营中，孙宝鼎赞同这个请求，并责成我进行安排，我便选拔了许资善、邢凤鸣等一些汉族青年编入特务营，同时还抽调五百名精明强干的青年战士组成一旅一营，由青年军官景乐亭担任营长，和特务营一起训练，一起生活，另安排一旅书记官张景昭充任特务营的汉文讲师，帮助他们提高汉语水平。以此密切汉、朝两个民族的关系。

---

* 崔教官即崔石泉，崔庸健同志，在我们访问王老时，他仍把崔当成南方人，因为崔毕业于云南讲武堂，说话带有南方人味道——整理者注。

不料，救国军中一些思想狭隘和偏见的人，对特务营持有固执和成见。尤其是四旅的臧景芝部与特务营发生过小的冲突，四旅吃了点亏，一直忿忿在胸。当年夏天，日军出动江轮向虎林进犯，为了商议迎敌之计，高玉山在司令部楼上召开了团以上干部参加的军事会议，会议一开始，臧景芝就提出，日本人要来，咱们得防备“后院”，最不可靠的是高丽人，一旦咱们失利，他们就要下咱们的枪，收拾咱们，还是先下手为强，先把高丽人收拾掉。臧景芝一发言，他的部下以及其它旅的一些人就吵吵起来，甚至说特务营是“高丽土匪”，“高丽汉奸”等等，支持臧景芝杀朝鲜人的提议。我一听太不象话了，马上站起来反驳，高玉山也出面制止说：“几个朝鲜族青年要抗日有什么不好？你们千万不能胡来……”。

这时，会场乱哄哄一片，高玉山虽说身为救国军的司令，但是，除一、二旅以外，其它各旅都是从各地来投的友军，自成体系，没有严格的约束力，所以，高玉山指责他们的错误念头以后，一些人闭上嘴巴不作声了，可是四旅的一些人还在交头接耳,甚至有些人中途离开会场,一去不归。我觉查到这里面有什么名堂，也装作上厕所离开会场，急忙跑到抗日会，见到李阳春、朴金宇、于冠三同志。我便告诉他们说，四旅可能采取什么行动，怕对你们不利，他们知道抗日会是朝鲜族组织起来的，你们还是赶快搬到一旅旅部去，以防不测。李阳春说，我们游击队在江北和他们冲突过，他们吃过亏，报复是可能的，搬到旅部也好。于是，我们一起收拾好文件、油印机，马上转移到旅部。不一会就听到东边响起了枪声，稍倾得悉，一位朝鲜族青年被四旅枪杀在江边。又过一会儿，孙宝鼎旅长开会回来，证实说四旅阳奉阴违，表面上服从命令，背后却偷偷下了手，已打死一名朝鲜

人。然后担心地问我抗日会怎么样，我说，已经搬到旅部来啦，他这才放下心，说高司令也挂念这件事。为了确保李阳春等同志的安全，我又返回司令部，向高玉山汇报了这些情况，高玉山最后同意了我的建议，委任李阳春为一旅上校参谋，于冠三为一旅军法官，护送朴金宇去山区农村，这样，饶河中心县委的重要领导便免于遭致毒手。

不久，敌人兵舰从水路来犯饶河，我一旅奉命在江岸阻截，敌舰以猛烈的炮火轰城，我方缺乏重武装，抵挡不住敌军的猛烈攻势，总部下令撤退，李延泰、李学福同志也跟着撤出城外，在出城的忙乱之际，李延泰同志不幸中弹牺牲，李学福同志跑入山里幸免，我与杨秉清等人从江沿撤进山里，晚上住在山区某地，并在这里由李阳春、朴金宇、李学福等同志主持召开了李延泰同志的追悼会。

五、虎林之战与进入新疆

一九三四年初，我军在山区陷入无粮草、无械弹、无服装的困境，几千人衣食无着，盼望关内援助又落空，同时又传来日军将要进山讨伐的消息。为了脱离困境，县委主张先发制人，趁敌人未行动之前攻打虎林县城，解决部队的给养和急需。我向孙旅长汇报后，孙宝鼎赞同这个意见，所以当高玉山主持军事会议时就提了出来，高玉山也决定孤注一掷，发兵攻打虎林城。

在此之前，由于救国军部分首领排挤特务营，特务营撤入山区，高玉山特令我进山把特务营接回来。我奉命骑马进山，走了一天找到特务营，向特务营领导转达了高司令的意见，希望他们继续同救国军一起作战，特务营官兵都很高兴，于是拉队下山，并表示要充当攻打虎林城的先锋。

一月底，救国军以特务营和一旅一营为主力，乘拂晓发起攻击，战斗初期进展颇为顺利，官兵们个个争先，奋勇冲锋，一气冲进城里，一部分敌人仓皇出逃，我军正在扩大战果，不料日军援队赶到，在街外居高临下，以优势的火力向我军扫射，我军伤亡惨重，弹药将尽，迫不得已撤出战斗。

攻打虎林失败，全军陷入绝境，经商议决定撤入苏境，便于次日越界离开了祖国。临行前，我设法通知特务营和县委，把救国军撤退的消息转告他们，请他们做好思想准备，以防力单势薄遭受损失。就这样，坚持一年之久的救国军的抗日斗争便失败了。

我们过界，由苏联方面安排去了伯力，其中有七名特务营的战士，全是朝鲜族，不通汉语，入内地有困难，便留在中苏边境地区，让他们休整一个时期后再返回国土。

一九三四年四月三日，我们经历了几个月的漫漫行程终于进入了新疆的惠远，高玉山，孙宝鼎被安排去迪化（乌鲁木齐），我和其他官兵分别安排在伊犁区屯垦使公署和伊犁区警备司令部。当时，盛世才的岳父邱宗浚任伊犁屯垦使兼中将警备司令，我在屯垦使署历任秘书处少校科员，视察处中校观察员，上校副处长等职。刚到伊宁时，我曾设法寻找党组织，后来找到苏联驻伊犁领事馆，领事馆便让我参加他们的工作。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不知什么原因新疆当局把我关押起来，直到一九四二年六月十八日，包括我在内的被押的六十一人被释放出来，当天新疆报纸发布消息，说我们六十一人是“阴谋暴动犯”，如今“刑满释放”云云（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又以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来迫害这些幸存的同志）。

出狱后，我被降一级留用在公安管理处，但仍然受到暗中监视，至一九四五年春离开迪化准备返乡，五月底到了兰州，在这

里见到困顿窘迫的高玉山一家。一九四七年六月一日流落新疆、兰州一带的义军官兵多次争取当局才准许散在兰州的义军官兵、眷属返乡，我们乘车离开兰州，当年八月七日到达沈阳，高玉山因病重立即住进医院，时我也患伤寒住院，高玉山病逝时我正在昏迷之中，直到十月份才病愈出院，方知高玉山已经作古。

高玉山领导的救国军是在东北义勇军主力失败，东北抗日斗争处于低潮的情况下兴起的，它一度收复了虎林、饶河、抚远三县，振奋了民族御侮精神，在关内外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虽然，这支队伍只坚持一年之久，但是，高玉山、孙宝鼎等将领的爱国精神，广大官兵的牺牲精神，都是值得人们怀念的。尤其这支队伍自发起于下层农民，并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为保护、支持我党所领导的游击队做出了贡献，奠定了虎、饶地区民众抗日的思想和组织基础。

后记：笔者于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六日在青岛王老搞卿的家里访问了这位历经半个世纪风云的老同志，他头脑清晰，谈吐有据，向笔者提供了许多宝贵的史料，澄清了以往某些模糊、甚至错误的史实。不幸，笔者离开青岛不久，传来王老病逝的噩耗。

（王希亮访问整理）

陈东山将军抗日小传

王 希 亮

吉林自卫军失败以后，这支队伍的余部去向如何？它的领导人是谁？又进行了哪些抗日活动？以往一直鲜为人知，本文试就这些问题略述如下。

（一）

一九三三年一月，吉林自卫军总司令李杜，在日军大举进犯哈绥路、磨刀石、下城子等重要防地并相继失守以后，率领司令部人员东撤，在虎林境越江入苏，临行前，他特委自卫军第四路总指挥陈东山为自卫军代总司令，着令他收整残部，继续与敌人周旋。

陈东山，原名宗岱，以字行，一八七九年生，吉林伊通人，出身贫寒，父母早亡，自幼为地主扛活，过早领略了旧社会劳苦大众的辛酸。民国初年，他流落到密山县的杨木岗，在上无片瓦，下无寸土，身无分文的情况下，只好给地主当长工，出卖劳力混个半饥半饱的日子。他的东家为盘剥穷人，在乡里设赌抽头，陈东山染上赌博之习，结果把仅有的一点工钱输个精光，一气之下离开密山，进入富锦、尧力河一带种大烟，不料辛辛苦苦种的烟苗又被当局毁尽，便出走山区，进入俄境，仍旧出卖劳

力，工作之余访朋问友，结交四方豪杰，因其“好讲公理，遇事稍有道理，所以众推为大爷。”① 渐而成为流落俄境的华工首领之一。一九一七年，苏联十月革命成功，马列主义也传到西伯利亚地区，他受到了革命的熏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启蒙教育，有志进行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业。不久，以宫声武、孙继武、陈东山等人为首，组织在苏部分华工成立了华工会，该会“以实行俄国的主义为宗旨”，建立军队，由苏方“提供武器”，② 并联络散在中苏边境的绿林武装，进行推翻当局的武装革命斗争。

陈东山拉起队伍以后，报称“东亚革命军”，拥众六百余人，苏方支援小炮一门，机枪四挺，于一九二二年八月初离开苏境西进，准备攻取密山县境的白泡子，然后攻取密山，辟为据点．扩大队伍，再行北进。八月二十四日早，陈部抵达密山的杨木岗，因该地是陈东山当年落脚谋生之地，不便兴兵，遂着人持函给杨木岗地方首领，请其让开道路，免于两下撕杀，百姓罹难。时驻杨木岗的政府官军一个排没把陈部放在眼里，拉队阻住道路，摆下阵势，意欲一决雌雄。

陈东山见敌军无意借路，便将队伍拉上山岗，发炮轰击对方营地。只一炮便打中敌军营房的门楼，熊熊火起，随即枪声大作，政府军排长见势不妙，上马仓皇逃去，陈军又连发数炮，镇内商民忙举白旗将陈军迎接入镇。陈东山所部严格遵守军纪，规定有：1.不许强抢杀人；2.不许奸污妇女；3.不许拷打索钱。同时又对民众发表讲话说：“我军为起义军，不是土匪，决不骚扰民众。”同时散发题为《中华无产者皆团合》的传单，文中称：“合势则为强，分势则为弱，是理之公理也……露西亚无产者合势而

① 吉林省档案藏卷宗11号1—6案卷750。

② 《马贼の真相》（日）大村省三，昭和五年八月出版。

旬月之间席卷全露，夺回有产者之政权，树立苏维埃政府，……所谓国务总理梁士怡及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者，人面兽心，食我中华之禄，作日人之伥鬼，……彼狡兔日人，从其后逐鹿于满洲，西伯利亚，大肆野心，此皆帝国主义侵略者之本色也……我劳动者勇起执戈而扑灭有产者保护之政府，扑灭劳动者血膏吸取之政府。无产者万岁，劳动者万岁！”① 该军在镇内住了几日，向民众宣传革命道理，显然没有抢劫等违纪事件发生。二十年代的农民虽然难以理解这支队伍的革命宣传，但是却十分钦佩这支队伍的军纪，称陈东山为“好帮头”。②

九月二日，陈军从杨木岗出发去攻白泡子，在此之前先后收编了密山、虎林一带的土匪“占中原”、“河边虎”、“两碰”、“靠山”等帮绺，队伍发展到千余人。白泡子地方武装闻讯，在王家屯野外构筑工事迎击。陈军开至王家屯外围后，“河边虎”自告奋勇打前阵，进入王家屯东大甸子时遭受伏击和对方的火攻，陈东山见攻战不利，撤回队伍转攻密山去了。

九月五日，陈军开始攻城，发炮两发未毁城池，陈军炮弹已罄，“河边虎”于是抓来男女百姓数百人，用长绳系膊强令这些人打头阵，陈东山闻讯急驰现场，下令放开百姓，并准备枪决“河边虎”，被“占中原”说情获免。九月七日，陈军用炸药炸毁东南炮台，城内守军惶惶从西门溃逃，陈军大队涌进城内，开狱放人，收缴枪械弹药，占领了密山县城。不久，依兰当局调动兵马来剿，陈东山便率部撤出密山，转赴它地活动。

这支队伍自起事后发展迅速，势力与日俱增，最盛时“拥众二千五百余人，一度占领方正至依兰数百里之间的村落，断绝其

① 吉林省档存119975卷。
② 密山县蜂蜜山姚天葆老人提供。

间交通半年之久，”*官兵曾多次对其讨伐，均被陈军击退，并击毙官兵团长以下数人。东北军阀政府为此伤透了脑筋。一九二四年二月，接任吉林督军的鲍贵卿派委员杨某出面招抚，具有农民革命思想的陈东山不可能将这支农民武装引向正确的轨道，而是接受了政府的招抚，被编入边防军第九旅第五团，由陈东山任团长。旅长陈玉昆对这支队伍并不放心，对陈东山也是倍加掣肘，陈东山郁郁不得志，几次暗生异心，但因当局控制颇严，只好委屈从命，打发时光。一九二七年，李杜出任依兰镇守使兼第九旅长（后改为第二十四旅），陈东山所部改为668团，李杜知人善任，对陈东山倍加抚慰，从此，陈东山也渐渐定下心来，追随李杜卫戍地方，维持治安，再未萌生异心。

（二）

九一八事变以后，汉奸熙洽投降日军，李杜在下江通电抗日，积极进行卫土保民的抗日准备，时驻防依兰的668团团长陈东山坚决支持李杜的抗日之举，率领所部加紧训练，做好一切应战的准备。一九三二年一月，于琛澂伪军向哈尔滨进犯，哈埠风雨飘摇，人心惶惶，李杜毅然率领陈东山团挺进哈埠，会同冯占海部在哈市外围同于逆伪军展开了一场血战，陈东山亲临前线，率领全团一千余官兵沉着坚定，无畏无惧，在上号、子弹库一带大败伪军，取得了第一次哈尔滨保卫战的胜利。

吉林自卫军成立以后，陈东山参加了由李杜领衔的抗日军将领宣誓通电，决心为保卫国土，迎击侵略者贡献一腔热血。二月三日，日军出动主力，并有伪军配合向哈尔滨进犯，陈东山团奉

* 见《马贼の真相》（日）。

自卫军总司令部的命令，在李杜的亲自率领下，防守上号一带，与赵毅旅配合多次打退敌人的进攻，取得了相当的战绩。第二次哈尔滨保卫战失败以后，陈团撤往方正一带，期间曾组织一次反攻，后因前敌总指挥王之佑投敌，前方各部队作战失利，相继撤回依兰及下江诸县，陈东山也率队回到依兰，整顿兵马，养精蓄锐，以图再战，并被委为旅长之职。

一九三二年四月下旬，李杜决定分兵三路配合黑省义军反攻哈尔滨，特委陈东山为中路副总指挥，由依兰出发，沿江直取方正，然后收复延寿、珠河诸县。陈东山率668团担任先锋，誓师出征，四月二十五日，陈东山大军逼近方正，时右路军先锋宫长海等旅也兵抵城外，“先锋陈宗岱及宫、姚诸旅直扑城下猛攻，逆军弃城逃跑……次日逆军大举反攻，广濑师团长率日军两千五百余人，在城西北三十里之南天门地方向县城射击，时松花江解冻，敌人以炮划四只，日兵五百余上下游弋，……双方血战八日，敌未能前进。”*

陈东山、宫长海等部收复方正以后，分路进军，陈因折路南下与中路军各部配合，连克延寿、黑龙宫、珠河等重镇，自卫军几路大军兵逼哈东，战局发展顺利。不料，日军偷偷出动中村旅团从水路攻袭方正、通河，然后沿松花江而下突袭依兰，只留有少许部队的自卫军大本营防备不及，陷于敌手，自卫军前、后方的联系，械弹、粮草、服装的供应被切断，前方各部陷于困境，不得已相继撤回梨树镇、下城子、密山一带。

李杜在梨树镇收整残队，苦心经营，招兵买马，维持吉东一隅之地。陈东山在敌势猖獗，自卫军遭受重挫的情况下没有气馁，他将所部拉到密山山区，勉励部属，坚持抗战，李杜又委他

* 见《吉林军抗日战史》。

为第四路总指挥，在密山、虎林一带发展抗日武装。一九三二年末，日军出动重兵对吉东地区进行大规模的冬季围剿，自卫军各部迎战不利，纷纷溃退，李杜见大势已去，委陈东山为代总司令，自率司令部人员及邢占清、杨耀钧等残队进入苏境。

一九三三年一月八日，日军松尾联队侵入密山，时在密山山区活动的陈东山见敌势猖獗，遂以自卫军代总司令的身份发出通电，号召自卫军余部坚持抗战，誓死不能向日本侵略者妥协，电文中称：

> “……宗岱束发从军半生戎马，值此强邻压境之倾，河山破碎之余，爱国大义，何敢后人，因特激励士卒，督率队伍，担抗日之重任，负杀敌之职志，精诚赴难、之死靡地，宗岱不才，不自揣其固陋，亦自谓但作断头将军，不为屈膝鄙夫，非敢徒作豪语，实期完成壮举者，深愿爱国志士，勿稍观望，勿分畛域，发挥民族精神，完成总理遗志，共同奋斗，一致抗日，俾领土之完整，图民族之生存，时代任务，祇此之图……。”*

从此，受任于危难间的陈东山便擎起自卫军继续抗战的大

* 载《抗日救国》15—20期合刊（1933年7月15日版）。

旗，收容整编各路残队，在密山、勃利、虎林、饶河、同江、宝清等地开始了自卫军后期英勇悲壮的斗争。

（三）

日军在吉东、绥宁一带击溃李杜、王德林等部抗日军以后，急于侵吞热河，从而巩固东北全境的殖民地统治，于是抽回部分兵力，转而向热河进犯。陈东山见时机已到，当即组织到刘万魁旧部"双胜"、李玉丰、邢占清旧部张巩奇以及救国军旧部张雨廷计两千余人，于二月八日，向密山县城发起了猛攻，驻守城外嘉乐南山的伪军闻风而逃，陈东山集中兵力猛攻西、北两门，日军松尾联队长急忙集中八门迫击炮顽强抵御，陈部官兵冒着猛烈的炮火奋勇冲锋，双方激战五个小时之久，第二天凌晨，陈部终于攻进城内，毙伤敌军大半，残敌惶惶撤往平阳镇，陈部捣毁了伪县署、税务局、银行，然后主动撤出。

二月十二日，陈东山又派张巩奇、李玉丰等部往袭平阳镇，张、李部分从东、南、北三面向敌军发起攻势，驻守在这里的日军木村部队在抗日军猛烈的攻势下丧失了斗志，下午七时，留下许多尸体逃往黄泥河子，平阳镇克复。第二天（二月十三日），日军又纠集伪军陶团，以六辆坦克开路，支起十几门平射炮向平阳镇反扑，张、李等部浴血抵御，日伪军几次逼近抗日军阵地，形势岌岌可危。张巩奇急率一支精悍从左、右两翼猛袭日伪阵脚，全歼伪军一个排，生俘日军七人，日伪军遭受重挫，不得已撤回。当日晚，日伪军卷土又来。张、李等部再接再厉，严阵以待，再一次击溃敌人的反扑。

三月一日，原虎林自卫团总队长高玉山在虎林发难，成立起

“东北国民救国军”，陈东山闻讯甚喜，把队伍拉到虎林与高玉山相会，二人约定合兵一处，前往攻取密山。三月八日，陈东山、高玉山点起兵马向密山进发，行至中途，由于汉奸武装设阻，延迟了进攻时间，致使密山守敌得以从容准备，陈、高部在城下激战数小时，后又一路伪军赶来增援，攻城不果，陈、高部死伤二百余人，战后陈东山率队撤入杨木岗一带整顿兵马，准备再战。

六月，陈东山又与高玉山配合，发兵攻打密山重镇黑嘴子，击毙伪军团长陶冶，驱走了李象山汉奸武装。八月，该军一举攻克宝清县，毙伤敌人一部，其余大部被俘，缴获大批弹药物资。陈东山的兵马在斗争中迅速发展，拥众两千余人，成为吉东地区抗日武装中的一支劲旅。是时，中共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即一·二六指示信）传到了吉东，该信指示满洲党要“尽可能的造成全民族反帝统一战线，来聚集和联合一切可能的，虽然是不可靠的动摇的力量，与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斗争。”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满洲省委把工作重点之一放到争取、改造、帮助各种形式的反日武装上，一九三三年九月十日，满洲省委在给吉东局的一封信中特地指出：“吉东党无论如何要派几个同志到陈东山队内去……这个队伍……大部为工农成份，同时这个队伍接受反日会斗争纲领，并允许我们党去公开活动。”* 不久吉东局派出两名同志到陈东山队伍里工作，这对于提高陈部官兵的民族觉悟，坚定抗日到底的信念起到了相当的作用。

一九三四年初，日伪军出动重兵对密山、虎林、饶河等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讨伐，陈东山部继李杜等重要将领撤入苏境后又坚持抗战一年之久，他们失去任何援助，弹药、服装甚至粮食都

* 《满洲省委关于巩固游击队领导问题给吉东局的信》1933、9、10。

常常告竭，只能靠从敌人手中夺取，而且，由于义勇军主力已经失败进关，身为代总司令的陈东山虽然身体力行，苦心经营，仍难以把散在吉东各地的自卫军、救国军余部统一起来，他只能率领自己的基本队伍与敌苦战。一月初，陈东山部在勃利境内“遭受日伪数倍强我之兵力苦困，为保存最后一分抗日力量，拼死突经三昼夜血战，卒剩小部随将军脱围……，不得已退入苏联转道入新。”①

陈东山进入新疆后，被委为新疆督署中将高等顾问，反动军阀盛世才出于罪恶的目的，疯狂迫害入新的义勇军将领，陈东山也没有逃脱厄运。进入新疆不久，他因转战经年，身患重疾而入院，盛世才对这位生命垂危的抗日将军也没有放过，竟使人将陈东山谋杀于医院内。②

陈东山出身贫寒，成人后走过一段坎坷的道路，他在民族危难的关头毅然追随李杜将军抗日，出征沙场，屡建战功，成为活跃在吉东一带著名的爱国抗日将领之一。他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坚持抗战两年之久，其气节昭昭，给吉东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光复以后，他的夫人、子女捧着陈东山的遗骨返回了沈阳，在东北义勇军旧部的帮助下，与高玉山将军同时安葬在沈阳北陵的山坳，陈东山的抗日业绩和战斗精神永远活在吉东人民的记忆之中。

---

① 《中央日报》1947年9月3日三版。

② 见《中央日报》47年9月3日四版《义军故中将司令陈宗岱略历》。

我所知道的李杜

王世选 遗稿

一九二五年三月至一九二九年十一月，我任依兰县知事，后继莫德惠任依兰道尹。依兰为松花江、牡丹江两江之会合点，哈尔滨至富锦轮船必经之地，冬季冰期时河面仍可行走人马车辆，不仅地理位置重要，还是重要的农副产品集散地。

李杜是依兰镇守使兼东北陆军第九旅旅长，[①]我与他交往二十四年之久，并换帖结拜为异姓兄弟，所以，对他比较熟悉。李杜，字植初，辽宁省辽中县人，身材魁梧，广额丰下，家境贫苦，父亲给地主当长工，李杜自幼感尝生活艰辛，只读二年私塾，初通文墨，后考入清末赵尔巽创办的东北讲武堂，[②]毕业后追随张作霖、张作相，遂升至旅长，驻防依兰。李杜为人性豪爽耿直，能和士卒同甘共苦，当时东北旧军官中多有吸鸦片嗜好，而李独无。他曾下功夫学习颜真卿书法，又喜欢读《论语》、《孟子》、《左传》、《古文辞类纂》、《曾胡治兵语录》等古典书籍，所以擅长诗词书法。我妻子与他的夫人马荣关系也甚好，二人结拜为乾姊妹，所以两家关系亲密，常互相往来，有时李杜常同我谈一些心里话，我记得有一次他借酒发泄说："光绪末年，日俄在东北战争，把东北三省当成他们的殖民地，我曾在屯子里

---

① 第九旅为原建制，后改称二十四旅。——编者注

② 李实为辽宁义县人，据李杜自述材料提供，其年幼时读过十二年书。——编者注

目击日军的残暴，真可谓奸淫掳掠，无所不为，附近各屯五十岁以下的妇女被轮奸至死者不下一、二百人，日本兵还常拿中国人当靶子，随意瞄射，一射中就狂笑不已……，东北是日本人眼中的一块肥肉，早晚要发生战事。可是我们东北军的装备和战斗能力与小日本相比差距太大……，今后不发生战事最好，如若发生我誓死要打日本，尺地寸土决不许日本人从我手里夺去……”。

当时的东北军素质很差，一些军官不抓正事，生活腐化，克扣军饷，打骂士兵，军纪涣散。李杜与这些人不同，他亲自制定了一套训练方法，身体力行改革当时一般军队守旧残缺，因循敷衍的现象，他经常下操督练，对劈刀、白刃战、拳击、器械使用等基本训练很为重视。还组织士兵学文化、学唱歌。对排长以上的军官则注重提高其实战中的指挥能力，如利用地形、战斗原则、作战战术等。李杜深感兵能为己所用，必须先得兵心，所以对士兵的营舍，伙食都搞的不错，还常下到连队问寒问暖。为了培养官兵的爱国保民思想，他常把军官们召集到一起，以他亲眼目睹的日军暴行，和日军在旅顺、大连屠城三日，妇孺老幼无一幸免等血淋淋的事实，告诫官兵们提高警惕，牢记民族的仇恨，并说明东北是个多事之地，早晚要遭日本侵略，部队要加紧训练，提高作战能力，一旦发生战事决不退缩。他还把日本军作为“假设敌人”进行训练。可见，九一八事变后他起兵抗战并不是被迫或偶然的，而是早有了思想上的准备。由于李杜的苦心经营，在当时的东北陆军中，王以哲的第一旅、何柱国的第三旅、黄显声的第二十旅、以及李杜的第九旅，为当时东北军中训练有素、较有战斗能力的几支部队。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发生了中东路战争，吉、黑两省人心惶惶，风声鹤唳，多数富商巨贾均携眷逃亡沈阳和关内，一些军政

官员也擅离职守，竞相逃走。为此，吉林督军张作相下令严加防范，李杜和我接到命令后，认为守土有责，绝不能丢下百姓出走，便一起商议防御措施。当时第九旅的重武器只有轻机枪和迫击炮，根本没有高射炮，无法防御苏军飞机，我们便下令砍了一些大树，去掉树皮，涂以颜色，上复炮衣，伪装成高射炮耸立江边和东西关要塞。可是城内商民一片混乱，商店关门，市井萧条，有钱人家也竞相出走，李杜和我故意让自己的夫人乘马车逛街，到商店买东西，市民见到后都说："李镇守使和王道尹的太太都没走，我们还怕啥？"这才稳住了全城的民心。

李杜在东北军界多年，因不善贪污克扣，持心以正，又好交朋接友，家中迎酬不断，年节尤是，所以手中无多积蓄。后来，他与海军副司令沈鸿烈、张廷阁（哈尔滨商会主席）、王顺存（哈尔滨航业工会主席）等人组织官商股合营的航业总联合局，买小火轮四艘，客货往运于哈尔滨至富锦之间，由沈鸿烈为董事长，张廷阁、王顺存任副董事长，李杜为董事，另外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的首席参议何丰林，顾问赵倜、秘书李锡恩、吴瀚涛等人也有投资，这才使李杜渐富起来。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底，我调任延寿县知事，后来又去省城任教育厅长，便与李杜分开。九一八后，我不愿投敌事伪，弃职入关，李杜则在下江领兵抗日，后进入哈尔滨组织吉林自卫军，被推为总司令，发表了抗日到底卫国卫民的宣言。我进关后，到张作相的第二集团军司令部当机要处长，李杜派副官周雅山化装去北平请援，先找到我家，因我正在承德协助张作相防守热河，周雅山又赶到承德，拿出李杜的亲笔信，请张作相向张学良陈述派兵出关支援，和援助军火弹药等事宜，张作相把信交给张学良便无下文了，周雅山两手空空，一无所获而归。

一九三二年二月四日，日军在飞机、坦克配合下进犯哈尔滨，李杜、冯占海在哈市郊区新正阳河、何家沟亲自指挥作战，但由于日机轮番低空轰炸，给自卫军造成严重威胁，加之弹药给养十分缺乏，二月六日凌晨被迫全线撤退，保卫哈尔滨之战以失败告终。二月八日，李杜通电全国，报告退军经过，后来与马占山、苏炳文、丁超等人辗转于黑龙江北部，因弹药给养毫无来源，日军又多次向他们大举进攻，处境万分困窘。一九三三年一月，丁超投敌，李杜于一月九日率残部退入苏境。（他的家属在其投身抗日后便送到北平住在我家中）

李杜在黑龙江抗日声名大噪，名闻全国，五月，他从海路辗转回到南京*，大受欢迎，蒋介石两次召见，设宴招待，还陪同去中山门外谒陵，参加国府纪念周，大事赞誉，请李作在东北抗日的报告等等。但蒋并不予李杜以实权，仅委以"军事委员会委员"之虚职，月领干薪而已。李杜谒蒋介石时曾提出东北有些军政官员不愿当汉奸，弃职入关，如今流离失所，国府理应妥善安置之事，蒋介石便让李杜提出名单。李杜在名单上列上了我的名字，并说明我曾在张作相的第七集团军负责机要，后来热河的汤玉麟不战而逃，第二集团军解体，蒋介石当即在信笺上写道："王世选为军委会谘议，以少将衔用……"。李杜立即写信告我，我便南下去了南京，和肖振瀛（吉林扶余人，宋哲元的总参议，曾任西安、天津市长等职）住在一起，期间与李杜游览了金陵名胜，拜谒了中山陵。

李杜见蒋介石对他不重用，心中感慨万端，深有敌氛日急，报国无门之虑，蒋介石曾想利用他的资望及同东北军的关系，瓦解张学良的东北军，还企图用金钱利诱等手段，把张学良部下重

* 李杜从苏联转道回国实在七月。——编者注

要将领王以哲拉过去，李杜曾和我谈及此事，认为对蒋介石不能抱任何幻想。平时言谈比较激烈直率，逐渐为蒋所不喜，但蒋在表面上不露声色，暗中却派人监视，李杜的思想便渐而倾向民主，与宋庆龄、鲁迅、陈赓等人均有来往。李杜不善理财，性好挥霍，人有所求则倾囊相助，在南京时酬酢日繁，入不敷出，遂去香港索讨与英商怡和公司订购的而未交货的轮船，后将合同转让，与沈鸿烈平分，又向蒋介石要求去法、德国考查，蒋给他五万元。李杜在香港停留约三个月，与中国共产党发生了联系。

这时，我与肖振瀛已回北京，李杜在法国曾有信告我。七七事变后，李杜回国住在重庆南岸黄桷桠红万字会院内。一九四二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非常艰苦的阶段，新疆地方军阀盛世才见希特勒进逼莫斯科，也撕下伪面具，杀害了共产党员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同志，投靠了蒋介石。当时李杜在东北的部下约有七千余人进入新疆，是一股很大的势力。蒋介石一度想任用李杜为新疆省主席，李甚为高兴，派他的参谋长王子耀飞新疆迪化招集旧部，先行布置，又在重庆招集班底，其中包括不少民主知名人士，后来，蒋介石认为李杜不可靠，改派他的亲信吴忠信接替盛世才，为新疆省主席。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对李杜弃置而不用，发表"接收东北"的人事时，连东北行辕政治委员会委员这一清客职务也未给，尚不如马占山。李杜穷困潦倒，病卧在床，坐吃山空，手头拮据，日以作诗自慰。我曾两次汇款接济，李杜回信颇多伤感，有"将客死渝洲，北归无日，今仅凭此一纸音书，话长年离索，人生至此，能不凄凉"之句。

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召开时，李杜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但

因患病未能赴京开会，一九五〇年二月病逝重庆。*

另据李杜副官周雅山谈：李杜出国考查时，曾偕毛岸英、毛岸青同轮去法国，转送二人赴苏，这一情况在当时国民党统治时期，李杜讳莫如深，而不敢为外人知道，内情亦无从得知。

（王振中整理）

* 李杜实于一九五六年去逝。——编者注

李 海 青 其 人

王 希 亮

在东北人民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年代里，李海青作为一名传奇式的人物征杀在硝烟弥漫的战场。然而，有关他的身世、战斗经历以及结局却鲜为人知，本文就李海青在“九一八”事变后的抗日经历及有关几个问题作一介绍。

（一）

李海青，字丹忱，原名青山，二十年代随父母逃荒到东北，后落脚于黑龙江省，在肇源一带为地主放牧，练就了娴熟的马术。十四岁左右拜师学瓦匠，成年后赴扶余谋生，种过地、赶过大车，后因生活拮据投入绿林，报号“海青”，* 成为一支著名绺子的头领。

一九二五年前后，这支绺子接受吴俊升的收编，委李海青为营长，对他抚慰备至，并赞他有忠义之行，不同俗匪，遂赐名忠义，李海青从此更名李忠义，但因其以“海青”名字起家，除官场外，提“海青”者家喻户晓，道“忠义”人皆茫然了。

一九二八年吴俊升随张作霖在皇姑屯罹难，万福麟出任黑省督军，自带一些亲信来到黑省，对李时加促挟，终于寻故将他革

* 以上参照《东北血痕》、《国难痛史》、《吉林文史资料》第五辑常子荣，高俊峰，王国兴以及刘天功等回忆。

职。李海青时已有良田万亩，房屋几十间，乐得消遥田园，便离开军旅赋闲度日。岂知李海青并非甘居寂寞之人，每每邀会好友或昔日绿林同伙饮酒作乐，间或抨击指点万政，被万福麟查知，一日忽派两差弁来擒拿他。李海青以酒菜款待差弁，还送二人银两以稳其心，随后跟差弁上了路，途中忽然掏枪将二人击倒，然后夺路旁牧马逃走。

万福麟自然不甘罢休，四处缉拿搜寻。九一八事变前，李海青终被缉拿归案，被判死刑，关押在省城监狱。事变后，马占山出任黑省代主席，亲到狱中释放了在押的李海青和另一悍匪“无照应”（张锡五），嘱二人收整枪马，招集旧部，投身抗日行列。李、张二人欣然从命，分头行动，李海青返乡变卖家产，购买枪马，树起招兵买马大旗，数日内往昔的绿林同伙，四乡不甘受奴役的乡民纷纷来投，很快聚起数千人马，赶赴三间房参加了省城保卫战，“在江桥战役及保卫省城的大小战斗中，曾建立战功，表现极为忠勇，晋升为旅长”①

江桥抗战失利后，马占山退守海伦，日伪军加紧诱降活动，马占山一度丧失气节，赴沈阳参加了四巨头“建国”会议，会后赴齐齐哈尔就任伪省长，李海青、张锡五随马进入省城，对马此举颇为不满。一九三二年三月初，马占山在爱国军民一致抗日的呼声下，在国内外舆论的指责下幡然醒悟，决计再揭义旗，行动前“密嘱李、张二人率部哗变，逃往长春附近，投降伪满，拉拢熙洽，遇机即将溥仪劫出，李、张二人慷慨受命，愿效死力……”②不久，马占山藉词李、张军纪荡然，当众斥责，二人回营后即哗变，率所部三千余人向南逃去，“马占山令吴松林、邓文佯为追击”。③

①②③ 见杜海山的《马占山史略》。

李、张“反”出省城后南下，照会熙洽表示愿意“归服”之意，熙洽以李、张来自黑省，且为京城重地恐二部进城滋事，婉言拒绝，劫持溥仪的计划无法实施，这样，李海青身处困境之中，前有伪吉林军阻拦，后有吴松林旅“追击”，李海青听说中国共产党力主抗日，曾三次派人到哈尔滨去找党，①可惜的是，当时我党的满洲省委力量还很薄弱，没有成功，使我党失去了领导和改造这支队伍的机会。李海青于是决定公开亮出抗日的旗号，宣布成立“东北民众自卫军”，自任总司令，挥师继进，一路宣传抗日，招兵买马，得到大小股“匪”的拥护，纷纷投入他的队伍，其中有云龙（本名王宝瑞）、平东洋（赵有金）、大福字（韩福元），还有黑虎、火龙、中阳等，共计收编十五个团，宣称一万人，一时声势大振，人心向往。②

一九三二年三月十五日，李海青发兵向扶余进攻，城内伪军陈树宽团此前设防于江南的前瓦房（今前郭镇），企图内外夹攻，保住扶余。海青大军发起猛攻，城内的伪公安局长马云潭、保卫总队长刘树森“督率警丁商团防御，卒以寡不敌众，孤立无援，倏归陷落”③残敌由伪团附刘香九率领龟缩进城内增盛谦大院。李海青立即发兵将大院团团围住，务要全歼这股敌人。

增盛谦为扶余大地主韩瀛洲的宅院，内有制酒、榨油、米面加工等作坊，雇有伙计三百余人，炮勇几十人，枪三百余支，围墙很高，四角设有炮台。李军官兵连战两日，院内渐渐不支，央求网开生路，李海青命令伪军放下武器，准其逃命，还下令开仓

① 见李向之回忆。
② 《吉林文史资料》第五辑。
③ 《盛京时报》1932，4，2四版。

放粮，救济贫民，并组织一支执法队沿街巡逻，发现违纪者就地处决，所以很快稳定了扶余的局面，各业恢复如常，百姓有口皆赞，连敌伪报纸也不得不承认，“两日以来市面极称安定”云云①。

李海青收复扶余，声势大振，队伍突增至一万三千余人。②稍事休整后便发兵渡过第二松花江，击溃了伪军陈树宽的主力，然后大军南下，准备攻克农安，直逼伪京，颠覆刚刚出笼的伪满洲国。农安是伪京都长春的门户，相距不过六十余里。三月二十七日，李军占领农安附近的哈拉海子，兵逼农安城下，农安敌伪大惊失色，日本“领事分馆人员、妇女于二十七日午后三时二十分，离农安向长春避难”③张海鹏、吉兴、刘玉昆等伪军头目惶然督队从齐齐哈尔、宽城子、铁岭等地出动来援，日军铁道守备队、警备队、飞行中队也风风火火驰赴农安，总兵力达两万人以上，敌伪方面宣称“盖满洲国府地此次讨匪计划乃空前绝后之大讨伐……”④

从三月二十九日开始，李海青督队向农安城发起了攻击，城内守军以炮火封锁了各条道路，城上城下硝烟弥漫，碧血斑斑。李军官兵个个奋勇，冒死攻城，敌人渐呈不支之势，急忙出动飞机来炸，攻城部队在肆虐的敌弹下伤亡颇重，外围援敌又紧缩包围圈向李军后迫，李海青遂分兵一部阻击敌人援军，另嘱攻城部队趁夜间敌机不能起飞时攻城，“一到夜间，匪方顿呈大胆……如三十一日夜，股匪五百余人一齐来袭，一时被占领东北隅土墙，幸经吉军以机枪力抗，夺回该隅，现留守吉军均皆疲劳已

① 《盛京时报》32，4，2四版。
② 《血染白山黑水记》。
③ 《盛京时报》32，3，29四版。
④ 《盛京时报》32，4，2四版。

极，只待援军之到来……”。①

李海青兵袭农安，打乱了日伪军的军事布署，破坏了他们征剿义勇军的计划，更重要的是，直接威胁了伪京都长春的安全，日伪军政首脑惶惶不可终日，迭令各路兵马加紧围攻李军，死保农安，他们还采取了釜底抽薪之策，出动张海鹏伪军偷袭扶余。李海青惊闻大本营被围，急急撤回农安，回师扶余，击溃来犯敌军，保住了大本营，然后休整兵马，准备再次南下。

李军虽然撤回农安，但此番壮举震惊了敌人，振奋了铁蹄下民众的爱国热情，人们都私下传颂李海青的忠义之举，有人还故意制造混乱，编造李军的神话，一时间农安城流言四起，风雨满城，“有说李军回取高射炮，拟卷土重来，预备射飞机，有谓明作败北，暗为绕道潜赴新京，已被攻入”，②农安日伪当局也一时信已为真，急忙摇电话探个虚实，然李军撤退时已将所有电话线毁坏，“电话不通，莫知虚实，众论纷云，莫衷一是。”③日伪当局六神无主，生怕李军卷土重来，派员面请伪省长熙洽再派援兵，于是，日吉林铁道守备队，伪骑兵一、二、三营又开进农安，还“特在北门外文庙关辟一飞机场……雇用中国苦力三百名”④可谓出尽了洋相。

李海青回守扶余，休整数日后正准备再起兵马，传来马占山出走黑河，再揭抗日义旗的消息，海青欣喜望外，忙留守一部防卫扶余，亲督主力北上，从此开始了在黑省境内抗日的生涯。

---

① 《盛京时报》32，4，3二版。

②③④ 《盛京时报》32，4，20六版。

（二）

一九三二年五月初，李海青督率主力北上，伪洮辽警备司令张海鹏，伪吉林警备司令吉兴慌了手脚，为阻止李军同黑省义军会师，出动三路兵马计五千余人前来兜击，[①]大有将李军一口吞掉之势。李海青冷静分析了敌我态势，认为全军的唯一出路在于北进，于是号召官兵同仇敌忾。灭此朝食。全军上下士气高昂，如一把利剑长驱北进，连克肇源、肇州，粉碎敌人阻击，接着又迫临肇东城下。肇东守敌为伪黑省军第八旅，旅长涂全胜原是马占山属下的团长，随马进入省城后便一头投向敌人怀抱，后晋升为旅长。五月十五日，李海青发兵攻打肇东，涂全胜驱动三个团坚守城池，战斗顿是激烈，李军一度攻进东、南两门，时已降日的伪黑省警备司令程志远急调步骑兵四个团，携迫击炮二十门，炮弹两千发，手榴弹一千枚，另有二十万发子弹来援，[②]李军苦战一日，无力深入，遂撤出休整，养精蓄锐准备再战。

从五月十六日开始，李军连续发起猛烈攻势，在肇东城下连战八日，终于攻克肇东，击毙伪县长程汝霖、科长吴鸿仪，[③]伪旅长涂全胜负伤逃命，击毙、伤伪军不计。

是时，整个黑龙江省和吉东诸地抗日活动呈现活跃，马占山出走省城以后，在拜泉约见了李杜、丁超的代表，相约共同反攻哈尔滨，李、丁欣然同意，出动三路大军沿绥哈线西进，不出数日，各路兵马连克一面坡、珠河、延寿、方正等重镇，先锋队已抵宾县。与此同时，黑省义军邓文、才鸿猷等部向松花江北进

① 《盛京时报》32，5，15。

② 见《盛京时报》32，5，21。

③ 《满洲建国殉职公务人员纪念册》（日）P87。

袭，分别在松浦、马家桥口等地痛挫敌军，在这关键时刻，李海青率部出肇东东进，兵据对青山、满沟一带，有力策应了吉、黑两省义军反攻哈尔滨的大业。

日伪当局惊恐失措，如芒刺背，敌酋本庄繁亲到哈尔滨坐镇指挥，出动中村旅团沿水路突袭李杜、丁超部的大本营依兰，日军十四师团也从上海抽回增援，结果依兰失守，自卫军前后方联系补给中断，前方部队被迫往下城子、勃利一线。汉奸程志远乘机偷袭绥化、海伦，邓文、才鸿猷等黑省义军只好转入呼海路作战。日军解除哈尔滨之围后，出动一支兵马往袭扶余，李海青无奈撤出对青山、肇东回师往援，遭致敌重兵和飞机截击，颇有伤亡。扶余守军闻李军败绩，竟开城降敌，李海青气愤难平，率余部转入兰西，与才鸿猷、张庆录等义军首领会晤，商取绥棱和绥化，再振抗日军威。

六月二十八日，马占山东进途中路过兰西，在这里检阅了李海青所部，时李军尚有八千余人，有枪者七、八成，马占山十分高兴，委李海青为黑省抗日救国军第三军军长，张锡五为副军长，令其活动在中东路、洮昂路沿线，配合邓文等部开展游击战争，遇有机会向省城齐齐哈尔进攻。

七月，李海青率部进入齐克线，七月十二日，会同徐子鹤部夜袭拉哈车站，击毙日军步兵十六联队远矢忠大尉（死后晋升少佐），日本武装人员松下、大西、山野，军士兵近百人。日酋天野旅团长惊闻拉哈失守，急派小园江支队赶来增援，但是，李军已井然撤出拉哈，转向另一个战场了。

这期间，马占山率数千人越过呼海路东行，准备与李杜、丁超部会合，侵略者持从国内调来擅长骑术的吉岗丰辅旅团尾追，在安东、古镇，最后在罗圈甸子，马部遭到日军重重包围，伤

亡惨重，马占山仅率数十人转进渺无人烟的原始森林，日军在战死者的尸体中发现马部参议韩述彭的尸体及马占山的名章等物，因韩与马身材相似，便大造马占山阵亡的舆论，日军松木师团长以此冒功领赏，日伪报纸更是大肆宣扬马占山战殁的消息。

正在中东、齐克路沿线袭扰敌军的李海青闻知马占山“阵亡”，一时信以为真，他悲痛欲绝，发誓要与日酋松木决一死战，于是把分散在铁路沿线的部队集结起来，亲率两千人马去攻昂昂溪车站。

昂昂溪位于省城以北五十余公里。八月的一天夜里，李海青率部一鼓作气攻进车站，日伪军组织六千余人反扑，李军弹药不济，退出。八月二十六日，李海青又率部五千余人围攻安达，连战三日，一举攻克。八月二十九日，日军天野旅团来夺，双方交战两天之久，李军人马疲困，不得已撤出。九月五日，李军突然回师，再次攻入安达车站，敌人措手不及丢下许多尸体遁去。小园江少佐急忙率领增援部队反扑，为避敌锋芒，九月七日，李海青率队撤出，九月十一日，李军第三次回师反攻，很快击溃车站之敌，并于次日主动撤出。* 就这样，半个月来，李海青率部神出鬼没，三袭安达，不仅杀伤了敌人的有生力量，而且牵着敌人的鼻子忽东忽西，使敌人疲于奔命，不得喘息。

这时，马占山率随员辗转四十天之久，终于走出荒无人烟的森林到达龙门，立即派人联络各部约攻省城，李海青闻知马占山健在，欣喜望外，便决定再攻昂昂溪，扫除进攻省城的障碍，从此，李海青率领这支抗日队伍进入更艰巨的斗争历程。

---

* 参见《活机战》《满洲事变作战经过の概要》（日）。

（三）

九月二十四日，李海青率领一千余人突袭昂昂溪，抗日健儿冒着炮火前进，很快攻进车站，残敌惶惶退去，李军克复昂昂溪，对齐齐哈尔构成威胁。日伪当局忙出动十四师团的一部另有日军野炮兵二十联队的装甲列车向昂昂溪反扑，李军在昂昂溪血战三个昼夜，终以众寡悬殊，弹药不济，被迫撤出昂昂溪向大兴东部的前、后官地游动。适值连日降雨，李军进入“因涨水成半岛之地”，处处是泥泞，步步有艰难，粮食也告殆尽，日军出动中山支队和骑兵部队尾追，“三日晨，又与飞行队协力再行猛攻”，* 李军伤亡惨重，历经艰辛，好不容易摆脱敌人追击，进入嫩江东岸。

九月上旬，马占山下令围攻齐齐哈尔，特命李海青在省城以南策应主攻部队。十月下旬，马占山亲督徐海亭部进攻拉哈，邓文往攻安达，李海青决定三打昂昂溪，策应其它两路会攻齐齐哈尔。十一月初，李军兵袭昂昂溪，连战两个昼夜，毙、伤日伪军多人，残敌逃往省城，昂昂溪胜利克复。可惜的是，马占山等部在拉哈苦战八、九日，虽毙敌六百余人，日伪援军源源开到，拉哈未克，马占山转赴扎兰屯。在安达，邓文一度得手，不料拜泉大本营出现内奸，为防不虞邓文回守拜泉，日伪军便集中力量反攻昂昂溪，海青率部突围，颇有伤亡，黑省义军反攻齐齐哈尔的战斗便告失败。十二月初，日伪军集中兵力对黑省义军实行残酷的围剿，义军各部弹药告竭，服械不济，马占山、苏炳文相继撤入苏境，拜泉也陷敌手，李海青与邓文兵合一处，寻路向热河转

---

* 《盛京时报》32，10，5二版。

移，十二月二十一日，两部攻下大赉，二十四日占领安广，[1]然后转入热河。

（四）

李海青兵进热河不久，日本侵略者兴兵向热河进犯，李海青配合热河守军旅长崔兴武在开鲁一线阻敌。二月十日午后四时，日军一个旅团外伪军一部在五架飞机、二十几辆坦克掩护下，开始猛攻，李军官兵继续发扬拼搏精神，不时派精兵袭扰敌人后路，双方陷入一场苦战。二月十一日夜，李海青会同冯占海、刘震东等部组成敢死队摸入敌阵，"以大刀手榴弹向敌猛攻"，[2]"肉搏两小时，敌逆被我大刀队砍毙甚多"。[3]二月十二日，赤峰吃紧，李海青奉命移集林东，不料热河守军崔兴武阵前降敌，倒转枪口来打义勇军，海青率部猝不及防，撤出战线向察哈尔退去。

一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国民党政府对东北义勇军忠毅果敢的抗敌精神不仅不予嘉奖，反而视为异端，尤对绿林出身的义军首领更是另眼看待，斥之为"御侮不足"，"自扰有余"，[4]所以对进入关内的义勇军余部撒手不管，任其自消自灭。李海青部因此陷入衣食无着、补充无望的困境。李海青愤而向当局发出恳请救济电，电文说："……忠义抗日曷年，转战吉黑，规复扶余安达昂昂溪等地，孤军奋斗，心苦力竭，舆论咸知，刻下苏军（指苏炳文部）新创。义师废敝，饷尽弹绝，衣履无着，优念三中全

① 见《盛京时报》32，12，29《黑省公署外交科情报》。
② 《大中国晚报》第一卷第五期。
③ 《新中华杂志》一卷四期。
④ 南京国家第二档案馆藏＝（2）847。

会既通过援助义军提案，对此孑遗应作如何救济、遮不致被敌军各个击破，忠义一息尚存，决心奋斗到底，和泪电陈，伏惟矜鉴”。[①]李海青的乞援电在当局眼里根本不屑一顾，就在这时，冯玉祥将军毅然在张家口组织了民众抗日同盟军，号召全国军民共赴国难，李海青绝路逢生，立即率队投入同盟军，被冯玉祥委为同盟军第十六军军长。

三月四日，日军仅以一百二十八骑轻取承德，热河全境陷落，侵略者长蛇封豕，野心不止，又兵侵长城各线，同时驱动刘桂堂、李寿山、崔兴武等伪军向察省进犯。五月一日侵占多伦，五月二十四日又占沽源，同时分兵向宝昌、康定、商都、独石口、赤峰大举进犯，张垣震动，察省危急。六月中旬，冯玉祥委吉鸿昌为北路军前敌总指挥，李海青为右路副总指挥所部为第一梯队，邓文为左路副总指挥所部为第二梯队，剋日北山，务驱敌于察境之外。六月二十二日，北征大军誓师出发，李海青一马当先，当天下午抵达康保，与友军配合连战三个小时，终于杀进城去，克复康保，首战获胜。七月一日，李海青又率部直趋沽源，驻城伪军刘桂堂见同盟军势盛，献城投入同盟军，沽源兵不血刃收复。与此同时，邓文部力克宝昌，同盟军连克三县，声威大振，又于七月四日向多伦进攻。[②]

从七月四日开始，吉鸿昌、邓文、李海青各部兵围多伦，连续发起多次冲锋，直至七月十二日，李海青等将领身先士卒，带头冲阵，终于力克强敌，被日伪军占据七十二天之久的多伦城升起了同盟军的战旗。[③]

同盟军的赫赫战绩，轰动了国内外，振奋了民族御侮精神，

① 南京国家第二档案馆藏（二）3447。

② 见《冯玉祥与抗日同盟军》河北人民出版社。

③ 参见《全国文史资料》14辑，《天津文史资料》7 辑等。

然而，蒋介石政府却悻悻不快，指责冯玉祥“破坏整个国策”，“妨碍中央统一政令”，甚至不惜同日伪勾结，夹击压迫同盟军，在内外压力下，冯玉祥不得不挥泪离开张家口，再走泰山，轰轰烈烈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便被蒋日合谋绞杀了。

同盟军解体以后，李海青部被宋哲元的二十九军改编成骑兵第二十四旅，委李海青为旅长。不久，李海青辞职去北平赋闲，一九三五年又去南京，时冯玉祥挂衔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之虚职，李海青常去冯宅请教国事，每每为不能杀敌报国而叹息。

进入一九三六年，海青心神渐见不安，疏于外人来往。一九三七年四月，友人去其家探望，但见人去楼空。原来，李海青目睹当局绝无抗日之心，携眷去了北平，时我党在北平组建了东北救亡总会，约会海青等义军首领参加座谈会，启发他们组织旧部，继续抗日，海青积极参加东总的活动，萌生再拉队伍抗日之念*。不久，“七七”事变爆发，他便联络旧部、友好，在平西一带组织起一支百余人的游击队，继续进行抗日的大业。

---

* 见李向之回忆。

九一八事变后
我在东北的一段经历

张逸仙 遗稿

九一八事变时，我在哈尔滨阜济林业公司大罗勒密林场办事处任经理，这个公司是张伯言先生与祖黄、曹星五等人建立的，张是我的同乡、同村，又是我父亲的学生，宋教仁任农林总长时聘他为农林部佥事，后派他到东北林务局工作，在东北是位有影响的实业家，我就是靠张伯言的关系从山东老家到东北谋得这一职业。事变后的十一月，我离开林场去哈尔滨公司总部，张伯言正受日本人的纠缠，他们执意要同阜济公司“合办”，进而吞并这个公司。张伯言是早期同盟会的革命党人，民族意识极强，不愿当汉奸，愤而返回山东老家，阜济公司停业我也失了业。这时，丁超、李杜、孙朝阳等人在北满树起了抗日救国的旗号，在这年旧历年关时，李杜、孙朝阳的部队从下江开到哈尔滨与丁超联合，与张海鹏、于险舟* 及北进日军对峙半月，我曾亲眼看见抗日军击落一架日机，后来，丁、李等部溃退，二月五日，哈尔滨沦于敌手。

我目睹哈尔滨陷落，百姓倍遭欺凌的现状，内心无比愤慨，萌生了联络武装起来抗日之念。我在大罗勒密工作时，认识合兴江轮一位姓于的二副，他很年轻，对当时社会常流露不满情绪，

* 于险舟即于琛澂，险舟为其表字。——编者注

他同哈尔滨改组派的领导人韦卓亭常来往，我便通过于二副认识了韦卓亭。韦能说会道，在他周围聚了一些有爱国热情的青年学生和工人，但是，这些人的生活比较困难，我因为收拾阜济公司的底盘，手头有几个钱，所以大家在一起商议，由我筹措路费推韦卓亭进关里联系，准备先搞到一个合法名义，以此号召民众起来抗日。韦进关后找到辛亥革命时期的老前辈朱霁青将军，朱是东北铁岭人*，一九一六年曾在潍县领导过反袁斗争，在东北有一定的影响，而且，他与张伯言先生是留日同学，由于这些关系，韦从朱霁青手中领来一个东北抗日救国军第十一路军的名义，韦卓亭担任司令，我担任总参议。

由于哈尔滨已落敌手，日军对抗日活动查禁甚严，我便把家属、孩子送到乡下，然后去呼兰、庆城一带开展活动，过去我在呼兰教过书，在庆城一带做过木材生意，所以有不少关系，联络了我当年的一些学生、青年工人、还有一支绺子，头领叫曹德全，有十几支枪，成为我们的骨干。我们又去望奎联络朴大同，他嫌我们力量小，不愿合作。后来，有位叫李福山的把头介绍我们同穆棱的王德全（即王林）联合，王林听说我们是朱霁青的旗号，表示愿意合作，我们一些人变卖了财产，召集朋友、同事及部分散兵游勇、胡匪，就这样打起了抗日的旗号。

我们和王林部接上关系后，为了解决部队的武装、粮饷，决定派我以十一路军总参议的身份会同王林部一位姓王的商会会长，去关内寻找关系，我与王会长于一九三二年四月起身，先到天津，通过报馆宣传东北义勇军的抗日活动，特别对王林部的战

* 朱霁青，辽宁义县人，为国民党元老，后组织改组派，为骨干之一。"九一八"事变后，曾一度返回家乡组织抗日，自任抗日救国军总监，所部大多在锦州、义县一带活动，著名战役有攻打义县、攻打锦州等，后失败进关。
——编者注

绩着重加以渲染，流亡关内的一些抗日团体，纷纷与我们靠扰拉关系。不久，我们又去北平找到朱霁青的联络站，见到一位姓钱的负责人，他请我们俩人在北平沙锅居吃饭，座陪的还有张学良的一位中将参事刘震东，字曦洲，是山东人①，与我颇能谈得来，刘特邀我俩到他家去住，还介绍我们拜见了张学良和万福麟，向他们汇报了东北抗日的问题，二人当时的态度是，要先看国联调查团的意见如何，然后再看蒋介石中央政府如何处理，如果均得不到解决，再想别的办法云云，临走时，张将军发给我们俩每人三百元路费。

当时关内的各界爱国人士，热情支持东北义勇军的抗日斗争，主动募捐支援抗战，这笔钱有一大部分存在朱子乔的名下②，因为朱在清末时曾任过黑龙江的督抚，人们都叫朱将军，也在号召抗日，声望较高。我和王会长在天津活动时，一些流亡关内的人，听说王会长是王林的代表，便拉王作招牌，向朱子乔要钱，还在天津设了一个王林驻天津办事处，弄了两万多元，一些无耻的国民党员，便打着“支援抗日”的旗号在办事处里帮吃帮喝。我当时代表十一路军，带有改组派的色彩，便被甩了出来，从此与王会长脱离联系，处境十分尴尬。在这种情况下，我又去找刘震东，他鼓励我去一趟南京，还为我写了一封亲笔信，找他在南京的同学接洽。我有个弟弟在上海从事左翼活动，从一九二七年起我们俩就没见过面，心想去南方顺便看看弟弟也好，于是，我在当年的七月份启程南下，通过刘震东同学的介绍会见了

① 刘震东，山东汤水人，历任东北军营、团、旅长等职，“九一八”事变后一度在辽北组织抗日，任第四、五军团总指挥，“七、七”事变后任第五战区第二路游击队司令，1938年在山东莒县抗击来犯日军，不幸牺牲。

——编者注

② 朱子乔，应为朱子樵，即朱庆澜，下同。——编者注

国民党中央委员方觉慧，方答应通过关系与委座（蒋介石）联系。在等待期间，我从南京去了上海，找到了多年未见的弟弟，他生活很清贫，但精神振作，对我通过上层关系搞抗日的做法很不以为然，还特意介绍了一位姓彭的共产党人士与我会面，我当时满脑袋是钱和枪，对彭的见解感到远水不解近渴，于是又回到南京，见到方觉慧中委，他说，委座对东北抗日之事已经复信，内称“此事暂从缓议”，我的南京之行便又碰了一鼻子灰。就在这时，朱霁青和韦卓亭也来到南京，朱帮助我们搞了三千块钱，我便与韦卓亭先后返回东北的呼兰。

靠这三千块钱买了一些长短枪，交由曹德全使用，在沿江一带活动，但由于军饷困难，曹不得满足竟在巴彦投敌，编成伪军一个团。我和韦卓亭商量后认为，曹投敌主要是缺乏军饷，只要我们搞到军饷就能促使他反正，再把队伍拉出来。当时，市面流行的票子是巴彦维持会发行的一种纸币，这种票子很粗糙，石印的，容易仿造，我们便找了一些搞印刷的工人，由曹树森画版，张之伦刻图章，还有一位老蔡搞印刷，在呼兰大裴家窝铺开始仿造纸币。到一九三三年春伪币就造出来了，我们带到巴彦发给曹团，当夜就把这个团（实际上只有三百来人），拉了出来，然后便大造声势，附近一些小股抗日部队，红枪会都来参加，一度攻下东兴、木兰等县城，颇有一些战绩。不久，粮饷又出现困难，我们派人向附近的地主借粮，他们不但不借，还给敌伪送信，请求派兵来剿，百般无奈情况下，我们便采取“打响窑”的办法筹措粮饷。东北的大地主，一般家的院宅都有围墙、炮楼，养一帮枪手看家护院，称为“响窑”。我们打开一家响窑，发现这里粮食很多，便发动附近缺粮的穷户来背粮，一时人来人往，影响很大。

过了三、四天，敌伪突然来袭，还有两架飞机助战，我军前

头部队被包围，后卫从东兴县附近大青山口撤到山里，飞机尾随到山里袭击，这支缺乏训练的乌合之众逃的逃、散的散，战后清点人数已不足百人，加之伪造纸币露出了破绽，弹尽援绝，队伍便溃散了。

队伍溃散后，我潜回哈尔滨，又同志向一致的黄树森、侯介夫、张之伦等人聚会，侯介夫在一中读书时有位同学叫杨殿坤（杨佐青），在盘石组织游击队，后因作战挂彩，进入哈尔滨养伤，听说杨佐青是共产党员，负责兵运工作，他比我小十来岁，言谈很不平凡，一来二去我们交往渐厚，杨还介绍我加入了国际组织，后来我二人同去莫斯科红军情报总部学习，回国后开辟一条新的战线，由杨任组长，我作他的助手，七·七事变后，我们的总机关部移到上海，我接受爆炸大连甘井子飞机场的任务，带一个组潜伏在呼兰，直到一九四四年再返关内，但没有找到杨殿坤，后来才听说他在上海被捕了，直到光复才出狱。

（张以谦、张晓宏整理）

平阳镇惨案

一九三二年七月间，救国军第二补充团团长苏怀田以下三十六名军官在平阳镇被护路军司令丁超下令杀害，这便是轰动一时的平阳镇惨案。

苏怀田，字魁一，吉林省长春市人，祖辈务农，事变前在石头河子村（今鸡东县永和乡新和村）任保董。“九一八”事变后，因为苏身为保董，结交甚广，且好抱打不平，因此，得罪一些地方实力派，告发他有抗日之嫌。驻平阳镇旧东北军薄团三营便要逮捕他。* 一九三一年的十一月十八日这天，苏怀田集全家聚在院子里，摆上香案，领头对香案三鞠躬，然后叩拜在地说：“有国在其家尚存，无国在何有其家，无人在其家何乐，天地、祖宗助我一臂之力，我要上山！”誓后率堂弟苏怀宝、苏怀达及儿子苏丙先等十几名男人弃家出走，路过郭家油坊时借了郭平新的枪支弹药，从此活动在金场沟、南黄泥河子、老四山一带，逐渐发展到一百五十多人，是平阳镇一带颇引人注目的一支地方农民武装。后来，这支队伍在中共地下党员田宝贵、冷寿山等人的引导下走上了抗日的道路，被编入救国军第二补充团，由苏怀田任团长。

一九三二年六月。苏怀田奉命率全团去穆棱梨树镇收缴白俄武装，并将白俄兵工厂作为敌伪财产设备予以没收，又奉命携带五百套军装去金场沟、南黄泥河子一带整训。途经石头河子时部队宿营下来，团部设在一个有围墙的大院里，官兵们都佩带着东

* 薄团应为薄芳廷团，为二十一旅所部，事变后投敌。——编者注

宁抗日救国军总部的臂章。标明是补充团。这时，驻宝清的丁超正暗中酝酿投敌，得知苏团进入石头河子，为了向日军邀功，便派车子久团和驻平阳镇的原二十六旅王孝之团连夜包围了石头河子。王、车二团占领了有利地势，并对苏团进行围攻，当接近苏团驻地约有二百米时，被苏团哨兵发现，立刻鸣枪报警，苏怀田组织战士突围，一名战士在突围中牺牲，还有部分战士冲了出去，其他战士们死命抵抗，不让寸分，王、车二团进攻受阻，便派一个姓路的营长喊话，要求停火，苏团的二营营长聂海山也对空鸣枪说："别打了，中国人不打中国人，马上停火，放他们进来！"于是双方熄火，由苏怀田和副团长田宝贵，副政委兼三营营长杨太和出面会见了对方的联络参谋和路营长。来人声称："都是抗日队伍，我们不知道你们是救国军方面的，刚才看见服装才知道，实乃一场误会，抱歉、抱歉……"又说："在下奉丁司令命令前来相邀，烦请各位去平阳镇商谈你部收缴白俄武装一事。"还说白俄矿区是护国军的管辖区，救国军在这里活动必须和丁司令打招呼，丁司令已在平阳镇恭候等等。

补充二团政委李延平、副政委兼三营营长杨太和当面揭露说："那有先包围后请的道理？这里一定有阴谋！"来人一再表示："咱们都是抗日队伍，一家人嘛，我们可以插草为香，对天盟誓，决不会做对不起你们的事。"苏怀田信以为真说："白俄和日本人勾结，欺压百姓，非法经营兵工厂，是抗日大敌，我们是奉救国军总部之命去缴械的，既然丁司令有邀，不妨就去谈谈。"杨太和说："我们不服从命令，不去！"冷寿山也支持杨太和的意见。

由于丁超披着抗日的外衣，苏怀田决定去平阳镇面见丁超，临行前，杨太和警告对方代表说："如果我们的人到时候回不

来，你们不解除包围，我们就开枪！”结果，苏怀田等人一到平阳镇就被护路军包围缴械，扣押在平阳镇的一个剧院里。

一九三二年七月十八日上午，苏怀田及副团长田宝贵、营长聂海山、连长张功、排长刘昌等三十六名官兵被押到平阳镇公路北侧的刑场，刑场上放着铡刀和秫秸，苏怀田昂首挺胸，临危不惧，大声喝问道：“你们为什么骗人？卑鄙！我们抗日有什么罪？”刽子手们忙拥上来用秫秸裹他，苏怀田踢开秫秸，大步走到铡刀前，六名营以上干部就这样在铡刀下英勇就义，三十名连、排干部被枪杀，刽子手还把苏怀田等六人的头颅悬街示众，全城百姓无不痛心疾首，暗暗垂泪，这就是骇人听闻的平阳镇惨案。

惨案发生后，杨太和闻到消息，率部突出王、车二团的包围圈，苏怀田的儿子苏丙先得知父亲惨遭杀死，痛不欲生，幸亏王孝之团的一名营长给他一张名片，告诉他逃命，苏丙先这才逃出虎口，后来参加了李延禄领导的抗日队伍。

（鸡东县政协供稿　马玉德整理）

义勇军儿女在天山

赵新亚

"九一八"事变时，我刚刚满二十岁，是哈尔滨第二中学的学生，愤于国难，投笔从戎，于一九三二年一月参加了吉林自卫军，后来兵败入苏境转入新疆，渡过了几十年的时光。现将我所知道的义勇军在新疆的经历和遭遇记述如下：

一、泣别白山黑水

一九三二年一月三十一日，由李杜、丁超等将领倡仪，在哈尔滨成立了吉林自卫军，推李杜为自卫军总司令，丁超为中东路护路军司令，王之佑为前敌总指挥，组织在哈各抗日军及民众武装进行抗战。二月五日，哈尔滨失守，吉林自卫军全线撤退，在下江一带继续抗日，时仍拥有七万余人的武装，总司令部设在依兰，我在总司令部军医院任上尉军医。这以后，自卫军在宾县、方正、延寿一带抗击日军入侵，沉重打击了敌人，仅冯占海部在桶子沟一战就全歼伪警备第二旅，俘敌三千余人。五日，日军利用水、陆、空优势兵力，大举轰炸进击方正、依兰等城市，自卫军总司令部被迫向宝清撤退*，我后方医院带着一百多名伤病员，在撤退时与部队失去联系，便退入黑龙江沿岸绥滨县的中兴镇，在这里加入东北救国军第五军军医院。

东北救国军第五军原为马占山领导的第五团，马占山退到黑

* 应为丁超的司令部。——编者注

河后命令该团向黑龙江和松花江三角地带挺进，收复萝北，枪决了伪县长，后又收复绥滨及汤原一部，兵进鹤岗，准备向佳木斯进攻。该团在抗日斗争中发展了队伍，马占山便将该团扩编成第五军，委任刘斌为军长*并派陈大凡、汤武、李勖东前来协助刘斌工作，刘斌委陈大凡为绥滨县县长，县政府设中兴镇，陈大凡上任后在短期内就组成了五百余人的县大队。

一九三二年冬，坚持在冰天雪地里抗战的东北义勇军弹尽援绝，日军乘机重兵进行大扫荡，马占山、苏炳文、李杜、王德林等部相继撤入苏境，奋战在黑龙江、松花江下游三角地区的第五军处于孤军作战的境地。在敌军未向我大举进犯前，五军联合汤原某部抗日军向佳木斯进攻，先以野炮轰击城内的发电厂和敌军据点，城内灯火全熄，后因友军失约，众寡悬殊，五军退守鹤岗矿区，日军便从佳木斯出动来袭，在十分艰苦的情况下，当地的红枪团、黄纱卫队团也开赴前线，以大刀、长矛与敌血战，苦战一昼夜，双方互有伤亡，我军忍痛炸毁矿山机车和设备，退守梧桐河一带。与此同时，日军三千余人向中兴镇进犯，陈大凡率五百民军与敌激战三日，最后陈大凡负伤，被送往苏境，第五军官兵也在敌人打击下溃散，相继从各出境口出境，战士们迈出国界时，每个人都依依不舍，举步不前，禁不住热泪夺眶而出，在心里默念着，东北，我们一定要回来。

二、流 落 异 国

苏联对于我并不是陌生的，一九二九年中东路事件时，我在满洲里当兵时作战被俘，被苏方押到远东山区砍伐木材，所以对

* 马占山再起抗日后将部队改称“黑龙江省抗日救国义勇军”另据马的卫队长杜海山回忆第五军长为才鸿猷。——编者注

苏联有一粗浅了解。我们一行进入苏境的共有十几名青年，由一位苏联边界贸易公司经理米什接到他家，予以盛情款待，后送到苏军边防哨卡，逐个盘查询问，几天后，由两名苏联边防军陪着我们乘一辆四轮马车去伯力，仅去附近的火车站伊兹韦斯特科威就需要五天的路程，冬日的西伯利亚，气温常在零下摄氏四、五十度左右，坐在车上冻得要命，我们便跟着车子在雪地里跑，忍饥耐寒好不容易到了火车站，搭车去了伯力。

到伯力后，由苏远东边防司令部又一次详细盘查记录，然后把我们送到义勇军驻地，在这里见到了汤武等许多战友，总计约两万人左右，大部分是吉林自卫军，所带武器完全收缴，只留下个人生活用品，那些武器除机枪、步枪外，还有一些自造的木枪、铸铁枪、“抬杆”、猎枪以及大刀、长矛，它充分显示了东北义勇军艰苦卓绝的斗争精神。

义勇军驻地周围有苏联红军岗哨，不准自由出入，医疗、洗澡、开饭都得站队报数，由苏军引导。当时正值苏联经济困难时期，再加上国民党政府对义勇军根本不关心，我们每人每天只能领到四百克的主副食，有薄薄的几片黑面包，一碗“苏泊汤”，汤多菜少，有一小块牛肉，几块糖和一小捏红茶，人们只能吃个半饱，个个饿得面黄肌瘦，四肢无力，躺在铺上不愿动弹。当时的住所多是临时拼凑的，天气很冷，燃料又不足，每个人又没有可御寒的冬服，就这样度过了一个多月的时光。大约是在一九三三年三月初，部队领导宣布分路回国的消息。1、东北义勇军高级将领由欧洲回国；2、其余官兵经西伯利亚铁路由新疆塔城归国；3、家属从海参崴乘船回国。听到这个消息，整个营房都沸腾了，恨不得插翅飞回祖国，重返东北前线杀敌。

第二天，我们一批七百人启程回国，有一位苏军上校名叫王

佩显，是位华侨，也随之同行。开始是乘闷罐车，过了赤塔换乘客车，途中我们意外遇到军长刘斌和参谋处长。列车穿行在西伯利亚荒原，当路过贝加尔湖时，我们不由想起汉朝伟大的爱国者苏武，当年就在这北海含辛茹苦十数载，仍旧不忘祖国，不降仇敌，触景生情，车上的义勇官兵们无不为之感慨和敬慕不已。记不清走了多少天，我们到达阿牙古兹站。这是离开苏境的最后一站，但距离新疆的边城塔城，还有六、七百里路，公路尚未修完，苏方准备二十辆卡车送我们，走出三个小站，因春融道路泥泞，汽车无法行进，只好下车徒步行军。给养只发给四天的，而行程却需要七、八天，领队只好动员大家要勒紧裤带，节约粮食，咬牙也要回到祖国。大家凭着强烈的归国激情，急行军五天，越过苏境荒凉的哈萨克斯坦戈壁，接近了新疆地域。在最后两天行程里，吃的东西几乎光了，大家还是咬着牙日夜兼程不停地走，夜里，有时走着走着，不知被什么东西绊个跟头，仔细一看原来是具死尸，不知有多少人就这样默默地倒在这荒凉的戈壁滩上。疲惫、饥饿、死亡威胁着人们，为了不丢掉战友，休息时几十人一组，不然就有可能躺下后永远不起。经过七天七夜的行军，我们终于从死亡线上挣扎过来，见到了祖国的灯光。

三、回 到 祖 国

一踏上祖国的土地，遥望那飘动的国旗，人们都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热泪，塔城各界代表，民众高呼着“欢迎东北义勇军”、“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夹道欢迎我们，沿途还都摆设着茶点、水果，义勇军官兵们无不热泪盈眶，拉着亲人们的手久久说不出话来。

我们的住所安排在县立的小学校，祖国的亲人们以新疆特殊

风味的羊肉抓饭、奶茶招待我们，并发给每人一些生活用品和零用钱。在塔城休息一个星期，我们又启程赴乌鲁木齐，因运输工具不足，我们又开始了徒步行军，沿途都设有东北义勇军招待站，为我们准备了牛羊肉、米面蔬菜。在路过石河子镇时，当地有位姓史的富户，为我们数百人准备了一顿丰盛的午餐。据说，凡路过此地的义勇军他都要招待一顿饭，这使义勇军的许多人为之惊讶，粗算起来，当有上万人之多，它充分说明了我国各族人民各阶层人士多么崇高的爱国热情。

当我们接近省城时，沿途开始出现一片战乱的景象，一些小镇的居民大多跑光，只剩下断垣残壁没有收敛的尸骨，沿途还不时可以看见一些武装团伙的旗帜，但是这些武装并没有来袭扰我们。原来这时的新疆爆发了一起“四·一二”事变，省府的一些军官和政界人士起而赶跑了新疆督办金树仁，掌握了新疆的军政大权。在我们进入绥来县城时，恰好就遇到了金树仁率领残兵败将溃退到这里，他的兵大多是四、五十岁的胡子兵或十六、七岁的娃娃兵，有的骑马，有的骑驴，还有的骑骆驼，还有的带着女人、孩子，真可称为“混成骑兵旅”。

金树仁见绥来聚集了两千余东北义勇军，便同领队将领洽谈，要把我们组成“讨逆军”，向乌鲁木齐反攻，我们没听他那一套，金树仁见大势已去，便逃到苏联。我们在绥来小住几日接着出发，经过二十几天行军，终于到达了乌鲁木齐，该城的西大桥一带已成一片焦土，城市上空仍笼罩着战云，城上城下岗哨林立，警备森严，先我们而到的有苏炳文的救国军，李杜的自卫军，王德林的救国军，计约三万余人。此外还有部分驻在乌苏、伊犁，总计四万余人。由于义勇军高级将领经国民党政府安排转道欧洲回国，聚集在新疆的义勇军一时群龙无首，后经重新选

定，吉林自卫军由原来参谋长杨耀钧为司令，另有哈玉良、应占斌等将领协助；驻乌苏的吉林自卫军二十六旅仍由邢占清任旅长，苏炳文部由郑润成、苏国领导，郑润成为旅长，苏国为参谋长；王德林部由刘万魁领导；黑龙江的第五军仍由刘斌领导。

我们到达乌鲁木齐后，尽管战火未熄，省城各界民众还是热情地出城夹道欢迎，张贴标语，高呼口号，摆设茶点，布置了清洁舒适的营房，每批部队来后都摆宴七日款待，并发放了服装、日用品以及需用钱等，这支队伍便又重新拿起枪来，恢复了生气。

四、在新疆的斗争

新疆督办金树仁自上台以后，残酷镇压、盘剥新疆各族人民，激起民众的强烈愤慨和反抗，民变屡生，各种形式的武装也接连出现，如和加尼牙子为首的维吾尔武装，沙里福汗为首的哈萨克武装，满汗为首的蒙古族武装，巴品古特为首的俄人归化军，打着国民党整编三十六师旗号的马仲英武装等等，新疆战乱纷纷，危机四伏。

四月十二日，金树仁的部下陈中、李笑天等人联合巴品古特归化军发动了推翻金树仁统治的政变，金树仁组织武装镇压，政变领导人便向东北义勇军求援，苏炳文部代旅长郑润成表示，我军系过路客军，不干涉新疆内政，予以回绝，后考虑为民除暴义不容辞，便投入一个营的兵力，一举击溃金树仁的兵力，金惶惶逃出省城。政变领导人立即召开紧急会议，推选刘文龙为临时省主席，推郑润成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郑润成再次表示，吾等为抗战而来新疆，只愿打回老家抗日，无意留恋新疆，这样，新疆的军政大权便为野心家盛世才所篡夺。盛世才上台后，为了欺骗

人民，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提出“实行民族平等”、“保证信教自由”、“建设新疆、收复东北”等口号，骗取了新疆各族人民和义勇军的拥护。从此，东北义勇军便留在新疆，成为盛世才统辖下的一支部队，为了显示东北义勇军的力量，我们曾在乌鲁木齐举行了一次声势浩大的入城式，街道两侧人山人海，口号声此起彼伏，悲壮的歌声激励着各界人民的心，我还记得有一首歌是这样唱的：

通红的落日灰尘的路，
迅速走来了抗战的队伍，
雪亮的刀枪飘飘的旗，
前进着抗战队伍，
强盗蹂躏着我国土，
激起壮士冲冠的怒，
刺我的咽喉，断我的骨，
停不住我这进行的步……

盛世才上台以后，冠冕堂皇地打起“民族平等，整顿吏治，改良司法”等旗号，但新疆的内乱却没有平息，除乌鲁木齐、伊犁等几个大城市在政府军手中外，全疆仍陷入武装割据的局面，特别是包藏祸心的帝国主义分子策划反动贵族进行分裂活动，传播什么“泛土耳其主义”、“泛伊斯兰主义”等等。一九三三年六月，打着国民党暂编三十六师旗号的马仲英匪军入新争霸，东北义勇军为了保卫新疆人民的利益，拿起枪来参战，当时我在混成一旅骑兵二团任少校军医，也随军参加了战斗，在滋泥泉子一战，义勇军付出了重大牺牲，终将马仲英匪军击溃，残匪逃到南疆吐鲁番、鄯善一带，东北义勇军的热血洒遍天山脚下。

滋泥泉子战役后，盛世才便露出杀机，以莫须有的罪名拘禁

了义勇军重要将领杨耀钧、郑润成等十四人，后来秘密将他们杀害，以图实现将义勇军直接掌握自己手中的罪恶目的。

一九三三年十月，马仲英卷土重来，盛世才又命义勇军出阵，义勇军各部遭受严重伤亡，退守乌鲁木齐城。次年一月，马仲英兵围乌鲁木齐，义勇军坚守省城，在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的险恶情势下，义勇军与全城人民在饥寒交迫中坚持作战四十六天之久，付出了重大的牺牲，最后终于守住省城，击溃马仲英匪军，马仲英逃遁苏联。

粉碎马仲英匪军入侵以后，东北义勇军大部分配在边防线上和各行政区，屯垦戍边，苏联政府也派出大批顾问、专家、教官帮助建设新疆，整编训练东北义勇军和新疆部队，同时协助盛世才制定了“反帝、亲苏、民平（民族平等）、清廉、和平、建设”六大政策，新疆一时出现繁荣景象。

一九三七年，马虎山与麻木提匪帮在帝国主义策动下在南疆又发动一场叛乱，以两万余兵力向喀什进攻，防守疏勒城的是原东北义勇军两千余人，他们团结城内的百姓，坚守了一百余天，最后吃麦粒、马肉，给来犯之敌以有力打击，后来这股敌人被击溃，叛乱被平息。

抗日战争爆发后，党中央为了巩固建设抗战大后方，从延安派出大批优秀共产党人，春风初度玉门关，唤醒了千年沉睡的古老新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东北义勇军为保卫建设新疆做出了很大贡献，特别是在“保障新疆永远为中国领土”这个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抗战爆发后，为了开通西北交通线，以东北义勇军为主力，修筑了一条由边界霍尔果斯到星星峡（甘、新交界处）全长一千八百五十九公里的公路，这条公路，对支援抗战，沟通陕甘宁边区同西北诸省的联系起到了很大作用。

然而，野心家盛世才并非真心拥护苏联和中国共产党，一九四二年，德国法西斯进逼到莫斯科城下，盛世才以为苏联快垮台了，便赤裸裸露出反动面目，投入到国民党反动派怀抱，他以"阴谋暴动"等莫须有罪名，大肆逮捕杀害各族进步人士，屠杀共产党人，对东北义勇军也没有放过。早在盛世才篡夺新疆军政大权以后，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地位，就不断逮捕和秘密杀害东北义勇军的重要将领，由于他披着革命的外衣，打着"反帝、亲苏、容共"的招牌，并以"帝国主义走狗"、"阴谋暴动"、"汉奸"、"托派"等罪名加罪他人，蒙骗群众，人们一时难以弄清楚，义勇军中也有极少数人被他欺骗利用，甚至为虎作伥。至盛世才垮台前，进入新疆的义勇军及其家属共五万人左右，除一万余人为保卫新疆战死外，被盛以各种借口杀害的不下两万人，仅苏炳文的一个学兵连被杀害者就占百分之六十五以上！可以说到新疆的东北人，几乎每家都有受害者，我二弟赵亚洲就是被盛世才杀害的，与同他一起被处死者就有六百六十余人。所以人们说，盛世才是十年督办十万人头，这话并不夸张。

鲜血教育了人民，人民并没有被屠刀所吓倒。由于受中国共产党的教育和影响，东北义勇军中的一些青年积极分子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他们自发的结社，成立秘密革命团体，宣传进步思想和革命理论，如张志远、韩世翼、赵音琳、姚艮、姚品兰、张玉贞、赵新亚等人秘密成立了"新疆共产主义者同盟社"，成员发展到三十几人，出版"战斗"等秘密刊物，抨击盛世才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腐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主张。后来，这些青年绝大多数加入中国共产党，其中一部分人光复后奉党的指示，回到东北，为建设东北根据地解放全中国做出了贡献。

一九八〇年，我回到阔别近五十年的故乡哈尔滨市，亲眼看到

了当年义勇军官兵们流过鲜血的地方已是大厦林立，高楼栉比，我特意跑到母校第二中学，跑到许云路、西门脸、松花江畔……去寻踪当年战斗的足迹，江山依旧，景物全非，蓬勃向上的生活激流使我这位白发老人禁不住在心里默念：五十年前在这块土地上献身的战友们，以及那些阔别家乡，将一腔热血撒在天山南北的义勇军儿女，他们可以在九泉之下安息了。

吉、黑义勇军重要将领的结局

王 希 亮

“九一八”事变后，在现在的黑龙江省及当时的吉东、绥宁等广阔地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满抗日热潮。自当时的黑龙江省代主席马占山在嫩江桥打响第一枪到一九三三年初，吉、黑各义勇军主力失败出关或进入苏境，先后涌现出马占山、李杜、王德林、冯占海、苏炳文等著名的爱国将领。他们战败后的经历及结局如何，常常引起人们的关注。现根据掌握的史料介绍如下：

马占山 他于一九三二年十月七日随同苏炳文部从满洲里退入苏境，一九三三年六月，在苏联政府帮助下，绕道欧洲返回上海。在途经波兰、德国、意大利等地时，马占山受到中国驻外使节、留学生、华侨及当地民众的热烈欢迎，赞扬马占山为中国当代的民族英雄。尤其是进入南洋、港澳等地区后，爱国侨胞情绪热烈，捐金赠匾。蒋介石政府对从前线归来的抗日英雄也不得不做出“热烈欢迎”的样子，给马占山一个军事委员会委员的空头衔，却不准他再言“抗日”。马占山见当局无意抗战，便悻悻地离开南方，寓居天津。一九三五年初，日本特务机关收买暴徒妄图杀害马占山，幸而事先探得风声，他才免于罹难。

“七七”事变后，马占山再也按奈不住重返抗日战场的强烈心愿，天津沦陷前夕，他乘车赴南京请缨。蒋介石政府为了利用马占山等义勇军将领的威望，特委任马占山为东北挺进军司令，

调拨骑兵第六师刘桂五部和国民兵团李大超部为基干力量。马占山踌躇满志，立即前往大同组建挺进军。数日后便开赴绥远前线，协助傅作义部在绥远外围抗日。挺进军在绥远激战十数日，曾给日军以相当的打击，后因敌势猖獗，参加绥远保卫战的各抗日部队相继失利，马占山率部退守包头西北的五原镇。时值日本帝国主义策动蒙古王公贵族，在伊克昭盟阴谋建立"大蒙古帝国"，马占山采取区别对待，分化瓦解的对策，坚决打击死心踏地的叛国分子，对尚可救药的人员晓以大义，使伊盟纷乱的局势方得平定。

一九三八年初，马占山率部转战阴山山脉，四月中旬，马部在固阳县黄油干子遭到数倍日军包围。当时正在病中的马占山，率师长刘桂五等将领亲临一线指挥，经过八昼夜血战，方突破敌人重围，进抵绥、陕、晋三省交界的哈拉寨。刘桂五师长在此次战斗中不幸牺牲。五月，马占山赴重庆汇报军务，返回时途经延安，在路旁射猎山鸡时，不料枪管爆炸，右手负伤。党中央立即派员将他送进延安人民医院，经数日精心治疗，伤势全愈。党中央为他特意召开盛大欢迎晚会，毛泽东同志亲自出席并高度评价马占山的抗日活动。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政府掀起内战的恶浪，为了利用东北籍人士同共产党争夺东北，特委马占山为东北保安副司令。马占山到任后，对蒋介石集团倒行逆施的行为渐感不满，便于一九四八年十月以治病为名飞回北平。当年十二月，人民解放军包围北平，马占山拖病体协同邓宝珊等人做傅作义将军的工作，为和平解放北平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马占山因久病不治，逝世于北平寓所，终年六十五岁。他逝世前曾说："……我亲眼看见我中国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之领导下，

全国人民获得解放，新民主主义已顺利实行，人人安居乐业……尔等务须……在人民政府的英明领导下，诚心诚意去为新中国的建设努力奋斗到底，实事求是做事为人，不可稍懈。”

邓　文　邓文字宪章，是马占山的爱将。一九三二年六月，马占山率部东进，特委邓文为新组建的第一军军长，指挥黑龙江省义勇军主力转战呼海、齐克、洮昂及中东路西线。当年十月，马占山亲自指挥的拉哈之战失利后，令邓文担负起统率全军的重任。十一月末，邓文指挥所部一万余人在拜泉城与敌死战，最后弹尽援绝，伤亡两千余人。邓文率部七千余人会同李海青部折路进入热河开鲁，配合义勇军各部参加了热河保卫战，后率部进入察哈尔。时值冯玉祥将军在张家口组织察哈尔抗日同盟军，邓文率部参加，被冯委为第五路总指挥和左路军副总指挥，在收复宝昌、康保、多伦等重镇的战斗中，立下了显著战功。后在国民政府的收买下，邓文及副将檀自新同何应钦暗中联络，有与“国民党攻察之军里应外合”围剿冯部的企图，冯玉祥洞悉内情后，于一九三三年七月三十一日凌晨，密令河东公安局长潘蕴玉率领部分战士，将邓文刺杀于张家口福寿街十八号。时年四十岁。

谢　珂　“九一八”事变时，谢珂任东北边防军驻黑副司令长官。十月中旬，日本侵略者唆使汉奸张海鹏向龙江进犯，他率省城部队在嫩江桥一举击溃来犯伪军，稳定了黑省混乱的局势。马占山就任黑龙江省代主席后，谢珂辅佐马占山发动了震惊中外的江桥战役。后因马占山一度妥协，谢秘密经海参崴绕道入关，船至大连时，被日警查出，遂将他扣压在沈阳。日伪当局为利用谢与苏炳文的密切关系，令谢去满洲里诱降苏炳文，谢赴满后赞

助苏成立了民众救国军，就任总参谋长，指挥了收复富拉尔基，反攻齐齐哈尔等战役。民众救国军战败后，谢随苏炳文入苏境，取道欧洲回国，在张学良麾下任职。西安事变时，他曾以东北军代表的身份，参加谈判，“七七”事变后，又随军转战中原各地。

全国解放后，周总理曾亲自过问他的情况，一九五五年谢珂定居沈阳，任市政协常委、市民革委员和市第二、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沈阳市人民委员会委员。在党的领导下，谢珂认真学习革命理论，加强思想改造，积极参加各项进步活动，撰写了许多有价值的史料。一九七四年二月十六日，谢珂病逝于沈阳市，终年八十二岁。

苏炳文 苏炳文的民众救国军战败入苏后，于一九三三年六月五日，苏与马占山同期返回上海，受到上海各界民众数万人的热烈欢迎。苏炳文情绪高昂，向当局申请重返东北抗日战场。蒋介石政府不予理睬，只是委他一个军事委员会委员的虚职，以敷衍民意。“七七”事变后，苏又数次请缨，蒋介石政府不便推诿，只好委他一个战区军纪第三巡察团主任委员，在后方走走场面，大部分时间寓居重庆，对国民党政府渐生不满。尤其是抗战胜利后，他对蒋介石政府热衷打内战的行径更是忿忿在胸，经常拜谒我党驻重庆的领导人。为此，当局令其退役。

全国解放后，苏炳文返回当年战斗的故土，先后任黑龙江省体委主任，省人委参事室参事，省人民委员会委员，省人大代表，省政协委员，省民革副主任委员，全国政协委员等职。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二日，他病逝于哈尔滨，终年八十四岁。

李 杜 李杜兵败入苏后，于一九三三年七月八日返回上海，同马占山、苏炳文一样，被当局委为军事委员会委员。他摒弃了对国民党政府的幻想，投身到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等进步人士组成的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就任武装部长，奔走于机关、团体、学校，呼吁全民族起来抗战，支援在东北坚持抗战的义军余部。武委会被蒋介石政府强行解散后，李杜又投身冯雪峰同志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不久又加入我党领导的“东北救亡总会”，积极赞助“东总”的工作，受到我党的好评。一九三五年李杜在促成张学良将军与共产党合作上，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东北抗日联军成立时，经周恩来同志批准，任李杜为抗联总司令，李杜欣然接职。在张学良将军的帮助下，李杜计划绕道欧洲、苏联返回东北战场。因日本当局发现后，向苏方提出照会，这一计划未能实现。但受我党之托，护送毛岸英、毛岸青去苏联学习的任务确圆满完成。

李杜东行不果，寓居重庆，继续以抗联总司令的身份进行抗日救亡活动，与我党的关系更加密切。一九四五年，他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我党的一名特别党员。抗日胜利不久，蒋介石集团为了打内战，急于派东北籍人士去东北，勒令这些人发表反苏反共声明，李杜毅然拒绝，未得“任封”，蒋遂以年迈为由令其退出军役。李杜虽然穷困潦倒，但从事进步事业的壮心不已，仍然以一位老战士的英姿，继续从事反蒋、反内战的活动。

全国解放后，党和人民没有忘记他，安排他为全国政协委员，四川省政协委员，重庆市政协常委。李杜热爱新中国，热爱新生活，为祖国的兴旺发达贡献了自己的余热。一九五六年八月二十三日，李杜病逝于重庆，终年七十六岁。

冯占海 一九三二年六月，吉林自卫军反攻哈尔滨失败后，冯占海率队南下，改称吉林救国军，一路克阿城，取拉林，收复榆树、舒兰等重镇，兵逼伪吉林省会。当时，冯部号称十万，冯占海决定攻取吉林。九月上旬，冯部官兵冒死攻城，前锋宫长海部曾一度突入城内，因后续不济，又循原路撤回。经过半个多月的苦战，冯部伤亡惨重，退入热河，被改编为六十三军，参加了热河保卫战。

热河失守后，冯占海率六十三军进入察境，被冯玉祥委为第四路总指挥，后因何应钦之流的要挟威胁，冯占海退出同盟军，率部进入河北蔚县。“七七”事变后，冯部被缩编成九十一师，奉命开赴保定，沿永定河布防，阻止日军南下。当年七月下旬，冯师在固安县周围与日军接战，战斗十分残酷，冯部伤亡惨重，不得已南撤。后因屡战失利，加之蒋系副师长专横跋扈，冯占海率亲信副官二人，微服离队，辗转进入昆明经营汽车运输等业。

抗战胜利后，冯满怀思乡之情北返，当时的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委他为中将参议，冯没有到任，居住北平，以经商为业。北平和平解放后，冯占海担任西城区房屋修缮委员会主任。一九五五年，吉林省委和人民派代表欢迎他返回故乡，冯欣然应允，被国务院任命为吉林省体委主任，携眷返回长春，为发展吉林省的体育事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他先后当选为吉林省第一、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省人民委员会委员，省政协委员，省民革副主委。一九六三年九月十四日，冯占海病逝，终年六十四岁。

杨耀钧、邢占清 杨耀钧原系丁超二十八旅参谋长，跟随丁超投身抗日，后任吉林自卫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兼中路军总指挥，后兵败入苏。

邢占清，字魁九，九一八事变前系吉林陆军二十六旅旅长。九一八事变后任吉林自卫军中路副总指挥，自卫军暂编第一师师长，后兵败入苏。

杨耀钧、邢占清进入苏境后，会同自卫军第五路指挥李溥霖、总司令部参谋长哈玉良、左路总指挥部参谋长杨炳森、第二旅旅长徐国光、第四旅旅长刘万魁、第五旅旅长郭英魁、第六旅旅长应占斌、第九旅旅长单春林、第一师参谋长姚桦亭、第二十五旅旅长于德一、第二十六旅旅长王孝芝等军官及其所部计六千余人，开进新疆。时值马仲英勾结伊犁军阀张培元（被国民党当局委为第五师师长）犯新，盛世才驱使义勇军上阵迎敌，马仲英等人亦派人拉拢引诱义勇军各部。盛世才抢先下手，利用宴会之机，将杨耀钧、应占斌、杨炳森、徐国光及黑龙江义勇军郑润成、苏国等人逮捕，后秘密杀害。不久，又将哈玉良、王孝芝及黑龙江义勇军刘斌等将领杀害。刘万魁在达坂阵亡。邢占清出于热心，曾斡旋于张培元、盛世才之间，劝双方化干戈为玉帛。一九三三年冬，马仲英、张培元围攻迪化（乌鲁木齐）失败，马仲英将残部交给马虎山后遁入苏境，张培元绝路自杀，其溃兵将邢占清杀害。

王德林 一九三二年一月，王德林“救国军”兵败入苏，后绕道苏联回国。西南派陈济棠军阀政府为利用东北义勇军的声望，借重王德林的名义成立西南后援会，以增加自己的政治资本，乘机饱营私囊。王德林觉查后，愤而北上，寓居天津等地，宣传抗日，并想方设法与留在东北的救国军的余部吴义成等人保持联系，派副司令孔宪荣潜回东北，继续坚持抗日斗争。其间，他曾将辛苦募集的八千块大洋亲手交给进关联络的吴义成秘书陈

翰章（中共党员），陈将这笔现款交给了党组织，为鼓舞抗联士气，解决困难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七七”事变后，王德林带病请缨，被委为军事委员会别动队光复军第二路指挥，但当局没给拨一兵一卒，一枪一弹。王德林毫不气馁，奔走中原各地，自行组织了一支家乡子弟兵，转战于敌人后方。由于积劳成疾，王德林一病不起，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日，不幸病逝于家乡山东沂水县，终年六十四岁。我党特在《解放》周刊上盛赞他为“民族老英雄”。全国解放后，王德林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他的副司令孔宪荣奉命潜回东北后，不久无力坚持，其余部大都参加了抗联第四、五军。孔再次入关，追随国民党，一九四八年，在国民党召开“国大代表”会议前夕孔心灰意冷，自杀而死。

丁超抗日与降敌

佟衡

丁超，字洁忱，辽宁省抚顺县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曾任奉天军械厂副官，段祺瑞步军统领衙门总参议，黑龙江军务督办参谋长，延吉、吉长镇守使等职，1924年张作相督吉后，调任滨江镇守使，驻哈尔滨。

一、九一八时哈尔滨的情况及丁超的两面态度

哈尔滨时属吉林省的一个市，但市区分道里、道外，道里属特别区行政长官公署，管辖“东铁”沿线各地，设有护路军总司令部，由张作相兼任总司令，下设长（春）绥（芬河）、哈（尔滨）满（洲里）两司令，丁超兼任长绥司令。他的本职是滨江镇守使兼二十八旅旅长，辖省防军一个旅，担负滨江地区八县和长绥线的警备。

九一八事变时，张作相正在锦州治父丧，由参谋长兼省政府委员熙洽代行军政大权，熙洽叛变独立，张作相并未表示与熙洽公开决裂，只是派省府委员诚允代理主席偕委员章启槐、王之佑等到了哈尔滨，设立“迁移政府”，同熙洽伪政权抗衡。又派吉林训练总监李振声到哈整理军队，代行边防副司令职务。这时吉林东南大部地区都陷于敌手，只有哈尔滨以北，因中东铁路关系，日军未敢轻进。丁超见张作相遥控军政两权毫不放松，自以为声望、才能驾于一般将领之上，而张作相却假权于他人，心中十分

愤懑，便置大局于不顾，冷眼旁观张、熙双方的明争暗斗，以图从中渔利。

熙洽叛变后曾派齐知政来哈劝诱丁超投降，齐对丁透露说，日本方面决不会再让张学良、张作相返回东北，熙长官准备联合日本“复兴清室”，使东三省成独立局面。丁超虽未明显拒绝，但认为这个旗号是“失人心，逆时潮”，所以也没有答应与熙合作。以后，熙洽又派素与丁超交厚的吉海路总办李铭书来游说，丁超若拒若迎，态度暧昧。这事被北平方面侦知，张学良命令他代理中东路护路军总司令，以缓合他与李振声的矛盾。但是张作相并未指示参谋长作交代，丁超看出张作相并非诚意把总司令一职交给自己，便静观时局，暗作个人打算。

特区行政长官张景惠事变之初恰在奉天，与日谋得妥协，返回哈尔滨后，与丁超来往密切；十月间日军进犯龙江，马占山受命到齐齐哈尔指挥作战，途经哈尔滨时与张景惠、丁超见面，相约互相援助，一致行动。江桥抗战后马占山退守海伦，日军于十二月二十日进入齐齐哈尔，未容张海鹏占据黑省地盘，而是指使张景惠前去接收，声称龙江省脱离东北旧政权，但仍交原地方政权人员接管，这是日寇未忘情马占山，诱使他投降的阴谋。张景惠甘心为虎作伥，从齐齐哈尔回哈后偕日本特务机关的百武清吉中佐过江，在松浦镇会见了马占山，力劝马占山以“东北大局”为重，停止战事，与日军合作，并说日方应允江省的军政事务仍归马占山辖理。张、马商议后又共同过江与丁超会见，三方面达成合作协议，表示取一致行动。这时的丁超已趋于倒向日方，只不过与熙洽矛盾很深，对熙向北满扩张势力耿耿于怀，并无抗敌御侮之志。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张学良对收复东北失地毫无办法，既

寇得寸进尺，丁超、马占山等持观望态度。于是日寇唆使汉奸于琛澂，招集匪军，向张作舟的二十五旅及冯占海义勇军进攻，先攻入榆树，张作舟溃败，于逆乘势北进，拟攻取哈尔滨。

代理边防司令李振声闻警急电北平云：熙洽派于琛澂、马锡麟两逆，联合日军，攻入榆树，进犯哈埠，请示如何应付，盼复。不久张作相回电：于马二逆进犯应予痛剿，对于日军仍应固守防地，严加戒备，不得轻进。李振声本来是给张作相来看家的，到哈后并未组织司令部，只是带同我们几个随行人员与各部队联络，然后向北平方面汇报。今日接电后见张还是"保存实力""消极应付"的态度，在这非常局势下他不能打，也不敢打，于是借此机会躲藏起来。

这时的熙洽一面以军事实力相压各部，一面采取分化瓦解、拉拢汉奸之策，结果二十六旅团长宋文俊倒向熙洽，熙洽于是撤掉二十六旅旅长邢占清的职务，委宋文俊充任，而丁超则持傍观态度，未加反对，邢占清只好把旅长交出。

此时的张景惠也开始挤压代理吉林省政府主席诚允，声称我这个特区长官是持中立态度的，如把吉省政府设在哈尔滨，难免受日伪方危害，他不负保护之责，不如迁移到外县安全，结果省政府迁至宾县城内。

这样，在哈的吉林军政两个代理政权宣告瓦解，熙洽于是请丁超到吉林共商善后之计，丁超便派好友木石税局长孙广廷到吉林讨风，孙回哈后复命，说熙洽是诚意合作，一切都可商量。丁超自然高兴，对所部许愿说，无论局势如何变化，凡旧日袍泽概不更动，随即安排专车准备次日去吉讨价。谁料想，就在他动身前夕，熙洽派员送来一封急信，信中略谓：

①经本庄繁批准，任命于琛澂为中东路护路军总司令，待击

破“反吉军”* 后即赴哈尔滨接任。

②委丁超为长绥司令，限三日内率所属二十八旅移驻阿城。

③丁超应将滨江镇守使一职交出，由马锡麟接任。

丁超接到这封信才知受了熙洽愚弄，愤慨不已，陷入进退维谷之境地。

二、丁超、李杜联合抗日

熙洽降敌后曾派人赴依兰劝说依兰镇守使李杜脱离东北政权，与日方合作。李杜当即予以坚决回绝，并痛斥熙洽卖国求荣之举，表示与其势不两立，还通令所属三江地区与吉林断绝一切关系，所有行政权也收归军事管理之下，集结军队准备迎敌。一九三二年初，李杜探知哈埠局势异常混乱，亲率一部军队暗暗接近滨江地区窥察动静。当于琛澂攻陷榆树，宾县政府撤消，情势急转直下之时，他便率部进入宾县城内，秘密把吉林省府委员、警务处长王之佑从哈尔滨接来，商议应敌办法。王之佑认为丁超现已进退无路，如与其联合，必能合作，倘若于逆进入哈埠，政权瓦解是势不可为了。李杜同意了王之佑之见，王遂返哈征用地方汽车百余辆，连夜把李杜带来的军队运到哈尔滨道外，布置警戒、宣告戒严。接着，李杜同王之佑会见了丁超，约请丁超共同拒敌，保卫吉林不使日军进犯。丁超表示愿与李杜合作，首先撤掉宋文俊之职，恢复了邢占清的二十六旅旅长职务，令二十六、二十八旅连夜在哈集结，又任命赵毅为二十二旅旅长，集结在哈长线阻止日军向哈尔滨进犯。各抗日将领公推李杜为吉林自卫军总司令，与东铁护路军总司令丁超联合指挥作战。同时通知各地，宣告内外，并向北平张学良报告了一切。

* 即抗日军。——编者注

军事部署完毕后，丁超偕同李杜、王之佑与张景惠会见，张表示一切当尽力协助，并把特区警察隶属军方指挥，* 但张景惠提出，特区长官理应尽保护外国侨民之责，军方不得干涉。结果，他便以此为借口，仍然频繁与日方和熙洽联系。当李杜进入哈尔滨的当天，日本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登场，张景惠把他保护到名古屋日本旅馆，吉林日伪方面的人员也菌集该处"避难"。土肥原到哈后向军方提出：凡事皆可商量，不必以兵戎相见，丁超等人以事已决裂，再无犹豫，未置回答。

是时，于、马二逆继续督队向哈尔滨逼进，战事迫在眼前。丁超、李杜任命王之佑为前敌总指挥，筹划应敌。可是，丁超部正在清除内部不稳份子，尚未集结到前线，李杜带来的兵力又有限，情势非常急迫。幸而冯占海连夜由阿城赶到，率宫、姚各部和李杜部配合，在三棵树、太平桥一带击溃了于、马逆军，于琛澂、马锡麟离队脱逃，部下星散。在双城，赵毅又率部截击了伪吉林军后续部队刘宝麟旅，伪军遭致惨败，抗日军士气立时高涨。

三、哈尔滨保卫战

熙洽逆军溃败后，日寇进占北满的企图大受挫折，关东军以保护侨民为借口，决定亲自出兵，向哈尔滨进犯。时中东铁路为中苏共管，宽城子苏方站长拒绝为日方运送兵车，日军竟不顾国际信义，以违抗日军的命令即以军法从事来威胁，逼迫铁路人员开车，输送多门师团向哈尔滨进逼。

我是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九日由吉林脱出（时熙洽已在吉林降日），到哈尔滨随李振声整理军队，及李振声撤消职务，解散随行人员，由王之佑召集我们加入自卫军，委我为自卫军总司令部

* 该警察部队在后来的哈尔滨保卫战中倒戈投敌。——编者注

少将参议。这时，总司令部命冯占海部撤出哈埠返回阿城，接替赵毅防次；命赵毅旅仍回双城在哈长线设阻，扼止日军北进；自卫军主力二十六、二十八以及李杜的二十四旅，由王之佑指挥在顾乡屯设置阵地，迎击日寇。

自卫军的战时调整尚未完毕，日军列车已从长春开出，驻松花江的二十二旅陈德才团，未行阻击敌人，当晚日列车抵双城堡车站，哈埠情势万分危急。

赵毅旅奉命撤回原防，星夜向双城疾进，行至县城附近时，探知日军已达双城车站，遂集合全旅，痛述军人以身报国，杀敌卫民之大义，官兵皆痛哭愿为效命，赵毅则率部向车站逼进，乘夜深人静，敌军不备发起突袭，双方战斗极为激烈，至天明，歼敌大半，我军也阵亡团、营长以下数百人。日军遭此打击未敢轻进，原地停顿三日以待援兵，赵毅旅则撤回哈尔滨。

丁超起兵后，电请马占山出兵共同抗敌，马军开来步兵一个旅，炮兵两营到江北的松浦镇，但均不下火车，虽经丁超再三催促，部队以没有马主席命令不敢轻动为词。第二日，敌军陆续增加，前线紧张，丁超派我偕马占山的联络员王象九到松浦给马挂电话，马占山并未亲接，只派人传达说："主席没有功夫，请先回去"，态度极为冷淡。事后，听王象九说，马占山是在看风头，如果自卫军能打好他便增援，如若支持不了他也撤兵。果然，第三日丁超军队还没撤出阵地之前，马占山就把松浦的援军召回海伦去了。

王之佑指挥的前敌部队战斗至第三天黎明，便现出不支之势，陆续向后撤退，丁、李决定撤出阵地，过江在松浦镇收容，然后退至宾县，与冯占海部会合集结在方正，王之佑则退至珠河、延寿一带扼制铁路线。

哈尔滨陷落后，张景惠仍充特区行政长官，于琛澂为护路军总司令，熙洽还派伪军政厅长郭恩霖来哈办理善后军务事宜。多门师团入哈后一时未能东侵，由土肥原及吉林军事顾问大返通贞出面筹划瓦解抗日军之策。不久，熙洽派伪财政厅长孙其昌来哈，声称与丁超、李杜谈判，丁超便偕王之佑在珠河火车站与孙会见，名为停战讲和，实则劝诱降日。丁超、王之佑并未严辞拒绝，反倒应允开放铁路线，军队撤离沿线。熙洽抓住这个“火候”派出大量汉奸出入王之佑的前敌总指挥部，结果，二十二旅参谋长张春霖、团长陈德才、二十六旅参谋长盛芳厚、营长邓云章等人相继附逆，赵毅被迫出走。邢占清也把部队从珠河拉走，以防内变。

王之佑见军心涣散，又被熙洽等人甘言所诱，便亲到方正试探丁、李的口气，丁、李二人各怀心腹事，可谓同床异梦，王之佑无结果而归，便放弃抗战意图，以商谈条件为借口，随熙洽的人去了哈尔滨，投向敌人怀抱，前敌指挥部遂告瓦解。

日军瓦解了丁、李的前敌部队，乘抗日军让开铁路之机，出兵占领了哈绥线，一直进至海林站，同时占领了宁安县城，辟为军事据点，步步向额穆、敦化及延吉一带进兵，很快侵吞了东满。

与此同时，日军唆使李文炳、马锡麟伪军经宾县向方正进犯，唆使于琛澂各支队由珠河、黑龙宫向延寿进犯，日军在后方接应。上述伪军被丁超、冯占海、邢占清各部予以沉重打击，纷纷溃退，但自卫军各部也损失严重，日军又连续前来，李杜、丁超只好下令向依兰撤退，由丁超的二十八旅占领大罗勒密，扼止日军前进。四月上旬，丁、李各部撤回依兰。时伪满洲国已经成立，马占山降日后反正，回到黑河组织反攻，日寇无暇顾及三江

地区，丁、李藉此整顿部队，筹划以后的抗战。

四、丁超、李杜在三江、穆棱的抗战

吉林自卫军从哈撤退后，李杜即将所部撤回依兰，派第二旅旅长马则周率部到绥宁地区，收编了吉林伪军郭英魁部，扩编成旅，又收容由哈撤回的部队，由李杜委应占斌为旅长。这时宁安陷落，驻绥芬河的张治邦团长，接任了绥宁镇守使兼二十一旅旅长，李杜委他为自卫军东路总指挥，马则周为副指挥，在牡丹江东岸构筑工事，扼守铁路，阻止日军进入穆棱地区。

丁超撤至依兰后，因滨江失守，护路军瓦解，有寄他人篱下之叹，遂与李杜商议，推出他的参谋长杨耀钧接任王之佑的前敌总指挥，率二十八旅的团长李延禄部，进入珠河、苇河一带，纠集各地义勇军，相机攻取阿城、双城，袭扰敌人交通。再派冯占海率骑队进袭哈尔滨近郊，相机向长春移动，以压迫伪都，壮大声势。李杜同意了丁超的主张，于五月中旬丁、李军又开始了反攻。

日军恐吉林自卫军再振，派广濑师团攻陷大罗勒密，又派伪满江防舰队进入三江地区，以于琛澂伪军占领依兰、佳木斯、富锦沿江各地。* 李杜退到勃利。

丁超在杨耀钧部出动以后，便率山林警备队退至宝清，前方作战事宜托付李杜主持。五月下旬，东路马则周报告穆棱方面也发生变局，张治邦把军队交付马则周指挥，他经苏联转赴北平。李杜闻报急赴梨树镇委马则周为东路总指挥，联合在东宁的王德林救国军，请王的部下孔宪荣为副指挥共同抗敌；撤回在前方游动作战的邢占清部，移驻勃利巩固后防；派部下团长李华堂在刁翎镇指挥地方民团，扼守小江子防敌入侵；派团长张广喜为后防司令，以

* 此处有误，进犯下江的部队实为日军33旅团（中村支队）。——编者注

密山为基地，担负粮秣补给和运输等任。七月间松花江水暴涨，穆棱地区瀑发山洪，日军不得前进，双方保持对峙状态。

李杜撤到穆棱地区后，依兰的电台也随之移至密山，与北平方面继续保持联系，李杜还派军事代表王子耀奔走于北平、南京等地，请示当局决策和应援事宜。依兰陷落后，日军已侵吞东北大部，只余穆棱一角，这时王子耀突转来国民政府一电，谓“中央政府任命李杜为驻吉边防司令，* 丁超为吉林省政府主席”，对于抗战的指示？没有；对于今后的办法？也没有！所以这一任命，非但未能鼓舞士气，相反引起将士们的伤心和沮丧。

吉林自卫军内部情形也是矛盾重重，没有统一的意志，丁超和李杜二人的意见很深，所联合的抗日力量，如王德林的救国军，是和救国会结成紧密联系，又如地方保卫团编成的游击司令刘万魁，是地方土豪集团，桀骜不驯，难以驾驭，终于演变到同室操戈，杀害了东路总指挥马则周。李杜挽救不及，迫于前方敌情紧迫，为免分裂，委孔宪荣为前敌总指挥，郭英魁为副指挥，参议徐亚民接任第二旅旅长，对刘不究，许以立功赎罪，将军队开出梨树镇，由孔宪荣统辖，一场内讧才平息下来。

十二月下旬，日军开始大举向穆棱和宝清进犯，李杜在密山接得日寇进攻磨刀石的报告，知道弹药告竭，士气衰落，不能久支，便命令前线各部逐渐撤至密山集结。前敌总指挥杨耀钧在哈绥沿线逐步后撤，兵力消耗过重，遂命副指挥李延禄向宝清撤退，自己到密山与李杜协议今后办法。李杜见大势已去，决计撤往苏境，命杨耀钧通知丁超撤到东部边境。

杨耀钧经勃利拟与李延禄会合，途中遇到后撤的邢占清部；日军在后紧紧尾随，遂同邢部由平阳镇撤入国境地带。

---

* 实为东北边防军驻吉副司令长官。——编者注

我当时在梨树镇总司令部，接到退却命令，率司令部人员向密山撤退，行抵平阳镇时，李杜派汽车把我接到密山，布署各部队撤退路线和收容事宜。当天，日机前来轰炸密山县城，次日晚，我前方部队报告，敌人一个汽车纵队，载轻炮和步兵过平阳镇向密山开来，距县城已不足三十里，李杜遂率卫队数人乘汽车奔向虎林。后方司令张广喜为我预备了马匹，我二人出了北门，见一路长灯闪电风驰般开向西门，我们不敢奔虎林方向，便抄小路奔宝清投丁超去了。

五、丁　超　投　降

丁超在宝清的兵力计有从大罗勒密撤回的二十八旅孙武忱残部及山林警备队统领赵维祥的部队，兵力较为薄弱，急盼杨耀钧等到来以图后策。日军在进攻穆棱的同时，广濑师团派出饭冢支队从富锦、饶河、桦川等地向宝清包抄，以防止丁超逃避入苏，或进入饶力沟与烟匪合流。广濑是丁超留日时的士官学校学生队长，为拉丁超投降，广濑特意写了一封信，派丁超的侄子丁文凯持赴宝清面交，随行还有日军代表。丁超对熙洽尤怀私愤，又感自己力量薄弱，杨耀钧等部还未到来，所以不能表示态度，只对丁文凯说："信我看过了，你回去吧"！这种模棱两可的话使丁文凯不得要领，只好辞去复命。丁文凯走后，丁超深知强敌不足御，便让出宝清率部到城外躲避，以保进退自如，饭冢支队便星夜前进，占了宝清。

我和张广喜到了宝清，在城外一个山村见到丁超，向他报告密山详情。这时，又获得情报：日军一部已进勃利，邢占清向密山撤退，日军已由富锦、饶河进入饶力沟，继续向宝清逼近。丁超这才知道已陷敌包围之中。

前者，丁文凯来宝清时，曾暗中告诉丁超说，日本方面诚意请他归降满洲国，绝无加害之意，广濑也托言丁文凯告知丁超不必多疑，赶紧回来吧！丁超本来迫于情势起兵抗日，并无坚心，如今势穷力蹙，心里早已动摇，但又无法对部下明言，于是召集众人询问意见。孙武忱说："大主意请总司令拿，我们没有办法！"丁超见他有意顶撞，心里尤是恼火，众人沉默片刻，孙武忱又说："我们是从哈尔滨跟总司令出来的，只要你能豁出去，我们没啥豁不出去的，请总司令赶紧吩咐吧！"

丁超满脸通红，说："好，那么我们就干！"说完怒气冲冲离开会议室。

会后，孙武忱把队伍拉走，丁超大惊，怕部队哗变，带着家眷和卫队向山里进发，途中遇一农民，说日军已到义和号（村名），往宝清方向来了。丁超急忙折回，在山林中找一民家躲蔽起来。

次日，饭冢派伊藤中尉及丁文凯出宝清城来找丁超，遇见赵维祥的山林警察队，询问丁超的下落，众人回说不知，伊藤让丁文凯安抚众人说，现在日军不出城，大家不要惊慌，待找到丁超与支队长（饭冢）会面，一切均好解决，倘若日军行动起来，就不好挽回了云云。之后，伊藤回城，丁文凯继续在城外查找，最后找到我和张广喜，随丁超副官找到了丁超，丁文凯转达了饭冢请他进城的意思。丁超默默无语，许久，丁文凯说："不然，请佟参谋长跟我去见见饭冢，你老以为如何？"丁超抬头问我："怎么样？"我说：行！于是，丁超命我和张广喜进城"看看情形"。

我们进城后，见到饭冢，饭冢说："丁超不来是不行的。"遂留置了我们二人，又派伊藤、丁文凯去找丁超。

晚上，在一个店房里见到赵维祥等人，赵说，丁超已进城，

安排在另一地方，并与饭家见了面。第二天，丁超向各部队下达投降命令，各部队自行到指定地点集合，均在日军监视下解除了武装，给资遣散，押到梨树镇上车后自由返乡，只有二十八旅旅长孙武忱化装脱出。

丁超与饭家先到佳木斯与于琛澂见面，然后乘飞机到哈尔滨，住在北铁监事长张恕家中（丁超亲戚），随丁超投降的有代理参谋长佟衡、后防司令张广喜、山林警备队统领赵维祥及总部秘书、参谋等二十三人。

丁超到哈后，由关东军"引渡"到伪满洲国，伪满军政部次长王静修引丁到长春，与伪军政部长张景惠会面，张许他回籍省亲，奉母在沈阳大西关承平里家居。

由于丁超投降，旧吉林军的抗战体势全部瓦解。他始而摇摆不定，抗战意志不坚，临难希图苟活，最后屈膝于敌伪，作了国家的叛徒，民族的罪人，虽死不足以蔽其辜也。

（全国政协提供　王希亮整理）

伪满初期的伪军概况

赵 秋 航

九一八事变时，我任吉林陆军第二十六旅六七五团团长，驻牡丹江东的铁岭河，一九三二年投敌，任伪军政部总务课课长，做了可耻的汉奸。现将我所知道的伪军概况介绍如下：

一、伪军的主要来源和派别

九一八时，奉天方面的东北军，已经大部分随张学良进关，移驻京津一带，仅剩下东边道镇守使于芷山一旅驻在山城镇，还有洮辽镇守使张海鹏的一个旅，驻防洮南县。于芷山投敌后，伪满军政部成立了伪奉天警备司令部，以于芷山为上将司令官，参谋长曹秉森（少将），日本军事顾问管野，并以于芷山的一个旅为基干，扩编成六个混成旅，一个教导队，属下各部分别是：

混成第一旅旅长王殿中（少将），驻安东地区。

混成第二旅旅长吕衡（少将），驻长白地区。

混成第三旅旅长李寿山（少将），驻抚松地区。

混成第四旅旅长傅布廷（少将），驻岫岩地区。

混成第五旅旅长廖弼寰（中将），驻奉天地区。

混成第六旅旅长田德胜（少将），驻朝阳地区。

教导队队长赫慕侠（少将），驻奉天北大营。

吉林原驻军共九个旅，一个炮兵团、卫队步兵团，外工兵、辎重兵各一营。

事变后日军偷袭长春南岭，驻军有步兵一团、炮兵一团，奉军署参谋长熙洽命令撤离城外，其中大部分参加了抗日军，以后战败退入苏境。还有一旅在抗日中间在伪吉林省军政厅长郭恩霖和原吉长镇守使李桂林策动下投降伪国。我去方正将该旅领到一面坡，其他一部分由原卫队团长冯占海率领退入关内，吉林仅剩下延吉镇守使吉兴（中将）一个旅，驻延吉附近各县。还有一个骑兵旅驻农安县，以这些残余部队为基干，扩编成七个旅，一个教导队，成立伪吉林警备司令部，吉兴为中将司令官，参谋长吴元敏（少将），日本顾问大返通贞，属下各部队分别是：

步兵第一旅旅长刘宝麟（少将）；

步兵第二旅旅长李文炳（少将）；

步兵第三旅旅长任永和（少将）；

步兵第四旅旅长马锡麟（少将）；

步兵第五旅旅长金璧东（少将）；

步兵第六旅旅长白文清（少将）；

骑兵旅旅长刘玉昆（少将）；

教导队队长朱榕（少将）。

黑龙江驻军在九一八事变后，据我知道仅剩下程志远（少将）的一个骑兵旅，外屯垦军一个步兵团，这是一九三一年末参加江桥抗战剩下的一部分部队，投入敌伪怀抱，其他部队一部分在事变前被万福麟率领入关，一部分被马占山、苏炳文率领入苏，还有霍刚、檀自新团长和邓文营长抗战失败后率队撤入关内，所剩零星部队有的投敌、有的逃散。伪黑龙江警备司令部便是以程志远骑兵旅和屯垦军一个团为基干，成立、扩编成十个旅，一个炮兵队，一个教导队，伪警备司令张文铸（中将），参谋长赵振邦（少将），日军顾问林义秀，属下各部是：

混成第一旅旅长冯广有（少将）；

混成第二旅旅长杨振凯（少将）；

混成第三旅旅长王树堂（少将）；

混成第四旅旅长贾金铭（少将）；

混成第五旅旅长刘维汉（少将）；

骑兵第一旅旅长张耀廷（少将）；

骑兵第二旅旅长涂全胜（少将）；

骑兵第三旅旅长周作霖（少将）；

骑兵第四旅旅长王克镇（少将）；

骑兵第五旅旅长张泰达（少将）；

教导队队长李靖（少将）；

炮兵队队长卢洪钧。

伪热河警备司令部司令官张海鹏上将，以他的一个旅为基干扩编成四个骑兵旅，一个步兵团，两个炮兵队。参谋长李盛唐（少将），日军顾问佐久间，隶下所部有：

骑兵旅旅长王永清（少将）

骑兵旅旅长鹏飞（少将）

骑兵旅旅长张俊哲（少将）

骑兵旅旅长傅铭勋（少将）

教导队队长索景清（少将）

独立步兵团长冯秉忱（上校）

外有炮兵一队、二队。

二、哈尔滨及其他地区伪军情况

九一八事变时，原吉林陆军骑兵第十六师师长于琛澂中将正在家赋闲，静极思动，汉奸熙洽于是拉于琛澂效忠日军，于亦认

为有机可乘，遂啸集旧部若干，又募集事变前后流散各地的散兵游勇、流氓土匪，编成数个旅，熙洽委于琛澂为“剿匪”司令，假日本主子的势力向吉林各抗日军进剿，最后将丁超的二十八旅、李杜的二十四旅以及冯占海卫队团击退，进入哈尔滨，就任了护路军司令（中将），并把手下的杂牌军编成四个旅。参谋长尚志（中将），日军顾问小野，隶下各部分别是：

步兵旅旅长李毓久（少将）；

步兵旅旅长崔文林（少将）；

步兵旅旅长邓云章（少将）；

骑兵旅旅长杨秉藻（少将）。

当时哈尔滨还组有一支伪海军江防舰队，这支部队原由东北军海军中将沈鸿烈统辖，计有海防、渤海、江防三支舰队，海防、渤海两舰队已被沈鸿烈带走，仅留江防舰队在松花江上下游弋，后成立的伪江防舰队司令官是尹祚乾（少将），参谋长阎昌泰（上校），日军顾问山烟正治，共有十艘舰艇，其中五艘不能运转，官兵总计三百余人。

伪满洲国成立后，日本关东军直接插手成立一支靖安军，司令和田纱（日系），饷糈被服统由伪军政部供应，由关东军直接指挥行动，编制计有步兵三个团，炮兵一个团，驻奉天省城，这支特殊部队有活动伪满洲国全部地域的任务，专为镇压人民，是伪军最有势力的部队，到处横行无阻，连伪军政部也无权过问。他们的服装上有五寸宽的红袖头，与其他伪军不同，其具体编制，人数不详。

日本侵略者为了统治东北全境，蓄意制造汉、满、蒙民族对立，所以由关东军直接勾结蒙古王公贵族及亲日分子，编成四个军，并将内蒙古划分为四个省，分别是兴安东、南、西、北四省。

伪兴安南省警备司令官巴特玛拉布坦（中将），参谋长乌古廷（少将），日军顾问不详，属下有两个骑兵团。

伪兴安东省警备司令官卓鲁巴图尔（少将），参谋长、日顾问不详，属下有两个骑兵团。

伪兴安北省警备司令官乌尔金（少将），参谋长、日顾问不详，属下两个骑兵团。

伪兴安西省警备司令官李守信（少将），参谋长、日顾问不详．属下两个骑兵团。

兴安警备军官兵都是由蒙古族组成，其中有少数会说蒙古语的汉人，军官在初期时有三分之一为日系军官，他们采取怀柔离间伎俩，挑拨汉、蒙民族的关系，以达到控制伪军、统治东北全境的目的。

伪满“建国”时，为了伪宫廷安全，组建一个守卫宫廷的翊卫军步兵团，团长宪原（少将），隶下仅有步兵一个营。

伪满初期伪军步兵、骑兵、炮兵大约计有三十一个旅、四个教导队、四个炮兵队，靖安军三个步兵团、一个炮兵团，兴安军八个骑兵团、海军江防舰队、翊卫军步兵一个营，约计十一万人左右。

三、伪军派系分析及日军对伪军的控制

综上，伪满初期的来源和派系，大致是以七个派系为基干而组成，以后统称为“国军”，即于芷山为首的旧奉军官兵；熙洽、吉兴互相勾结组成的吉林军；张文铸为首的黑龙江军，张海鹏为首的热河军；于琛澂为首的哈尔滨护路军；还有与日军勾结的四支兴安伪蒙军；再就是靖安军。

当时的伪军政部军事课负责各省伪军的编制、人数统计，但

具体情况并不甚了解，一则当时形势飘忽，人心不安，今天东，明天西；二则日本侵略者采取笼络手段，并不严格掌握数字的虚实，指示伪军政部对于各省报来的兵额数，照发饷糈和被服等军用物资，各伪军头目乘机饱营私囊，贪占侵吞，大发横财。

伪军政部成立于一九三二年七月一日，地址在长春市小东五马路，原吉林陆军被服厂。陆军总长张景惠（上将），次长王静修（中将），下设两个司，参谋司长郭恩霖（少将），军需司长张益三（少将），日军关东军派现役军官为顾问。初期对伪军采取怀柔胁迫政策，以指导、教育、训练伪军为题，在监视控制下逐步进行改编淘汰。侵略者的控制方法也随着形势变化而有改变，一步一步使伪军就范，听其任意摆布。他们先是抓住伪军头目，以上、中、少将等高官厚禄为诱饵，勾引这些人为他们效力，同时，上至伪军政部，下至各部队的一切权力都操在日系军事顾问手里，军政部设最高顾问多田骏（少将），高级顾问佐佐木倒一（大佐），以下庶务、军法、军事、经理、军医以及各兵种也均设有顾问。

各省警备司令部设有日军主任顾问，由大、中、少佐级日本现役军官担任，以下有各兵科顾问。旅部没有退役的大、中、少佐军事教官，团、营、连也配有日系军官。总之，从伪军政部总长到伪连长，从上至下，没有日本人许可凡事不能自主实行。另外，他们还抬出一个天照大神，用“唯神之道”来麻痹束缚伪军官兵。此外，还成立一个伪中央陆军训练处，以王静修为处长，该处包括四个部：教育部、步兵部、骑兵部、炮兵部，主要是对伪军军官进行欺骗奴化教育，一般的校尉级军官都要经过训练处的“训练”，接受日军的法西斯毒化洗礼，从中调查掌握伪军的思想、意识和动态。

再就是伪宪兵训练处，处长应振复（中将），专门训练没有民族气节的青年，培养日军的忠实走狗，充当间谍、特务，让这些人充当屠杀中国人民的刽子手。

（全国政协供稿　王希亮整理）